

目录

秋季版

CONTENTS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

- 02 从图云关出发（节选） 林 吟
31 苍穹作纸 无愧初心
——乌当区北衙村“高公馆”的一段往事 冯 飞

重读红色文学经典

- 36 藏拙于巧 弄巧成“拙” 朱登麟
38 通俗之美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赏析 武明丽
42 重读《小二黑结婚》想到的 李玉真
44 区长是一位称职的“公务员” 高毕勇

小说

- 45 冰淇淋皇帝 李宏伟
54 武松变形记 李 黎

散文

- 64 汴河流过宿州大地 彭 澎
68 扎媒子 姚 翔
72 山与湖 陶应翠

评说

- 76 山水之沉酣：晚明性灵游记对美的建构 胡海琴

地方

- 82 山城逢旧雨 黔馆得新知
——陈恒安先生轶事 马宏明

封二、封三

名著名译：马克·吐温（美）《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插图选二

主办：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贵阳市作家协会

主编：肖江虹

执行副主编：王剑平

编辑：张永龙 李 晔

特约编辑：赵卫峰

编务：姚 翔

封面题字：戴明贤

封面设计：崔姗姗

版式：苟亚飞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山西路65号贵阳美术馆

电话：0851—85865539

邮编：550002

印刷：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发送对象：各省市文联、本市作协会员、
各大专院校文艺院系

印数：1000本

印刷日期：2021年9月

从图云关出发（节选）

■ 林 吟

图云关篇

第一章 巍巍图云关

“红十字村”

（一）

1939年2月，张怀瑾和第71队的队员们乘坐的汽车，从桂林经柳州、金城江，进入贵州的独山、都匀、贵定，终于来到贵阳的图云关。

几乎同时，马兴惠的缅甸华侨救护队在祁阳乘一辆美制福特牌汽车，与总队部的二三十辆这种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沿着湘西山路，辗转经桂林、南宁、柳州，十来天后，也抵达图云关。

1939年的这个2月末和3月初，在草长莺飞的时候，林可胜总队长带着救护总队、卫训班、167后方医院共千余人，向图云关走来。

1939年3月8日，救护总队部电告贵阳城里的各机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今起在图云关驻扎。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进驻贵阳图云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贵阳城。

这是贵阳的一个大事件。

2月至3月，接连好多天，贵阳的民众聚集在油榨街的高桥边，新奇地看着这支队伍。从这以后，图云关在贵阳市民的口中有了新名字——“红十字村”。

不久，在图云关的一座斜坡上，救护总队用水泥筑起一个巨大的“红十字”，“红十字”的周围有护栏和石阶，可供队员们照相留念。

这个“红十字”，是救护总队的“图腾”。

（二）

图云关位于贵阳市东4公里郊外的黔桂公路边。

救护总队、卫训班和167医院迁到贵阳的图云关，基于以下几个考量：

1、贵阳离当时的抗战中心重庆较近，只400多公里，又远离战场。

2、这里在1904年始开办了一个试验林场，人工种植了很多树，有马尾松、杉树、华山松、栎树、油茶、杜鹃等等，是个天然掩体。

3、这里比较宽阔，地理形势不错，由大岩坡、茅栗大坡等5个主峰组成，云关山脉从南到北横穿整个林场，属黔中的亚热带湿润温和气候。

图云关还是贵阳的14关之一，为黔南首关，始建于宋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是古代东出湘桂的咽喉。古时来黔主政的高官上任、卸职或受封，都会在这里举行迎送或行封赐仪式，这里可说是贵州的泰山。明代时，图云关建有楼亭馆舍，清康熙四十年，又建关帝庙、可憩亭。《康熙字典》的编撰者之一、黔中诗人周渔璜曾登临此关，留下“奇石千丈云际立，雄关四扇日中开”的豪迈诗句。

在流亡到贵阳的作家沙鸥的眼中，“图云关是极雄壮的，而且形势天然，在群峰环抱之间独据着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气概。”

（三）

1938年12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救护总队部的干部来图云关勘验时，这里只住了十几户人家，没有一间现成的房屋可供总队部和卫训班使用。这就意味着，救护总队和卫训班来到这里要白手起家，办公室、仓库、汽车库、修理厂、职工宿舍、公共食堂、礼堂等等，都要一砖一瓦地盖。

当时，贵阳的砖瓦材料匮乏且价高，用砖瓦修建无疑会影响建造速度，于是红十字会总会决定：建造简易房屋。

在1939年2月，图云关上已经矗立起好多幢房屋。这些房屋大都用芦苇或秫秸做屋顶，屋墙是竹篾板，内外涂黄泥再刷一层石灰水。“地板”最简单，用泥土加石灰夯实就成了。

当时，图云关上用这种材料建起来的宿舍有12幢，皆长70英尺、宽30英尺。材料库、汽车修理所、卫训班、167后方医院、矫形外科中心等，建房共54幢，也是这种长70英尺，宽30英尺的简易房。其他小屋有14幢。

材料库和汽车修理总所的房屋分布在公路的两旁，以便车辆出入和装卸。卫训班的用房则分布在离公路稍远的山谷和盆地。贵重的和危险的药品例如乙醚、氯仿等，是放在山洞里的，以防日机空袭。

建造这样的房屋速度确实快，两个月就很成规模了。不过，贵阳“天无三日晴”又“下雨当过冬”，这样的房屋“特点”也充分显现：屋外雨已经停了，屋内还滴水不休，队员们就要在卧铺上撑一把雨伞，或是铺上一张油布。冬天，房屋不御寒，寒湿的空气从竹篾缝挤进来，队员们就把棉大衣裹在身

上，再烧一盆炭火。

如遇到来的受训人员多，这些房屋安置不下，图云关上就会支起帐篷。

1940年1月，《南洋商报》特派记者张楚琨到图云关采访后说：

红十字会总队救护队员，都是有殉道者的热诚和战士的苦干精神。在贵阳，队员的宿舍太小，不够用，那些从战区调来的医务队仍旧张起行军布篷住，千金小姐也罢，外国留学的医生也罢，都睡在稻草上。宿舍也不见得好，该队职员王春菁小姐告诉记者，女队员住在半山上，晚上回去好像上修道院，下雨满屋里是水，则不啻水晶宫，可是她们住得很有味。

那时，图云关只有北山上有一座两层短檐楼房是砖混结构的，这是总队长林可胜的住房，由马来西亚的华侨捐资修建，队员们都叫它“马来亚别墅”。这座房子四四方方，结实漂亮。在这座房屋里，林可胜总队长和各股主任为救护总队的工作召开过无数次会议，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在这里的一间住过，救护总队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还在里面开过座谈会。到了21世纪，这房屋还在，虽长满了藤蔓，却是图云关上留存下来的救护总队部的唯一历史物证。

后来，这里又建起了多幢房屋，还建起了义肢工厂、疫苗工厂、图云关员工子弟小学……

站在高处望去，图云关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群，茅草屋星罗棋布，蔚为壮观。

图云关上常常响起警报。这里有救护总队部和卫训所以及医院，自然会“吸引”日机来袭。

1939年9月1日晚8点，干事室的秘书们从马尼拉的无线电广播里惊闻，德国在当日上午9点钟，进攻波兰的首都

华沙。不过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发端。

就在这天清晨，图云关发出空袭警报。半小时后得悉，有29架日本轰炸机从广西南丹飞越黔境。

林可胜叫大家立刻离开屋子。王春菁、利舜英和龚棣珍这三个女孩就带了书刊和厚毛衣往山上跑。

图云关的空袭警报是以打锣为号。锣声密集表示发出警报，锣声稀慢表示解除警报。

(四)

单身宿舍里都是双层木板床。

起初，照明用的是灯草浸菜油。

队员的夏装、冬装是免费发放的，各级工作人员每年发棉大衣一件，蓝色制服两套，帽子一顶——是船形帽。这些衣服上，都有特制的红十字铜扣。队员们还配发了一枚金属的银色的圆形红十字会徽章，可以佩戴在帽子上或胸前。救护总队的夏装有黄咔叽布的，也有蓝咔叽布的，还有美国捐赠的“罗斯福布”做成的制服。夏装有特点，裤子是西装短裤。

身穿制服，腰间用一根皮带系着，头戴别致的船形帽，队员们看去都很精神。医务工作者还发有白色的工作服，不过大家更喜欢制服，下山去逛贵阳城都爱穿，这套服装令队员们很酷很自豪。

进城一般是坐马车或徒步，那时贵阳没有公共汽车。救护用汽车有时也可以顺路捎一程。

运输股的汽车多为海外华侨捐赠，大部分是卡车，还有救护车，车身都用大字写有捐献单位或地区的名称，如“马来亚”“吉隆坡”“新加坡”等。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的服装跟救护总队的不一样。卫训班后来属军政部管辖，服装接近军装，质量更好些，帽子是大檐帽。

1940年到1942年这三年，是救护总队的全盛时期，图云关的医务人员和学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一度达4000人。贵阳满足不了图云关上的生活必需，总队部就定期派汽车去安顺、惠水购运蔬菜和粮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每个月的经费是400多万元法币，救护总队就约占300万。可见，救护总队的经费占红十字会总会的主要部分。这些经费主要用在总队的办公费、制服费、防疫经费以及给工作人员开工资等等。

救护总队部和卫训班、167后方医院迁来后，图云关上小商铺也多起来，饭馆、烟酒食杂店、小百货店等，从公路两旁的山腰一直排到山顶。“红十字村”成了个热闹的集镇。

一天晚上，宿舍里的电灯突然亮了，队员们都欢呼起来——救护总队的发电机发电了。再后来，图云关的电线跟贵阳城里的接通了。

晚年，萧树仁对图云关上的生活仍记忆犹新：

贵阳的气候比较潮湿，特别到冬季，因为住的是茅草屋，所以会感到很阴冷，而当地的白酒很便宜很香醇，为了驱寒避湿，我们就会买一些酒来喝。我们那时都是毛头小伙，喝酒是拿碗来喝的。我们下班后，特别是雨天，一起喝酒划拳，谁输谁喝酒，还要钻桌子。虽然在图云关生活艰苦，工作紧张，但很开心，大家一起唱抗日歌曲，去河里游泳，打球，聊天。贵阳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吃的大多是玉米和薯类食物。有一次去游泳，我们几人看到水里有一只像老百姓家里洗衣服的木盆那样大的甲

鱼，裙边就像手掌那样厚，就叫来一些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尽办法，硬是抓住了这只甲鱼，然后就炖了红烧，用脸盆盛来吃。那时，食物太匮乏了，那甲鱼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

（五）

杨崇瑞医生到贵阳更早些。

抗战全面爆发，造成沦陷区的学生纷纷失学，流离失所，其中，相当部分学生流亡到西南地区。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给流亡医学生提供继续就学的机会，同时也为了给抗战培养医学人才和奠定西南地区的医学教育基础，决定在贵州省贵阳市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

1937年12月31日，教育部聘李宗恩(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我国早期热带病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朱章赓(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公共卫生学专家)、杨崇瑞等教授为国立贵阳医学院的筹备委员。1938年春，杨崇瑞成为国立贵阳医学院的教授兼第一届妇产科主任。

容启荣那时也来到贵阳，担任救护总队部医防工作的指导员、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防疫学组的主任，后又调任贵阳战时医药服务职业训练学校的防务系主任。在贵阳工作一段时间后，容启荣离开贵阳到重庆，担任卫生署防疫司司长。

救护总队部获正式命名

1939年2月25日至26日，红会总会第22次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召开。2月27日至28日，常务理、监事会议召开。会议的地点都在香港。

此时，会长王正廷已结束驻美大使的任期回国，救护总队部、卫训班和167后方医院也正往图云关搬迁。

理、监事会议的其中一项决议是：组织临时救护委员会，推举会长王正廷、副会长杜月笙、刘鸿生、常务理事林康侯、王晓籁，常务监事钱新之，理事刘瑞恒等7人为委员。红十字会会长即为主席。

临时委员会与总会的总办事处同时成立——1939年4月1日，总会总办事处在香港九龙柯士甸道111号成立，总会关防由理事徐采丞由上海送至这里。自此，香港九龙柯士甸道的111号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指挥中心直至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

顺带说一句，这个111号也是副会长杜月笙的宅邸，杜月笙住楼上，楼下就是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在杜月笙的主持下，总办事处接收了大量海外捐助物资，并为中国红十字救护事业筹措经费。杜公馆每天为前来的客人开一桌饭，从上海等地到香港的知名人士常往杜公馆探听战局，不管杜月笙是否在家，开午饭坐下吃便是。

临时救护委员会成立后，随即命令林可胜将原救护委员会改称为“救护总队部”，重新任命林可胜为临时救护委员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

同年5月2日，临时救护委员会决定：乃核定救护总队部中西文名称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临时救护委员会救护总队部”(Chinese Red Cross Medical Relief Corps, 简称为M.R.C)。林可胜为临时救护委员会总干事(Director—General of Medical Relief Commission)兼救护总队长(Field Director of Medical Relief Corps. of 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其时，“总干事”一词之前去掉了“代理”二字。

其后，红会总会颁发救护总队部图记及橡皮章各一颗，于1939年6月1日启用。

至此，救护总队部获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正式命名，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个三级机构。

救护总队部的机构设置

(一)

迁至图云关后，救护总队的机构设置基本沿用长沙时的“一科四股”，只是将“干事科”改称为“干事室”，即干事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总务股。

干事室也称总队长办公室，主要是做英文秘书工作。总队部跟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援华团体有密切往来，药品器材及其他物资的联系和签收等等，全都用英文办理。总队长办公室里，蒋旭东医生是主任，其他成员有汪犹春、卜政、利舜英、唐莉华、王春菁等，他们都熟悉汉英两语，对打字、速写、档案处理等有一定经验，虽然他们原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

王春菁回忆，各支救护队每10天就要写一次工作报告，向大队和总队呈送，而王春菁的任务就是，把一百多个救护队的工作旬报译成英文，让林总队长批阅——林可胜不能阅读中文。对海外的宣传和劝募，干事室也须用英文编写季度报告，这个报告的基本材料来自于各救护队的工作旬报。

医务股是救护总队的主体和核心。每当战事打响，奔赴前线展开救助的大都是医务股的医护人员，“四股”中，医务股的成员也最多。

1940年仲春，鉴于前方病兵多于伤兵，尤其野战区的救护需要加强，救

护总队综合医

疗、护理、医防、绷扎、X光等各队的性能，规定：自5月1日起，一律改称医务队，每队分3个支队，每支队6人。多数医务队派往前线，在军队师部的野战医院工作，兼顾内科、外科、医防及环境卫生。

救护总队的医务股主任先是柳安昌，后是荣独山。1942年荣独山辞职后，医务股主任又由柳安昌担任。柳安昌和荣独山都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出身。

材料股负责救护总队的所有药品、器械、卫生材料的签收、管理、分发等。战时，救护总队的医药器械几乎全由海外捐赠，这是前线将士和后方民众的救命物资。

材料股下设7个组——药品组、器械组、敷料组、制造组、总务组、工程学组、仓库。材料股的总库在图云关。为方便各个大队取用材料，材料总库又在几个大队部的所在地设了材料分库。由于医用物资匮乏，因此，救护总队提倡本地制造，鼓励各队就地制造常用医学用品，如纱布、蒸馏水、高压消毒蒸锅等，以替代进口物资。1939年，材料股又增设制作部门，自制芒硝、升华硫、酒精、硫酸铜、肥皂、凡士林、墨水、浆糊等，并要求各材料分库尽量就地制造和配置标准包。

材料股主任和材料总库库长在1942年春以前，一直由陈璞担任。陈璞1916年毕业于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1926年赴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部药科进修，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华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军医署技正、药政司司长、陆军军医学校药科主任、南京药学讲习所所长、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教授、中法大学药科教授、中国药学会第9、10、11届理事长等职。

运输股是总队的动力系统。运输

股下辖汽车队若干，随时候命开赴前线，出入弹林炮雨，

运送物资和伤员。运输股的驾驶员有很多是南洋的爱国华侨，他们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到祖国，为救亡图存贡献力量。1938年12月，运输股所做了一次统计：自救护总队成立以来，运输伤兵21273名，行程共115047公里；运输卫生材料44171件，行程为10732公里。

到了1940年，运输股共有小型救护车12辆，旧卡车13辆，车辆47辆，新型救护车

22辆，新卡车8辆。1941年3月，救护总队又做了一次统计，运输股共有运输大队一支，下辖4支运输中队，一支中队辖29支运输队；运输股有汽车186辆，修理总所一所，分所两所，汽油站27站。最多时，运输股拥有汽车205辆。这些汽车分布在总队部和各战区的救护大队，在运伤和物资运送方面做出极大贡献。

图云关上有一个运输股的汽车修理总所，所长是中共党员张世恩。修理员常到各大队部、中队部去修车，天上日机机盘旋，他们就钻到车底下工作，有时彻夜赶修，为的是尽快完成人员及物资的运送。

运输股在各地设有油站。战时，汽油弥足珍贵，多是海外爱国华侨和友好人士捐助。运输股还管理着一些船舶，船舶供湖泊多的驻地使用。1939年6月，运输股还成立了一支骡马队，以适应纵深战场的地形需要。相持阶段，前线战区往往是“无路区”，汽车开不了，又需要及时运送伤病员或就地抢救，骡马队就发挥作用了。运输股因此还有马夫、兽医和马掌班。

运输股的股长一直是胡会林担任。

总务股是维系总队运转的一个机构。这个股担负总队各部门和全体人员的事务性工作，

如修建房屋、采买生活用品、管理伙食，供给被服、给各大队送给养等等。图云关员工子弟小学的建立，也是总务股在操持。

总务股的主任是张祖棻，他是总队的大管家。

“一室四股”的“长官”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或医生——林可胜、柳安昌是生理学专

家，荣独山是X射线专家，陈璞是药学专家，张祖棻是眼科学专家。

(二)

救护总队的行动口号是：救死扶伤，博爱恤兵。

林可胜还制定了八条救护信条——1、具丰富情感。2、抱牺牲志愿。3、本博爱襟怀。4、献科学身手。5、作精密准备。6、求迅速效率。7、保伤病安全。8、增人类幸福。

救护总队是半军事化管理，各单位设有组织规程和服务原则，就连食堂、寝室、厨房、俱乐部、朝会、月会、值日、输卒请假等也设有规则或条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管理指导纲领》，这是针对各级领导人的要求：

(子)长官本身方面：

1.同甘苦，共起居，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化。

2.态度须诚恳和蔼，活泼生动。

3.精神上艰苦卓绝，洁己奉公。

4.任劳任怨，以理智支配感情。

5.打破阶级观念，官长士兵化。

(丑)对部下方面：

1.启发其自尊心、乐群性，使其互相规勉、互相爱助。

2.提高自动自觉精神，鼓励竞争向上情绪。

3.要求衣食住行习惯于纪律化，合乎新生活条件。

4.要求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

这让人想到了八路军、新四军所倡导的精神。

那时，救护总队具有三大优势：

一是医护人员水平高。各科的指导员、各队的医生，大都是名牌医科大学毕业，有的还是国内著名的专家，如内科的周寿恺，外科的张先林、汤蠡舟，眼科的张祖棻，X光队的荣独山，护理的周美玉，骨科的屠开元等等。救护总队中的大队长、副大队长也大都是协和出身，万福恩、彭达谋、朱润深、墨树屏等都是。

二是医药器械丰富。不仅国外大量支援，救护总队自己也可以制造一些药品和配料。

三是运输力量强。二百多辆汽车奔驰在全国各地，一些知名的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菜等，都曾使用救护总队的运输工具来往于川、滇、黔各地。

除了具有这3大优势，更重要的是，救护总队有一种精神——为争取抗战胜利不惜抛家舍业出生入死。如原卫训所学生大队长和总务组主任陈韬所说：

救护总队部所有医、药、护理及医事人员，均系征召国内外素质较高，同奔国难爱国忠义之士。待遇极微，仅足维持单人生活，惟服务热情，气贯山河。其才能之优，绩效之大，精神之振奋，行动之无私，成为风尚。

(三)

到图云关后的1939年6月，救护总队做了一次统计：1938年6月到1939年6

月，救护总队的工作人员从1290人增至1847人，其中女队员有592人。救护总队有4支大队，11个中队。第1大队驻地在西安，下辖第1中队和第10中队，两中队驻地分别为西安和山西沁县。第2大队驻地湖南沅陵，下辖第2、3、4、5中队，驻地分别在桃源、宜昌、长沙、修水。第3大队驻地在祁阳，下辖第6、9、12中队，驻地分别在金华、祁阳、吉安。第4大队驻地在桂林，下辖第7、8中队，驻地分别在曲江和桂林。第1大队的救护小分队的驻地有11处，第2大队的有28处，第3大队有17处，第4大队有6处，都派驻到集团军医院、军部医院、师部医院、野战医院、后方医院、兵站医院、收容所、诊疗所等处工作。从贵州省档案馆的一张地图来看，较多集中在华中一带。

1941年3月，救护总队部又做了一次统计：医务大队共4支，医务中队共12支，共辖医务队142队。同时，为配合战区救护，救护总队部拟改组为9支大队，下辖150支医务队。

不久，救护总队顺利实施了这一计划——为每个战区配属了一个救护大队，共为9个大队，每个大队又辖5个中队，每个中队设区队两支。总共中队47支，区队94支，手术队9支。预备大队驻贵阳图云关，主要作用是方便全国机动使用。

兴盛时期的救护总队，医务队扩充至114个区队，医护人员达3420人，从事事务工作的还不计其内。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一）

1939年2月，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与救护总队一起迁至图云关。

同时迁入的，还有卫训班的临床实习医院——167陆军后方医院。

那时，训练所能容纳500左右的教师和学生，167医院能容纳伤病兵1000人。

为适应军事需要，卫训班迁至图云关半年后的8月，就改交军政部和内政部合办，更名为“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专训军医官兵。

1940年8月，卫训所改隶直属于军政部，全称“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卫训所是军队编制，各学组的主任和高级教官都授予军衔，大部分由救护总队的专科指导员兼任。比如，护理学组主任由救护总队的护理指导员周美玉兼任，内科学组主任由救护总队的内科指导员周寿恺兼任，外科学组主任由救护总队的专科指导员张先林兼任，卫生工程组主任由救护总队卫生工程指导员过祖源兼任。他们中的一些医生同时也是167陆军后方医院各科室的负责人。多年后，救护总队队员回忆：

“当时在图云关上，实际是‘三位一体’，好些著名医生同时在救护总队、卫训所、167后方医院都兼有职务。”

卫训所的规模够大，有内科、外科、放射科、五官科、骨科、护理、环境卫生工程等十多个学组，还有电化教学设备和较先进的印刷厂，就连167医院的设备也很完善。

1939年夏，鉴于军兴以来，因日机空袭受害的军民很多，于是卫训所又设立了“矫形

外科中心”。

卫训所始终由同一个训练委员会来领导，这个委员会中包括军医署、卫生署和红会救护总队部的高级成员。委员会的工作是研究和决定训练策略、课程，修改训练项目，挑选学员，准备教

学器材等。委员会的人选常更换，不过具体的负责人较为固定：主任林可胜、副主任卢致德。卢致德为少将，时任后方勤务部卫生处处长，统理兵站区大小救护工作，所以在1943年以前，卫训所的实际规划和安排主要由林可胜完成。

在图云关，救护总队和卫训所如两个形影不离的兄弟，相向而行，交互襄助，相得益彰，共同为中国的战场救护作出伟大贡献。

(二)

刚迁图云关时，卫训所因应战时需要，分甲、乙、丙、丁4班，每班训练时间为两个月，甲班训练军医正，乙班训练军医佐，丙班为护士，丁班为看护兵。这时训练时间比长沙时候要长，训练对象更明确。

一切稳定后，卫训所的教学也渐入正轨，分学员大队和学生大队两个体系。

学员大队是对在职的军医进行复训和提升，为短期培训，每期时间三到六个月不等，结

束后回原单位工作。学员培训有专科轮训班、公共卫生班、药学班、护士班、护理员班，还有战地救护班等。

学员大队以各科的规程为依据来进行训练。卫训所当时已完成的规程有：内科规程、外科规程、护理规程、环境卫生规程等。所有规程都是各科专家针对战时医治军民伤患所必须的内容而设置和编写，并经过受训学员的研讨，充实了真实的战场案例，写成书稿后译成英文，经林可胜亲自审核，再译成中文付印。规程从制定到出书，前后用时一年，适合短期的训练者接受。在实践中，各个规程都得到很好的应证，取得显著的医疗效绩。可以说，这些规

程是集卫训所的医学专家的学识经验之大成。

学生大队就是养成教育了。

学生大队学制一般为4个学年，按正规医专进行分期施教。也可以说，当年的图云关上，有一所大专医学院校。

卫训所的建制比当时地方上的医学院要大得多，人员编制也多，学科设备也较一般医学院更齐全，还办有《卫训周刊》和《卫生导报》，方便学员和学生及时了解医学信息。167后方医院的一些高级医务人员也属于卫训所的编制。

卫训所又称“小协和”。卫训所的主任林可胜就是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卫训所里组织学组的汪凯熙，外科学组的张先林、刘庆东、周金华，内科学组兼救护总队内科指导员的周寿恺，防疫学组的容启荣、薛庆煜，妇产科学组的熊荣超、徐湘莲，儿科学组的聂重恩，X射线学组的荣独山、林伯元、石顺起、龙名扬，护理学组的周美玉、龚棣珍，生理学组的吕运明，生化学组的李冠华，微生物学组的荣独山教授的夫人林飞卿等等，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或是在协和医学院进修过的高材生。刘瑞恒秉持小洛克菲勒的办学理念，不赞成学生毕业后开诊所，鼓励学生为国服务，因此，协和出身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服务于医疗卫生机关、军医机关的，为数甚多。

卫训所除有众多出身于协和医学院的医生，还有很多国外留学归来的医学专家。防疫学组有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施正信，矫形外科学组有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屠开元，生物学组有康奈尔大学出身的林绍文和在华盛顿大学进修的梁序穆，环境卫生学组有哈佛大学毕业的刘永懋，外科学组有在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官费留学毕业并创办了上海东南医

学院的汤蠡舟，还有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医生王贵恒等等。

来自欧洲的好些外籍医生也在卫训所工作过，他们都毕业于欧洲的著名大学，并有着在西班牙战场上的救护经验。爱国华侨、港澳同胞也有好些青年从国外医学院校学成，不远千里来到卫训所，与同仁共研医学，同赴国难。

在卫训所工作的国内医科大学和护理学校毕业的医学生更是不计其数。在贵阳市档案馆可见几份图表，上面列有分配到图云关上工作的医学生所毕业的医学院校的名称、专业等，这些医科大学都很著名。

图云关上，汇聚了当时中国医界的精华，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战医疗中心，是当时贵阳的一座医学科学高地。卫训所如林可胜之所愿：“将贵阳之救护总队部为本会（中国红十字会）之技术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卫训所中的很多医生都成为中国医界的泰斗或精英，如荣独山、屠开元、汤蠡舟、林竟成、陈文贵、林飞卿、张涤生等等。

（三）

卫训所具有良好的教学相长的风气。老师们热心教学，爱护学生，如周寿恺、张先林、荣独山、林绍文、柳安昌、周美玉、林飞卿等老师，经常亲自为学员学生们讲课；生物化学及人体解剖等实际操作课程，指导老师也亲在学生身边指点。

老师们境界崇高，循循善诱，从不计较辛苦和疲劳，也不计较那菲薄的工资，很受学生尊敬。老师们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有的课程每两周一小考，每三个月必大考，若考不及格就淘汰退学，这为学生们努力增长知识和技

能起到积极作用。

有时老师们也会幽默一把。一次，荣独山上课时说：“教书的误人子弟，看病的草菅人命，都要进十八层地狱，我将来恐怕要进十九层地狱，因为我又教书又看病。”

那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学生们多是打赤脚或穿草鞋，能有一双当时的安顺的铁钉底子的皮鞋就很值得炫耀了。

图云关上时常缺粮，学生们常是半饱，夜盲症和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在学生中也时有发生。卫训所就分配给每个学生一块地，大家种点菜，养猪养羊，自力更生，补充点营养。

虽然生活艰苦，但在这样一个有学术氛围的有朝气的环境中，学生们都不畏艰难积极向上。图云关上虽自行发电有了电灯，但是照明度很差，有如点蜡烛，还定时送电和熄灯。为学好功课，熄灯后，学员们学生们就点着油灯在铺上复习；晨间，又很早起来，在宁静的山间读书。

1940年1月，张楚琨参观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后说：

受训学员黎明即起跑步，吃的是粗饭，睡的是木板铺稻草。初来受训的学员，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看护，往往感到不惯。然而，经过一个月的训练之后，却变了一个人。我到该所参观，正值学员聚在一起唱歌，其中有男有女，有中年人有少年人，很起劲地唱着“游击队歌”。

卫训所的结业典礼让学员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到那天，结业学员纷纷登台演说，侃侃而谈，言语中洋溢着对学校 and 教官的难舍，对即将上前线展现医学技能的期冀。结业典礼的那个晚上，学员们还会上台表演各种节目。

(四)

1939年9月，为适应西北方面的需要起见，卫训所率先在陕西的褒城设立了第1分所，着力培训第2战区的军医，所长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万福恩。后又在江西弋阳设第2分所，所长是汤蠡舟。接着在四川的黔江（今属重庆）、湖北的老河口、湖南的东安分设3、4、5分所，所长分别由协和毕业的彭达谋、马家骥，同济大学毕业的林竟成等医学英才担任。

各分所建于救护总队各个大队队部的所在地，这样，师资与设备就可以交互协调使用。

各分所的教官也十分健全。以第1分所为例，外科、内科、骨科、眼科由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万福恩、汤泽光、袁印光、潘作新分任学组主任，辽宁医学院毕业的外科医生孙大光、马志千、支水振为高级教官；护理学组主任以曾经的协和医院的护士李秉芳担任，清华毕业曾任北平卫生局第4科科长、卫生工程师的王树芳为卫生工程学组组长。

再比如第4分所，外科的范乐成、内科的朱文思，都是协和医学院毕业。

8年时间，卫训所连同5个分所共训练了15000名医生。毕业生掌握了各种医疗技术后来前线，深入部队，在军中形成一种新兴的医学科学力量。

(五)

167陆军后方医院是卫训所的临床教学医院，这所医院也是林可胜亲手培植。

医院的各级医生来自全国各地十多所医学院，还有美国医生。迁图云关初期，全院共6个病房240张床位。

医院的任务是：解决战时各地后

方医院无法诊疗的疑难重症，同时负责培训军队各级各类的医务人员。

当时，医院的主要负责人有：院长杨文达，医务主任、放射学专家荣独山，内科主任周寿恺，外科主任张先林，妇产科主任熊荣超，骨科主任屠开元，儿科主任陶灏，护理部主任周美玉，眼科主任张祖棻，检验科主任叶天星等。

医院的护理力量也很强，多是一些知名高级护士学校的毕业生。

1944年，167后方医院改称贵阳陆军医院，归军政部和军医署管，实际上仍是卫训所的实习医院。抗战胜利后，这所医院归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管。

1945年1月，这所陆军医院从茅草房迁入新建好的砖混结构的大型平房。这个平房因其外形如飞机展翼，被称为“飞机房”。

这所医院称得上是四十年代抗战后方的一所设备先进、人才济济的正规教学医院，是抗战时期贵阳医疗的一个中心，医院主要的医疗设备也是抗战时期国内最先进的。1945年，这所医院与美军第27野战医院协作，规模更大了，医疗任务也更繁重。这所医院还与迁到贵阳虹桥的中央医院、安顺的军医学校以及新建的贵阳医学院等，一直有学术交往。

医院还有一个较完善的图书馆，图书很丰富，特别是外文医学杂志。林可胜与国际医学界有联系，外文书籍杂志进入卫训所和陆军医院就较多较快。

那时，有位年轻医生时常上山来，到医院的图书馆里找书看。

一次，医院新到了一本原版书——约翰·福尔顿（John F·Fulton）著的《神经系统生理学》，这个年轻医生如获至宝，接连几天来医院畅读。

医院的医生们都认识他，他是安顺陆军军医学校的一位教官，名张香桐。

张香桐那时不可能想到，两年后，他来到美国的耶鲁大学，跟书的作者、世界著名神经生理学家、耶鲁大学医学院生理系主任富尔顿教授进修了3年。

那时更是谁也不会想到，多年后的2020年2月5日，天上的一颗国际编号为316450的小行星，以这位读者的名字命名，叫“张香桐星”。

院方为使重伤战士获得充分营养，专设特别饮食厨房，由医护指导员担任管理，由内科医师担任指导，每日给予食物5次，其分配如下：甲、菠菜汤饭。乙、热牛奶或豆浆200公撮（一毫升），鸡蛋一个，饼干4块及白糖30公克。丙、猪肝肉汤挂面。丁、猪肉肉汤挂面。戊、菠菜肉汤饭。以上食品所含热量平均在2500至3000卡路里之间。

据调查报告称，病人得此食物，几星期之内体力就可恢复。

1940年初，张楚琨记叙了陆军167后方医院：

伤兵医院占有两幢茅屋，每幢茅屋可容五百多个床位，伤兵计达千人左右，大多是受了重伤的。那里所住伤兵，几乎全是湘北之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战士，在前线受了重伤，尝过多少艰辛，才辗转送来。有的伤了胳膊，有的断了腿，有的丢了下巴，有的给子弹打过胸部，有的给炮弹爆丸……每个人躺在一张铺白布的床上，不换药的时候，难得听到一声呻吟。年青的护士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替伤兵盖被、敷药、倒开水。

我参观了一幢医屋，这里住的是轻伤战士，空气活泼多了，有的看书，有的低声谈话，脸上都充满积极兴奋

的神采。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湖北人告诉我：“我的伤快好了，不久可以打回老家去。”

逛贵阳

（一）

救护队员们可以放松心情去“闲逛”的地方，只有小小的贵阳城。

图云关上年轻人很多，星期天到了，没事就相约着，乘上红十字会的顺风车或是人力车、马车，进贵阳城散心。

从祁阳、桂林往贵阳的途中，一路已饱览无穷山色，到了贵阳城，队员们四望，还是山。

走过羽高桥，就看见油榨街上的那几座排成队的牌坊。再往前走，就看到贵阳中央医院了。

这所医院的院长是沈克非。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是他所领导的南京中央医院的3支支前医疗队的班底。1924年，沈克非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余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北京协和医院的住院医师和住院总医师，1929年又担任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外科主任。1936年，他参与筹建南京中央医院并担任院长，七七事变后，中央医院撤至长沙，在长沙的协均中学临时办起了重伤医院。“文夕”大火前夕，这所医院又撤贵阳，组建起中央医院贵阳分院，人称“贵阳中央医院”。

1941年，沈克非任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离开了贵阳。这所医院有一位名叫钟世藩的儿科医生升任为副院长。钟副院长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

位。那时谁都不会知道，常在医院里玩耍的钟世藩的五岁的儿子钟南山，多年后成为中外著名的呼吸病学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当然，这些是后话。

(二)

走过中央医院后右拐，上了中正街，再过南明河上的石桥，就到大南门了。

大十字、中华路一带，是贵阳城最繁华的街道。1939年2月4日，日军18架轰炸机经广西八寨向贵阳飞来，中午12点飞临贵阳，投下炸弹129枚，大十字商业繁华区被毁。走到这里，队员们看到，大十字、中华路的很多地方都是暗色的废墟。有人拉来木料砖块，在这些废墟上重新建造房屋，锤子的敲击声不绝于耳。

沿着中华路向北，尽头处有一座石砌圆台，上面竖着一座铜像，据说，这铜像是贵州原先的主席周西成。队员们都觉得，这可是贵阳的一大特色，因为能为省主席竖铜像的城市不多见。

铜像台下，据说是一个苗王的坟墓，每年阴历四月八日，贵州的苗民必来此，舞蹈其上，以追思先人。现在，坟墓被平，竖了周西成的铜像，苗民仍依循旧规，执着地来到这里祭奠。

铜像台的石砌圆台周围，聚了好多乡下妇女，她们露出白亮的乳房，等待雇主的雇佣。她们舍弃自己的孩子不顾，为别人的孩子当奶妈。有烫发旗装的阔太太们在这里挑选，查看她们的乳浆。

大十字往西，大街两边的房屋一望都是骑楼，下雨时不用带雨伞的，如上海、香港等城市里看到的一样。这唤起了来自这些地方的队员们的思乡之情。

战争时期，到贵阳的人好多啊，路上的行人熙熙攘攘，特别是到了夜晚，街上电灯亮起来的时候，游人更是川流不息。1937年，贵阳做过一次调查，说人口约为12万。武汉沦陷广州失守以及长沙大火后，来贵阳的人更多了，人口激增，超过了20万。

因为防空，全市的房屋多半涂成黑色，但这种看着令人不太舒服的颜色，也没有挡住日军的轰炸。

街边的商店都悬挂着各色广告与招旗。不过看不到“大减价”的招牌。山城交通不便，货物刚到贵阳就一扫而空，等不到大减价了。尤其是海外的洋货和日用品，不仅少，不容易见到，有也是价格高出原价数倍。比如一双布拖鞋，在武汉不过4角法币，在贵阳要高到一元五或一元二。

贵阳最多的是小吃店，南厨北菜，样样都有，简直就是座美食城。小吃店都因陋就简，店屋灰黑阴沉，不过吃食的价钱却便宜，两毛钱便可以果腹。馆子也有省外知名的，比如苏德胜的粉面，老不管的肉包子等等。不过，贵阳本地的肠旺面、羊肉米粉等，更在这些知名的外地小吃之上，是队员们都喜欢的，味道非常好。只是不知，为什么要把猪血叫“旺子”。贵阳的小吃跟湖南一样，辣味为主，让队员们吃了满头冒汗。

贵阳的茶馆也触目皆是。每个茶馆都自制了许多油煎的点心，花样繁多，味道也好，队员们都觉得，这可是他处城市里没有的。不过有来自成都的队员说，成都的茶馆也多。

贵阳人称盐是“盐巴”。盐在贵阳可是稀罕物，不过战时，运到贵阳的盐多起来，运输公司从重庆开了不少盐车过来，路上还常见成群的各式人力小车满装着食盐推过。穿蓝布短衫的百

姓肩上扛着一扁担，扁担两端各放着黝黑的石块似的东西，用麻布包好，或仅用绳扎住，这石块似的东西也是盐。贵阳有个“食盐官销处”，官价在两天之内，每市斤由一元四涨至一元八角七分。

贵阳居然有一家擦皮鞋的“公司”！两开间的门面，十来把特制的椅子，有十几位“熟练技师”，还有大大小小的软硬不一的刷子和“宝石牌”鞋油，伺候着高贵的客人。

（三）

贵阳的书店多半是新迁来的，大大小小的有几十家，中华书局的分店在贵阳也开张了。不过，杂志和期刊来得晚，这是因为道路阻隔。

贵阳本地的报纸有大报两种，即《革命日报》及《贵州晨报》，每天出版一次，各为一大张。这两种报的内容都差不多，编排方面，《革命日报》要好些。

贵阳的学校除了最近搬来的大夏大学及湘雅医学院外，原来的中等学校也不少，学生都很精神很活泼。贵阳已有省立男女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各一所，听说最近又多了一所国立贵州中学。

贵阳还有个民众教育馆、几个图书馆。最大的一个是省立图书馆，地址在棉花街，看起来好像开放不久，大门是全新的。

贵阳也有两三家电影院与戏园，内部不讲究，但那门面堪称富丽堂皇，特别是装饰在大门上的数十盏电灯，让贵阳的夜生活一下就炫起来，如大上海。

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一看就知道，多是省外来的。摩登女郎涂脂抹粉

衣饰入时，挟着洋装的男友，或牵着拄手杖的绅士，他们慵懒地离开商店，走进电影院。

这西南小城里，苏浙沪的氛围很浓，这是上海与南京失陷造成。贵阳人把从这些地方来的人叫“下江人”。走在路上，常能听到地道的苏州话、宁波话、上海话，不少饭馆也以“苏州”或“上海”标明它的特性。有一家“综合性”的菜馆门前，广告牌上大书特书“扬州美肴”；有一家点心店，专卖“挂粉汤团”“绉纱馄饨”以及“重糖猪油年糕”。重庆屡见的“乐露春”在贵阳也赫然入眼帘，就连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也“远征”到这小城里来了。

贵阳街上常见苗民。苗民妇女的装扮大都是百褶裙，打着裹腿却赤着双脚，头上或包着绣花头帕。她们和旗袍、高跟鞋同出现在贵阳的一条路上，让队员们感觉很奇特。

（四）

夏秋时候，贵阳城里爆发了一场疫病，救护总队派医生参加了这次对贵阳市民的救治，刚到图云关的德国医生白乐夫也参加了，图云关上的办公室内，队员们还制作了贵阳疫情爆发的图表，上面插着小红旗。这疫病还没有彻底肃清，大街小巷可见地上有死老鼠。贵阳有卫生队，队里配置了拾鼠箱和垃圾车；卫生队的女护士在路旁设了临时注射所，劝行人来注射防疫针。

这么小的贵阳城居然还是贵州的省会城市呢！以前，由于贵阳地处边远又重山阻隔，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外省人到贵阳的很少，江浙及沿海各省来贵阳的，更是寥若晨星。想不到抗战以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

无三分银”的贵阳，成了西南的交通枢纽。不仅交通，就是建筑、风俗、人情等文化也随之一变。贵阳应该今非昔比了。

救护队员们进了城，会到处走走看看，尝尝小吃，看场电影什么的。他们还会和外籍医生一起上馆子。谁也用不着客气的，吃完了AA制平均分摊，然后在月明之夜，吹着口哨回到图云关。

护理专业主任周美玉

(一)

初到贵阳的情形，周美玉晚年还记得很清楚。

那时，物资供应太困难。

周美玉看到，167后方医院的伤病员盖的棉被被踢来踢去，把棉花都踢得乱糟糟的了，实际上常是盖着两层布。于是就写信给“伤兵之友社”的负责人徐维廉：“徐二哥，你可要给我想个办法，我想给伤兵们换棉被。”

一听要换棉被，徐维廉吓了一跳：“那得要多少床棉被呀！”

“我的意思是，把旧被子拆开，把旧棉花请人重新弹过，每条加入新花一斤半，新旧棉花掺合，缝成新被，数量是一千条。”周美玉说。

徐维廉放下心来，答应帮忙。

徐维廉把所需的款项筹齐，周美玉就买了棉花，准备好一间空房，请工人来弹。

战时物力普遍匮乏，爱贪小便宜的人不是没有。有个官佐拿了自家的两条棉被，要求周美玉给他弹。

年轻的周美玉可不怕得罪人：“医院官兵好几百人呢，我们若是给你弹了，别人也拿来，我们到底是给弹还

是不给弹？何况，我们怎么对‘伤兵之友社’交待？我们对徐维廉说，是为伤兵弹被子，可没说要替官佐弹，你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我若是有钱，我替你弹，可我每个月薪水6块6角6，吃饭都成问题，就没法帮你忙了。”

这个官佐听了，气冲冲走了。

为了完善医院设备，让伤病官兵尽快恢复，周美玉想尽方法。她就地取材，制作了一些金属医疗用具。病员用的便盆就是周美玉利用空的五加仑的煤油桶，斜着剪开，呈三角形，放在自制的木架上做成的。担心有些病人水肿，木架子承受不了重量，周美玉就先请医务股股长荣独山医生先来坐着试试看。荣独山体重两百多磅，是救护总队有名的胖子，他坐上去木架不垮，病人就没问题。

听到周美玉召唤，荣独山马上来试坐。

还好，架子很稳，没塌。

(二)

周美玉对“徐二哥”充满感激：

当时河北省昌黎汇文中学的校长徐维廉也加入了红十字会，他的妹妹徐美丽在大队部担任护理督导，我们都跟着她喊他徐二哥。他对我们的护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解决了伤患的饮水、洗衣、营养、清洁等问题。任何地方只要有红十字队，就有他的伤兵之友社，供给我们这四项需要……

徐维廉是辽宁绥中人，1917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被保送至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192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26年，徐维廉回国后任河北昌黎汇文中学的校长。学校正向汇文大学发展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徐维廉投袂而起，离开学校，到南方参加抗日救

亡运动。武汉会战和广州战役，受伤士兵逾10万，很多退到衡阳一带。由于医疗救治跟不上，医院人满为患，很多伤兵流落街头。徐维廉那时正好在衡阳，见此情形，就在1938年12月组建起“伤兵之友社”，帮助这些流浪伤兵，并发起“伤兵之友”运动，号召社会各界都来关心伤兵。这一群众性运动救助了大量战时受伤官兵，对争取抗战胜利做出杰出贡献。

1940年9月，徐维廉来到图云关，担任救护总队部医务股的社会服务指导员。徐维廉的妹妹徐美丽，抗战前是北平协和医院的护士，1937年12月，林可胜在汉口成立救护委员会，邀徐美丽参加。接到林可胜的邀请信，徐美丽在1938年初就离开了北平，和周美玉同在中路大队第37救护队工作，周美玉任这支救护队的队长。1939年12月3日，徐美丽升任为医务股的医护视导员。

（三）

1910年出生于北京的周美玉，家境优渥，毕业于被视为“贵族学校”的教会中学。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名气很大，周美玉得知，协和附设的护士学校也收女生，于是就和同学相约着去试着报考。这一试，从此她四分之三的生命，都献给中国的护理事业。

那时的中国连年战乱，非常需要护理人员，尤其是战场上，伤患乏人照料，不治身亡的很多。可旧观念对护理工作十分歧视，认为照顾病患跟仆从没什么两样。周美玉不理睬别人的眼光，执意学习护理并乐在其中。

协和护校毕业后，周美玉被派到河北省定县附近的救世军（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医院实习。学校里有一位40多岁的美国老师。一次，周

美玉到这位老师家去拜访，她看到，老师的午饭仅以一碗清水汤面糊口，没有其他菜肴。见周美玉来访，老师热情接待，端出的是一杯白开水。老师生活之俭朴与学识之丰富形成强烈反差，让娇生惯养的周美玉为之震惊：这些高学历的外国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为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中国人服务，并住在中国人大都不屑的乡下过着清苦的生活，是怎样的襟抱怎样的人生观才会这么做？周美玉被深深打动，并告诉自己：将来有机会，也要走这条自己吃苦服务他人的路。

抗战全面爆发，周美玉加入救护总队；在长沙，又参与创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战时物质缺乏，部队的卫生条件极差，医护人员不但要救助伤兵，还要为他们洗澡、更衣、除疥，非常劳累，而周美玉从不叫苦。冬天，伤兵的棉袄上长满了虱子，周美玉和队员们就拿出烙铁来烫。烙铁一过，只见虱子如霰纷纷掉落。

（四）

当时的图云关，沿167后方医院往冒沙井走，另有一条小公路通龙洞堡。从167后方医院到这条小路有一片狭长的平地，满布帐篷，这里就是美军27野战医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所医院移驻于此。

不过，这只是一所野战医院，因此技术力量并不是很强；院长兼内科主任只是位少校，一名主治医师也只是上尉。外科倒是有位主任是中校，但资历不深，学识有限，临床经验也不足。不过，这所野战医院有几点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医院的基本设备尤其是检验科设备比167医院还要齐全，还有暗光

第二章 图云关上的红色力量

袁超俊来到167医院

(一)

显微镜，能做比较完备的生化检查和微生物培养。二是药库中的药品充足，各个病房都配足了常用药，各种维生素(当时维生素供应在陆军医院是困难的)、护士发药换药等，都可以在病房药柜前完成。医院的医生用药处方不受任何限制，全凭需要。此外，图书杂志特别是美国新出版的杂志寄得比较及时，对医生们的学习提供了方便。

这所医院手术室的设备也比167医院齐全，在当时就可以作全部上腹部手术了。当然，这也是美军的财力比167医院强得太多的原因。

美军这所医院跟167医院的联系密切，常有交流。因重病伤员的饮食营养与一般病人不同，周美玉向27野战医院领导提议：“从野战医院的病员伙食费中拨出一部分，给167医院的重病室作为营养费；或是给现金，由我和护理护士自行去采买；要不就发给粮食，拿去换豆、豆腐、鸡蛋等营养食品，可以不？”

美方的奥特少校回答：“不必。”

“可我们的重病人缺乏营养食品呀！”周美玉说。

“我们厨房里有剩东西。”这位少校说。

周美玉听了这话，生气了：“你让我们吃你们的left-over，如果你们今天没有left-over，那我们的病人怎么办？难道都饿着不成？”

这位少校说：“那就不给你们。”

“不给就不给！”

周美玉转身就走。

美军不愿意采纳周美玉的建议，可他们糟蹋东西够厉害，吃剩的食物大碗大碗往沟里倒。图云关当地一些清苦百姓等在那里，把东西从沟里捞起来，洗干净煮了吃。

1939年2月，郭绍兴一到贵阳，就拿着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的组织介绍信，按指定地址，找到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的站长袁超俊，接上党组织关系，并把支部名单交给袁超俊，做了工作汇报。

之前，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和常委叶剑英决定，在贵阳设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

袁超俊当时是周恩来的副官。一天，周恩来把袁超俊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了在贵阳设一个八路军公开的办事机构的决定。周恩来又说：“中国红十字会党支部是很有战斗力的党支部，从南京到湖南一直归长江局领导，现在由你来直接负责。任务很重，要领导好。红十字会知识分子多，爱国华侨多，要做好统战工作。”

几天后，袁超俊离开桂林，前往贵阳，筹设交通站。

1939年1月3日，交通站成立，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这个交通站初设于狮子街的达德学校。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交通站搬到六座碑，租用民房办公，又在威清门外租用民房作为仓库、车库和城外接待站，直至交通站1941年被查封。

1939年春，救护总队迁驻贵阳图云关，这就有了上面说到的郭绍兴持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的组织介绍信到贵阳城区找袁超俊接洽党的关系这个

事。

（二）

袁超俊与林可胜不陌生，他们在汉口就认识了。林可胜曾几次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找过周恩来和叶剑英。

办事处的规矩是：凡造访的客人见首长都要经过副官室，因此，林可胜就认识了袁超俊等八路军的年轻副官，并与袁超俊和叶剑英的副官吴志坚接触比较多。

袁超俊和史沫特莱也是在驻汉办事处认识的。袁超俊知道，史沫特莱跟周恩来熟识，1936年12月在西安就认识了，并知道，史沫特莱和林可胜的关系很好。袁超俊就通过史沫特莱做林可胜的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寻医找药。

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比较好，林可胜是位学者，不问党派，因此，郭绍兴领导的党支部在救护总队中的活动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此时，红会支部已发展党员20多人。

1939年春夏之交，袁超俊借治胃病，住进了图云关的167后方医院，在这里秘密召开红会救护总队的支部会议，成立了中共红会救护总队总支委员会。

会议决定，郭绍兴任总支书记，高忻、毛华强（建国后曾任中南局负责人）、章宏道（即章文晋，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为总支委员，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3个支部，由郭绍兴、高忻、章宏道分别兼任书记。

1939年冬，在党的指示下，郭绍兴受林可胜委派，担任西北视导员兼救护总队第70队队长，带着医疗队员20余人（其中5名党员）赴陕、晋、豫，为第一、第二、第十战区服务，图云关上总支委的领导工作，先后由毛华强、高

忻、章宏道3人负责。

第70医疗队队部在洛阳，位于白马寺的第1战区司令部附近。这支医疗队虽在洛阳，却要为3个战区提供医疗服务。那时，军队的医疗卫生现状不容乐观，这支医疗队的到来，令被疾病困扰的官兵看到希望，守军设宴热情接待，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亦积极与医疗队联系。

到洛阳后，郭绍兴带领队员们开始紧张的工作，在西北3个战区设立了20多个灭虱站，每个站每天能为600多名官兵服务，很受欢迎。他们不仅到守军部队，也到八路军中，还协助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扑灭疫情、开展环境和个人的卫生工作，并开设门诊部为平民服务。

在第70队的忘我工作中，部队和一些地方的卫生环境面貌焕然一新。英国救护队队长巴义华（Bayihua）到洛阳考察，看到队员们致力于环境改革的成就突出，大加赞赏，并写信告诉林可胜。林可胜于是向郭绍兴颁发了嘉奖令。

（三）

其时，袁超俊与林可胜取得联系。在史沫特莱的协助下，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捐赠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

正好，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Bagier）率“英国援华团”携带了10吨医药器械和药品来到贵阳图云关，林可胜当即决定：把这批物资捐送给八路军。

这些东西躲过国民党检查站运到延安是件难事。于是袁超俊想到了救护总队——总队里有车队，又是红十字组织，想来国民党的检查站不会刁难。

袁超俊请求林可胜，派车帮忙把

这些东西送延安。林可胜思考再三，于是决定，派车把这些药品、医疗器械送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

不久，林可胜指示在洛阳的郭绍兴：在陕西汉中接待巴吉尔的英国援华团和那10吨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郭绍兴立即行动，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取得联系。

要将物资输送到敌后不是件容易的事。郭绍兴、伍云甫就与巴吉尔共同想办法，并与国民党第10战区司令蒋鼎文、胡宗南及兵站少将卫生处长姚典周旋，做了许多工作。几经周折，这批物资大部运抵延安。

郭绍兴和弟弟们

(一)

郭绍兴与弟弟萧树仁、萧树义不同姓。

他们的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所以，长子郭绍兴就随了母亲家的郭姓，其他孩子则跟爷爷姓萧。

1938年，弟弟萧树仁、萧树义两兄弟受郭绍兴影响，在长沙参加了救护总队。那时，萧树仁16岁，萧树义14岁。他们俩还跟着郭绍兴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活动，在长沙文抗会下面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工作。

期间，两兄弟结识了共产党人李普（解放后曾任北京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社总社副社长），而李普也通过两兄弟认识了郭绍兴。那时，郭绍兴在中共长沙北区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

1938年7月，萧树仁、萧树义两兄弟经李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上后来成为李普夫人的沈蓉，4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李普任小组长。

1939年2月，救护总队和卫训班西迁至贵阳图云关。郭绍兴当时任救护总队视导员和卫训班教员，同时担任中共红十字会的党支部书记，经郭绍兴安排，李普、毛华强也来到图云关。

上图云关不久，萧树义经党组织批准，和一些进步青年医务人员一起，由郭绍兴安排去了延安，萧树仁则留在图云关工作，先后在第172、432、412、43医务队任卫生助理。

那时，和很多医学专家、外籍医生、普通医务工作者一样，林可胜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支持，图云关上呈现出不分种族、不问党派，不论宗教信仰，都为抗战救死扶伤而努力的积极氛围。在郭绍兴的领导下，萧树仁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医务工作者中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由郭绍兴牵头，动员组织多个医务队去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

虽说当时郭绍兴、毛华强、李普、萧树仁等20多位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公开，但队员们都心知肚明，相处和睦。

(二)

长沙“文夕”大火后，郭绍兴来信，叫李普去贵阳，并叮嘱李普先到邵阳去等救护总队的车。救护总队有汽车到湖南运伤兵，李普就搭这种车由邵阳来贵阳。

在图云关，李普在卫训所当政治教官。

卫训所的政治教官一共3个人，毛华强为首，还有查立平和李普。

李普主要讲国际和抗战的形势。他曾讲过爱沙尼亚、拉特维亚、立陶宛3国加入苏联的事。那时的李普深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曹伯韩先生是李普很景仰的人，

他写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让李普很受益。其时，曹先生正在编一套丛书，就来信问李普要关于这3国的稿子。而李普当时讲了就算了，没写出来。

曹伯韩是湖南长沙人，著名的语言学家，著有6部语言学专著以及20余部历史、地理、国际关系、青年修养等社会科学方面的通俗读物。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李普在贵阳图云关上喝到了茅台酒。晚年他回忆说：当时这酒在贵阳，不过是普通的白酒。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毛华强、李普、查立平都离开了卫训所。

毛华强曾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回来授衔为上校。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发现，有人盯他的梢，于是自行离开了卫训所。后来，李普在大别山刘邓大军的政治部遇见了毛华强，他当时在宣传部工作。

梁钧铤、梁洁莲、郭步洲等几位中共党员，那时没有来图云关。1938年9月，在长沙的救护总队部组织医疗队前往山西八路军根据地，他们几人都报名参加了。

马兴惠如愿以偿

到了图云关，马兴惠被编入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的新班次中学习。

几十年过去，马兴惠对卫训所上课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讲外科和战地救护四大技术（止血、绑扎、固定、搬运）的是屠开元，讲野战消毒学的

是蒋旭东，讲简易内科和传染病的是荣独山，讲环境卫生学的是过祖源……

有几个下午的共10个小时的生理

学课，是林可胜总队长上的。林可胜先用国语讲了一大段，可谁都听不懂，他的国语跟外国人初学汉语说话一样，学员们听了都捧腹大笑。最后还是张秘书上台来给他做翻译。

林可胜讲的是“生理学概要”。林可胜把人的生理过程比作一个燃烧的火炉子，进入人体的饮食比作煤炭，燃烧氧化产生了热能等各营养素，然后消化、吸收，又把排出体外的废气和粪、尿等比作烟尘和灰烬……林可胜讲课多用生活打比方，形象生动，很好理解。

林可胜事务非常繁忙，但他仍记着廖承志的函托和答应帮马兴惠赴延安的承诺。

1939年12月，在马兴惠毕业的那个典礼的当晚，张秘书把马兴惠从宿舍里叫出来：

“有你的好消息！Mr.林特让我告诉你，日内你可随54队去延安了！高兴吗？”

马兴惠点点头，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第54队是支医防队，原先属“国联防疫团第3组”。这支医防队到延安的重要任务是建灭虱站、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进行传染病筛查、从事疾病预防、并从事卫生教育等。

马兴惠急忙跑回宿舍，一头扎在铺上，激动得泪流满面。

跟着第54队启程的早上，马兴惠特地到林可胜的宿舍去致谢和告别。

这时，张秘书先跑出门外，迎面截住马兴惠：“Mr.林知你定来，为避免政治影响，他

特地回避了，请谅解！”

马兴惠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图云关，过重庆北上，不久到延安。

后来，马兴惠成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生，长期从事军事医学的研究和

领导工作，曾担任沈阳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所长。

晚年翻阅《华侨历史》，马兴惠才全面地了解了林可胜。回想这段往事，他非常感慨。

副大队长墨树屏

(一)

1939年只剩10来天了。

此时，裹着棉大衣的墨树屏来到图云关。

墨树屏在救护总队部一出现，林可胜就迎上前去和他握手。师生二人亲切地用英语交

谈。1934年，墨树屏从协和医学院毕业，是林可胜的学生。

墨树屏突然出现在图云关上，引起不小轰动。这不仅因为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第一大队的副大队长，经常走在苦寒的山西八路军的驻地，更因为，他是个传奇人物。

墨树屏相貌俊朗，有着北方男人魁伟的身躯。别看他是个男子，他有个特殊的本领，那就是刺绣。这可是不论北方还是南方的男人都不具有的功夫。他的针线活比女人的还好，一阵飞针走线后，宫苑山林、春柳佛花就在手下出现了。

墨树屏的身世让人感叹。很小时候，他便失去父母，小小年纪便在北京的一个牧师家里帮佣。牧师发现，这孩子天禀聪颖，心细如发，静下来就绣花，于是很是喜爱。第二年，牧师回美国带上他，并资助他学习。在美国，墨树屏的生活费用就是靠自己的十指来完成的。

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墨树屏回到祖国，考上了协和医学院，接着学

习。从小命运多舛的他极能吃苦，很快成为学校的侪辈之冠。

墨树屏毕业后，先是担任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医生。卢沟事起，他毅然南下，跟随老师林可胜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先是担任中路西线的副大队长，后担任第1大队副大队长兼第10中队中队长。其间，到过山西的孙殿英的新5军中，主持军医训练班。1939年，第1战区 and 第2战区中，传染病肆虐又缺医少药，墨树屏工作非常紧张，时常骑着一匹枣红马在各部队视察指导医疗医防工作。

林可胜派墨树屏去西北还有一个原因——墨树屏是河北安国人，对北方水土更适应，并且，他已经有了在西北工作的经验——在1938年底，就曾带着13、61这两支医务队来到西北和延安，为八路军工作过。1939年，墨树屏随八路军转进，一直带队在邢台英谈工作，这个月才回到山西西营。

林可胜对墨树屏很是信任，自他担任救护总队的各职，就不辞劳苦，带领医务队的同仁，几乎走遍陕北和太行山，履行救护之责，全心全意为军队将士服务。

有人说，墨树屏这次来图云关，除了述职，还有一项任务——带愿意为八路军服务的医护人员到西北去，那些地方更艰苦，更需要医生。

林可胜很快将“国联防疫团第3组”拨来，组建成第54医防队，队长是姜琴（音），墨树屏将带着这支队伍从图云关出发，到陕北各地设立灭虱站等，开展防疫工作。

这次去延安的，还有林竟成的第49医防队的队员张鸿慧。

(二)

到图云关的墨树屏还没有从一场伤痛中走出来。

就在这个12月，第1大队的第7医护队和第35医疗队在澠池驻地被土匪抢劫，医护助理员李树藩为了保护队里的医疗器械及药品，头部中枪，不治身亡。

墨树屏得此消息，深感悲痛，并电告林可胜总队长。林总队长也很哀痛，特别向其家属发了慰问唁函和抚恤金。

这一年，救护总队的职工殉职的还不止李树藩一人。

3月，日机投下的炸弹有3颗击中位于西安的第1中队部，队部的房屋几乎全被炸毁。当时，第7护理队队员、第10医疗队队员及第6汽车队队员都在队部，第7护理队的伙夫毛熙臣、第6汽车队的勤务张海霖当场被炸死，第7护理队的勤务杨克瀛重伤。

5月，第22医疗队的护士王孝义在湖南祁阳参加防疫工作并照料斑疹伤寒的患者，被传染而殉职。

6月，第42医防队的护士古少真在广西柳州进行救护工作时，日机飞来，古少真被炸死，另3位医助被炸伤。

11月，第76医疗队的医助薛士汉在湖南零陵担任空袭急救工作时，遭敌机炸死……

战场救护让救护总队的医务工作者们跟前线将士一样，付出鲜血和生命。

有个人在墨树屏之前来过图云关。

他就是沈其震。

1939秋，叶挺军长偕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赴重庆，向蒋介石交涉经费问题，途经贵阳图云关，沈其震请老师林可胜教授派遣两支医疗队和拨发抗疟药奎宁支援新四军。林可胜应允。

“书报供应社”

（一）

清晨六点，小号就在图云关飘荡。

听到号声，队员们就都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

队员们称自己是“十字军”“图云青年”，同事之间则以“同志”相称。图云关上有一期又一期的壁报，壁报名称就叫《图云青年》，上面有队员自己创作的图画，有他们想说的心理话，还会出现针砭时弊的文字。

在图云关，队员们洗冷水浴形成风气，这可是年轻队员每天早起要做的“功课”。图云

关的“泳池”是一个水塘，下过雨后，水塘的水会清澈些，大家就跳下水，俯仰在水面上，笑着拍击出浪花。傍晚，篮球场上的拍球声传向山谷，草坡上操场上，队员们有的读书，有的唱歌，有的说笑聊天，还有习读英语的，练拳的，玩哑铃的，吹竹笛的。

夜晚，救护总队部、卫训所和167后方医院的灯光常亮着，那是队员们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或学习，或是在为伤员作手术。

1940年至1942年，是图云关的全盛时期，在林可胜的领导下，图云关上的人员达3420人，医务队发展到150支。医务队队员经常带着各种药品和器械，从图云关出发，奔赴战场拯救伤病员。队员们大部分是才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到前线的某地驻下，会忙着找点纪念品，什么螺壳、竹鞭、晶莹的小石子、茶树棍子什么的，还会采野花抓蝴蝶制成标本。学生式的战地生活，让他们难忘。

(二)

一次聚会中，郭绍兴、毛华强一致认为：有必要办一个“书报供应社”，开展各种宣传

活动，树立队员们抗战到底的信心。

这个倡议得到年轻人的拥护，很快，书报供应社就敲锣打鼓地成立了。

书报供应社是个总称，下面设了时事座谈周会、歌咏组、话剧组等。

首先“开张”的是图书室。运输股的两位女同志把上千本捐赠而得的书籍和新买的书刊编号登记，整理得井井有条。图书室的书籍大部分是进步书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有一部分延安出版物，如《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等。

歌咏组一组织活动，图云关就气氛热烈。

这边唱：“暴敌欺邻，破坏远东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

那边接：“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

这边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边是故乡……”

那边接：“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歌声一波一波，在图云关的山谷里回荡。

话剧组限于人力物力，只能排演独幕剧。图云关上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夜光杯》《抽水马桶》、《当汉奸的下场》等等话剧。每逢节日或卫训所开学或结业典礼，独幕话剧就会在大礼堂演出。

一次，干事汪犹春在台上正演戏呢，5岁的儿子走到前排认出了他，大叫“爸爸！”逗得满场大笑。

同去图云关的几位东南医院护士班的同学，在图云关相继结婚。

与秦之芳最亲近的李智珊嫁给了救护总队部的会计室财务股长周新初。他们新婚的“爱巢”是一间单独的木板房，比较宽敞，可容纳20来人。这里是“书报供应社”经常的活动地点——周新初是“书报供应社”社委会成员之一。

每个周末的时事座谈会都开得很成功，参加的社友都增加了不少信息量。一次，讨论的话题是：“为什么说要坚决打持久战才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座的社友发言热烈，各抒己见。

史沫特莱在图云关

(一)

1940年春，干事室里来了一位客人。

她要求见林可胜总队长。

王春菁认出，她就是在长沙见过的美国作家兼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

那时，正值林可胜去前线视察，救护总队外科指导员兼卫训所副主任张先林和总队部总务股主任张祖棻接待了她，安排她在北山的林可胜的“马来亚”别墅里休息。

史沫特莱在图云关住了几天，又往重庆。

6月将尽，去重庆公干的林可胜与史沫特莱会面，和她一同回图云关。

路上，他们的汽车遭遇一次又一次空袭，因为，他们乘坐的是标有“红

十字”的汽车。不过，汽车在空袭中还是继续奔驰，看到日机对着他们的汽车飞过来了，才在路边的隐蔽处躲一躲。

车上，林可胜对史沫特莱说：“如果要为空袭停步，中国就一事无成。”

史沫特莱觉得，眼前的这位医生，已从温文尔雅的绅士变成一个像钢铁一样强硬的战士。

林可胜在他的别墅中拨了一间给史沫特莱住下，并且亲自给她治疗胃溃疡。在重庆，史沫特莱听从林可胜的劝告，没有割掉胆囊。

史沫特莱看到，林可胜房间里的灯光，总是亮到午夜之后。

看到长夜里的这束灯光，史沫特莱对林可胜的敬意更深厚：

……救护总队在林可胜的领导下，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机构了，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可林可胜总是遭到掣肘。一些人对他恶意中伤，甚至还有人把小报告打到戴笠那里，说林可胜用汽车把共产党的书籍运进中国，林可胜在百忙之余，还要花精力为自己辩护……林可胜不过是受到爱丁堡大学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不过是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无党派人士，而有的人，总想把他卷进政治的漩涡，达到驱赶他的目的……而他的倔强和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正是我替他感到忧虑的……

（二）

得到史沫特莱到来的消息，救护总队的“书报供应社”通过林可胜的英文秘书沈经农，私下跟史沫特莱联系，请她出席书报社组织的一次青年座谈会，介绍一下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

为保守秘密，书报社把座谈会的地点选在社员周新初的那间独立木屋

里。

这个晚上，沈经农和书报社的领导、中共地下党员黄豪一起去接史沫特莱。

他们走过别墅的客厅时，林可胜发现了，史沫特莱说：“伯比，我是被他们请去举办一次座谈。”

林可胜听了说：“天黑了，路不好走，请大家来我家的客厅里开吧，我也想听听。”

于是，一个原本秘密的座谈会变成了由总队长亲自参加的公开的“红色”聚会。

史沫特莱的讲话由沈经农翻译。林可胜一直认真地听，不时还提出问题，有时还纠正一两句沈经农的翻译。

史沫特莱向大家介绍新四军在前线的工作，并谈了新四军官兵一致的民主生活、与当地百姓亲密往来并帮助贫苦农民做好事的情况。

史沫特莱还说：“我在那里采访到一些坏消息，也可能是谣传。说蒋介石有意要新四军撤退到长江以北地区去，由国军接防。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所以，对此应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最后，史沫特莱为进步青年赠言：

你们是中国红十字工作者，除了做好本位工作，要关心国家大事，认清形势，宣传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只要能够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抗日主张，团结一致，反对投降，同心协力，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史沫特莱更像是中共的一位宣传员。

（三）

“七七”抗战纪念日，在林可胜

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在救护总队和贵阳地区陆军医务工作会议上发表演讲，汇报战区情况。

在图云关，林可胜还为史沫特莱举办过一次宴会。当时调回本部的富华德、白尔等“西班牙医生”也参加了。

“我很奇怪，怎么会在这里遇到了您。”白尔对史沫特莱说。

“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史沫特莱说。

“您有什么特殊的使命么？”富华德问。

“我试图感动这些先生们，把医药用品送到中国北方去。我已经让他们明白，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里，几乎没有得到过一片奎宁和一个急救包，这是不能容忍的情况。我敢说，这两支军队都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他们承担着战争担子中十分巨大的那个部分。”史沫特莱说。

几天后，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一会儿，一架日机在毗邻卫训所的167后方医院投下3颗炸弹，炸毁了医院的一部分，炸伤了5人，其中一人是护士。

史沫特莱非常气愤，当晚就伏在打字机上，嘴里衔着香烟，拍发电报给世界的各个通讯社，控诉日军无视国际公约，轰炸红十字会及医院的残暴行为。

第三章 图云关上的物资来源

战时财政状况

多年后，曾在图云关上工作过的医护人员，还常常回忆起图云关的铺了石板的小路上，拉着货物的骡马走在上面发出的清脆的“嗒嗒”声。

这声音在救护队员听来，是那么

亲切。

这些骡马队走向图云关，是为救护总队运来大量海外捐助的药品器械。

七七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国库每年支出是11个亿，其亏短之数已“恒在二万万（两亿）以上”。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国库支出一下就增至20亿7000余万。1938年仅上半年，国库支出就达12亿1000万。全面抗战一年半，支出已高达近33个亿。在这33亿中，军务、战务、购买枪械等约占67%；经济建设、交通建设、文化教育等约占11%；普通行政经费则一再缩减，仅占6%。

抗战全面爆发，约占全国一半的人口涌入西南，超过600家工厂、12万吨工业设备和库存的大量制成品也从沿海一带仓促转移内陆，同时还有一万多名熟练工人来到西部。那时，我国工业即使有能力产出战争所需的物资，也很容易遭到日军袭击——它们多位于沿海或邻近地区，而这些地区几乎全部沦陷。

主要港口也被占领了，大部分海关收入被切断，盐税损失也降得厉害——作为课税对象的盐产品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靠那些沦陷区的海水制成的，而这，都导致了税收的大幅缩减。1939至1940年，税收只是战前的八分之一，此后更减至原有的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即使采取举借内外债、消费品专卖、银行垫支等等措施，1938至1940年，政府总岁入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仍减少了一半以上，此后，更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中国失去华东和华中地区的主要城市，重要的资本市场也因此失去，而政府的资金需求却跨越式增长——

军队扩充，出现各种各样的应急费用；政府在海外下了大额订单，又在国内巨资采购商品和服务，收支间的缺口迅速扩大。中国尚未健全的财政体系被日军严重破坏。

淞沪会战爆发没几天，国民政府宣布“自由公债”计划。公债发行总额为5亿法币，约等于1.5亿美元，期限30年，按年偿还，年息4厘。守军保卫上海并与日军对峙3个月，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一些富有的人士和企业受驱使，认购也势如潮涌，海外华侨也慷慨解囊，“自由公债”在民众高涨的热情中销售一空，国内认购额高达1.46亿法币，海外亦为3700万法币，总额达到1.83亿法币，约折合5500万美元。

民众大量购买公债的情形若时常出现，对战时财政应有裨益，然而，在有影响力的群体中，一些被迫购买公债的人发表反对意见，因此，这一计划很早就遭阻碍。

公债销售遇上难题，内地又不存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个人积蓄更十分有限，通货膨胀在战争期间又呈稳步恶化的趋势，这些情况都导致了一场漫长的金融危机与抗战如影随形。

财政的捉襟见肘，经济的危困，致使士兵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普遍营养不良，更不要说伤病了，一次强行军，就会造成很多士兵因体力不支倒毙路旁。

中国没有现代医学的基础，药品供应极度匮乏，所用药品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购买需要多少资金难以计数，而且，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及救护总队属民间组织，既不归军队管，也不归政府管，所以，国民政府对其既没有经费的资助，也没有医疗药品、器材的拨补。那么，抗战坚

持了8年，救护总队的药品器材甚至汽车等，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美国医药援华会

红会和救护总队各项医药物资的来源，很大部分来自欧美和海外侨胞的捐赠，少数才是红会总会在国内自制、购买或与其他机关交换。

如原卫训所学生大队长和总务组主任陈韬说：

救护总队之卫生药品器材的经费，端赖国内外平民与忠义之士支援与捐助，其中以美国平民为最多，并由美国医学界人士组织美国医药援华会，筹划医药装备，热诚支援。

太平洋战争之前，对华医疗援助的最主要来源是美国医药援华会（简称ABMAC），达海外援助的百分之七十。太平洋战争之后，有百分之七十来自于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物资中，百分之四十为药品，百分之三十六为敷料，百分之四为器械。

1938年1月，美国医药援华会在纽约建立，最初由旅美菲律宾华侨许肇堆、永泰丝美国部门经理魏菊峰、美国华人医生赵不凡发起，由在美的中国人和曾经在中国或者对中国医学有了解的美国人组成，主要工作是向美国人以及在美华人劝捐，为中国军队和民众提供战时医疗救助。在香港，这个援华会还成立“ABMAC办事处”，由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夫人负责。

争取外援，林可胜和刘瑞恒也功不可没。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林可胜每年都要携带红会救护总队的工作成果、图表、照片以及电影片等资料，自香港飞美国，向美国的医界和社会人士

做宣传。在职近6年间，林可胜募捐的款项就达6600万美元。要知道，当时32美元就值一盎司黄金，国民政府向美国贷款，一次也不过1500万美元。林可胜也是ABMAC的委员之一，救护总队和卫训所的经费、物资、车辆和图书、仪器，很多都来自这个援华会的支援，就连在救护总队和卫训所工作的技术人员的津贴，也多出自ABMAC的基金，其中有些主要的技术骨干还直接领取美金津贴，不受国内币制波动的影响。林可胜用这个方法稳定了技术队伍。

1938年，刘瑞恒辞去军医署、卫生署两署长之职，往香港组建“协和药品有限公司”，主持西药制造运往后方。1942年，刘瑞恒又转赴美国，任驻美物资采购团代表，设法为抗战争取到美国方面提供的价值六、七千万美元的医药物资。刘瑞恒还与ABMAC建立联系，为抗战争取医药方面的国际援助。

1941年，美国医药援华会加入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简称UCR），不过仍依旧专责中国医药援助项目。

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东南亚国家，侨胞的捐助锐减。而西方国家的慈善团体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却大幅增加，占中国红十字会全部捐款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英国红十字会及英国医药助华会的捐款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收入的一半左右。美国医药援华会更是几年如一日，筹划医药器材装备和资金，热情支援中国的抗战救护。

救护总队的预备大队大队长马玉汝说：“更由衷地感谢源源接济我们的医药的盟邦，尤其是美国的友人与

英国的友人。”刘云舫说：“苟无美国医药助华会3年来继续不断的给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将难为无米之炊。”

“一碗饭运动”

当时，美国各地还推动“一碗饭运动”，捐资救助中国的伤兵难民。

这个运动最初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和旅美华侨团体于1938年6月在美国发起，用发售餐券的形式募捐。认购者拿着餐券到指定餐厅吃炒饭一碗，除去炒饭成本，之外的饭钱就用于赈济中国灾民和购买医药和医疗设备，支援抗战。

运动吸引近一半旧金山市民参加，并在全美多地形成联动效应，掀起了支援中国抗日的浪潮。后又传至哈瓦那、伦敦、香港等地，衍生出如认购纪念章、登台义演、上街义演、时装表演等各式各样的劝募支援形式，形成抗战的国际援助阵线。

除“一碗饭运动”外，在纽约，一些华人团体还自发建起救国血库，呼吁民众献血。

救护总队得到的捐赠款物还来自德国、奥地利、菲律宾、捷克、瑞典、南美洲、印度等等国家和地区的红十字会，来自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协会以及香港和国外一些地区的救济总会、联合会、慰劳会、公司、团体、个人等等。仅在1938年上半年，获捐的器械材料估值就达法币1121429500元。1938年下半年，救护总队收到海外慈善团体捐赠的医用材料价值59923295元。

那时，军中民间疟疾肆虐，奎宁是急需药品，而中国缺乏金鸡纳霜这个制作奎宁的原料，所有奎宁依赖进

口。从1937年底到1940年初，救护总队募捐而得的奎宁就有65000000颗。陈韬晚年回忆：“海外捐赠的药品器材，在图云关堆积如山，只奎宁丸一项，竟以吨计。”

陈嘉庚和南侨总会

为夺取抗战胜利，海外侨胞作出巨大贡献。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三亿六千万元（法币）。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共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新建成的滇缅公路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外援大动脉，不仅需要大量汽车，还急需大批熟练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南侨总会即在1939年2月迅速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6号通告。陈嘉庚奔走南洋各地，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汽车和军需物品，还亲自演说动员。同年2月18日，首批80名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新加坡集中出发。

1939年底，救护总队运输股所有的188辆车里，150辆为华侨捐献。这些车辆，无论从数量还是机动性，都大大改善了之前以卫生火车和船舶作为主要转运工具的救护运输，特别是战场扩大后，在转运伤员、输送救护人员和物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运输强度日增，司机难求。苏门答腊、爪哇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很多华侨，响应陈嘉庚的动员，加入了救

护总队运输股，冒着枪林弹雨为各战区和后方输送物资和人员。

陈嘉庚当时已是南洋的大实业家，而他在自传中写到：“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

他的金钱，都用于支持抗战和兴建学校。

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夫人

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夫人是宋庆龄的“保盟”的得力干将，也是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部香港办事处的核心人物。她除了为中国伤兵的救治在海外奔走呼吁，还协助“保盟”开展“为中国各地难民和伤兵筹措物品、使卡车满载”的运动，并与林可胜总队长保持着密切往来。

1939年春，林可胜赴香港募捐，希尔达积极协助。这次，募捐收到的海外捐赠为数颇巨：募捐到4捆亚麻布、10万片奎宁、6箱敷料和绷带、400条毛毯以及部分食物、衣物、医学用品等。其中，有价值150万元的5副卡车底盘。“保盟”于是专门购置了卡车车身、汽油。为顺利转运募捐物资，克拉克夫人在各个团体间协调奔走，得到在港教会的热列响应，其中包括香港圣公会教区主教罗纳德·霍尔（Ronald Hall，中文名何明华）的大力支持。最终，组装好的5辆救援卡车装满了救援物资，运赴贵阳、西安、延安等地。

战时，需要做矫形手术的残废军人很多，而中国没有一所矫形医院。林可胜希望在贵阳图云关开办一所有250到300个床位的矫形医院。希尔达知道后，又奔走联络。

1939年3月1日，克拉克夫人和香港维多利亚教会、香港国际医疗救济会专门举办招待会，募捐到2750元。

3月4日，克拉克夫人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们提请英国援华委员会做出安排，派遣一位矫形外科医师和技师来华，并请英国矫形外科学会帮助提供该医院的设备。另外，‘保盟’也将相关方案提交给国际和平运动诸委员会，一旦得到英国援华委员会答复，‘保盟’将就贵阳矫形医院的相关问题进行协商。”

就在这年，图云关上建起了矫形工厂，刘永懋担任厂长。

公谊救护队

那时，战场上炮火连天，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也羽檄纷飞。

无数军队、机关、社会团体，都来函来电，请求救护总队捐赠药品器械，解燃眉之急。在贵州档案馆的历史信件中，还可见到王耀武、张灵甫、覃异之、蒋经国、邹鲁等军队将领和地方领导请求捐助的亲笔信函。

救护总队审阅请捐药品单后也去函去电，对请捐部队和单位需要的药品提出建议，并就近安排材料分库，让请捐部队和单位前来领取。

进入相持阶段，海外援助物资运进图云关非常不易。1939年11月下旬，南宁第一次沦陷，救护总队的油料和药品只能改从昆明转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沿海港口和铁路线全被日军占领，只有香港港口可以转运，物资要从水路到香港，又从香港往越南的海防港，再从海防进入广西，才能从陆地到图云关。可以说，每一片药片都经历了多地辗转才进入

图云关。

当时还有一支运输队驰骋在云、贵、川的山路和滇缅公路上。这个运输队基本上都是两吨重的卡车，车上挂着红十字标志。这是公谊救护队运输队的车辆。这个车队专门运输医药器材设备与救济物资，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走，司机大都是英国的碧眼金发的小伙子。这个车队给了救护总队不少帮助，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总队的运力不足。

公谊救护队是一个国际性的宗教慈善组织，于1890年成立，总会设英国伦敦。公谊救护队的中国支队分为运输与医疗两队，成员来自英、中、美、加、新西兰等国。这支救护队曾持宋庆龄开的路条，往延安运送过医药物资，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和感谢。

公谊救护队中负责医疗队工作的是一位加拿大外科医生，名罗伯特·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中文名罗光普)。这是位传奇人物，从小在中国河南长大，父亲罗维灵(William McClure)是加拿大第一批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从1924年起，麦克卢尔就以医学传教士身份，在中国行医近30年。抗战期间，麦克卢尔先后服务于河南重庆、贵州、云南等地，与救护总队的工作多有交集，也是林可胜、白求恩的朋友，他为战地救护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图云关的新的外籍医生纪念碑上，有他的名字。

(选自林吟长篇纪实文学《从图云关出发》)

苍穹作纸 无愧初心

——乌当区北衙村“高公馆”的一段往事

■ 冯 飞

高公馆，清代廉吏高廷瑶旧居，位于贵阳市乌当区新光路街道办事处北衙村老房组。高廷瑶，字青书，其早年中举后，在城里“大坝子”购买土地修建庭院。竣工举家迁入，后世称“高家花园”，但其北衙故宅依然保留，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2019年9月27日，北衙高公馆被乌当区人民政府列为“乌当区文物保护单位”，法定名称为“中共贵州省工委北衙活动旧址”。

要说高家，先说说我与贵阳“唐家顶子”的故事。

2017年元月，一部图文并茂的大型历史文化著述《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简称《忠孝成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60万字篇幅，精装本上、下册，我是该书的主编、主撰。

清代名宦唐树义，字子方，遵义“长奶夫人”后裔，贵阳“成山唐氏”代表人物。道、咸年间，唐树义在楚、甘、陕诸省为官，历任知府、道员、布政使、按察使，曾署理湖北巡抚，其婿即清末中兴名臣张之洞。2013年，贵州建省六百年之际，我以“成山唐氏”为课题，对地方文化进行梳理。次年春，在乌当区水田坝蔡家寨后山，一块记载唐树义惨烈死事的碑阴残片被我找到。碑文由唐炯（字鄂生）撰，郑珍（字子尹）书丹。前者乃唐树义子，后者系唐树义表侄，皆清末著名人物。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贵州著名学者、藏书家凌惕安先生汇集郑子尹先生书画佳作，编纂《柴翁书画集锦》一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收录此碑完

整拓片，从而为鉴定碑阴残片提供了重要依据。

唐树义碑阴残片现世，隐遁百年的成山唐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学界前辈为之欣慰。市、区人民政府先后将“成山草堂”（唐树义旧居）、“成山唐氏祖墓群”及唐炯办团的“朝阳寺”遗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解密成山文化现象的《忠孝成山》一书，由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学界更是好评如潮。一则有黔、滇两地著名学者顾久、杨德昌二老为该书拨冗作序，增色不少，再则是因为人们对“唐家的顶子”关注已久。

2017年3月21日下午，中共乌当区委、区人民政府会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联合举行《忠孝成山》一书的首发式。群贤毕至、盛况空前，国内数十位著名学者及商务印书馆文津公司总编辑丁波博士、责任编辑郭玉春博士等莅临。同年5月，《博览群书》杂志和商务印书馆“文津读书会”公众号，同时发表了学者杨德昌先生的书评《忠孝是一座怎样的“山”》。2019年，《忠孝成山》一书获贵州省人民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

《忠孝成山》出版后不久，一位好友曾问我：“还能写出与之比肩的作品吗？”我思忖许久，只能用一字作答：“难。”

2018年初夏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姓高，“我的父亲是高铭琦，我叫高昌笃。”初闻此言不由泪落，心头往事蹁跹！

高铭琦，我叫他九爷爷，去世已

快十年了。

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的高铭琦老人，高氏“铭”字辈中行九，生前与我是忘年交。其孙辈高言义曾任新添寨镇副镇长，热心家族文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经言义介绍与高铭琦老人相识，随言义喊他“九爷爷”。这位老人年轻时代追随共产党，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得到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的高度评价。1991年7月1日，中共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中共贵阳市委在高家花园旧址召开纪念会，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秦天真致词——

“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和忽视，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三十年代，得到高可亭（高昌适）乡绅的默许和支持，高家还有七位有识之士，投身革命，如高昌谋、高旭、高言志、高言诗、高言书、高言善、高铭琦等……高家花园现在已经部分修复，以示纪念，并正式移交市委，作为一历史见证，载入史册。”

秦天真前辈点到的那些名字，“九爷爷”高铭琦是其中之一。

2008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的电话突然响起，旋即，年届九旬的高铭琦老人出现在我家。据他说，他是早锻炼时趁儿女不备，自己打出租车“跑”出来的。老人将祖上高廷瑶遗著《宦游纪略》及其主编之《渤海堂高氏族谱》等赠送于我，托付再三：“希望你抽点时间，对高氏家族文化予以关注，但愿你再写一部《大清血地》那样的作品。”

九爷爷在我家吃了一碗面条，又乘上我找的出租车，匆匆离开了。

老人为何如此信任我？至今我未弄明白。遗憾的是，那时我虽年轻却身患重疾，不得不四出求医、无暇它顾。两年后，言义告知九爷爷病故，我对高氏文化的研究既无头绪，更无进展，为此我心里十分愧疚。不久，言义也因心血管病突然辞世，我心里愈感悲怆。

我和九爷爷的交往，似乎就此完结，连个佐证都没有，但我于心不甘，以至接到高昌笃先生的电话时，我百感交集突然泪落。交谈中得知，其父生前多次给他说起过我，我心头稍得宽慰——昌笃叔叔虽与我素未谋面，却是我和九爷爷之间不可多得的“证人”。

谈到贵阳高家，避不开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高家的谷子”，它和“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在贵阳妇孺皆知。

高廷瑶两次出任广州知府，其为官耿介刚直，二十余年间，先后纠正冤假错案上千件，是中国法制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清代实行“养廉银”制度，官员收入颇丰。高廷瑶不仅广置田产，且富而不奢热心公益。晚年告老还乡，曾在北衙兴办义学，劝勉穷家子弟读书，教师束脩则由高府承担。后人受高廷瑶家风影响，历代推崇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并以造福桑梓为荣。

昌笃叔叔和我通话不久，我们首次见面。“听说目前，北衙路一带旧城改造，高公馆的情况你知道吗？我们希望它不要被拆。”显然，这是昌笃叔叔的来意。一个家族中，也只有真正的孝

子贤孙，才会对此类问题如此上心。

北衙高公馆我并不陌生，记得有一年，九爷爷曾将我带至高公馆，介绍这里发生过的一段往事：“1935年秋天，贵阳发生的‘七一九’事件，导致省工委遭受重大打击，党的领导人林青遇难。幸好我们有北衙这高公馆，当年秦天真、徐健生他们，在这里化险为夷。”九爷爷指着破旧的厢房说，“秦天真他们，当时就在这里躲藏，唐植民负责传递情报，为秦天真他们送水送饭。”老人最后强调了一句：“这一切，都是高言志安排的。”

近年来，随着旧城改造的不断深入，在各种利益的博弈权衡中，高公馆的存与废，突然成了一个话题，也似乎成了一个难题。如何对待高公馆这样的建筑，其实关系到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红色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要想客观公正地评价高公馆的历史价值，则必须追根溯源。至少要知晓血雨腥风年代，省工委所经历的那段苦难历程！

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是红军长征期间，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一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工委书记林青，工委委员秦天真、邓止戈、刘雪苇。省工委的秘密机关，设在贵阳文笔街高家花园——这是高廷瑶建在城里的住宅。

1935年元月，“遵义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转战黔、川、滇等地，巧妙与敌人周旋。同年2月，党中央派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前往莫斯科，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潘汉年首先来到贵阳，同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取得联系，在听取秦天真的工作汇报

后，潘汉年下达了两项任务：一是派人护送他到上海；二是要求省工委设法获取国民党军用地图、密电码及地空识别标志图。在黔军少将、地下党员黄大陆及邓止戈、缪正元的密切配合下，省工委圆满完成了潘汉年交办的特殊任务。军用地图、密电码、地空识别标志图等重要情报，通过特殊途径顺利送达党中央，协助红军四渡赤水突出重围。蒋介石在乌江以北剿灭红军的希望成了泡影，气急败坏。

“……朱毛残匪不能在龙里与盘江歼灭，失却良机，是无线电不慎被其泄漏之故，以后应特别慎重这。”（《蒋中正日记》1935·4·30）

从蒋介石1935年4月30日的日记来分析，他对潘汉年及贵州地下党秦天真、黄大陆等人的作为已经有所察觉。——“是无线电不慎被其泄漏之故，以后应特别慎重这。”蒋介石在日记中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留存了鲜活的历史细节，佐证了贵州地下党为完成重要使命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亦佐证了贵阳“高家谷子”这个文化世家，对推动历史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命令贵州中统特务全力搜捕地下党。

1935年7月19日，特务从贵阳师范学校和万宝街、大公巷等三处展开突袭，省工委书记林青、工委委员刘雪苇等十九人被捕。8月20日，刘雪苇在地下党员、狱警董亮清的帮助下成功越狱，9月11日，工委书记林青遇难。

刚成立半年的省工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紧急关头，北衙高氏家

族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在高言志巧妙安排下，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刘雪苇及地下党员徐健生、董亮清等，秘密转移至北衙“高公馆”隐蔽，他们在此逃脱了特务的搜捕。后来根据省工委“八月会议”的决议，秦天真、刘雪苇、徐健生三人辗转去了延安；而帮助刘雪苇越狱的董亮清，则回了山东老家……

一桩血雨腥风的“七·一九”事件，展示了乌当这片土地固有的特质：淳朴而不失倔强，睿智而坚守忠贞！毫无疑问，高公馆的历史贡献不该忽略。但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质和纪律所限，这段历史一直未纳入学术研究范畴。除零星记载于党史资料和个人回忆录中的只言片语，其他基本不为外人所知。

北衙高公馆这桩往事的当事人，除了秦天真、徐健生、刘雪苇、董亮清和高言志以外，还有一位叫唐植民。

唐植民，苗族，1911年生于北衙，其父乃高家佃户。童年时代，唐植民与同伴高言志无话不说。后在高氏家族资助下读书求学。1935年秋，中共地下党遭敌特破坏，省工委书记林青被捕遇难。危急关头，高言志、唐植民把地下党领导人秦天真等转移到高公馆保护。唐植民晚年撰写回忆录《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叙述自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详细经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关于秦天真他们在北衙遇险的经历，我曾把九爷爷讲述的内容，与唐植民老人的回忆录《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进行对照。唐植民是这样叙述的：“我按照高言志同志的布置，把他

们安顿下来，并帮助他们安全转移。”

——唐植民的回忆录，与九爷爷的讲述完全吻合。

文物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是“文化自信”的依据和凭证。北衙高公馆这所破旧的房屋，其价值何在？算得上文物吗？近年来，我购买大量历史文献反复研读。此外还利用节假日，自费到云南、四川、重庆、安徽、广东等地考察。在一系列党史、军史文献中，我慢慢找到了答案和佐证依据。

位于乌当北衙村的高公馆，它伴随贵阳农耕文化的发展而诞生，见证了“高家谷子”的兴衰演变。同时，也由于高言志的特殊身份，从而增加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2019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之际，隐蔽战线一批无名英雄的身份终于解密。为撰写高言志传略，国家有关部门抽调专人设立编辑组，从北京专程来贵州寻找高氏家族后人，并到党史研究机构进行采访，搜集高言志的家族信息和相关素材。

高言志是民国年间，高氏家族“言字辈”的大少爷；更是隐蔽战线智勇双全的幕后英雄，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高氏十余位家族成员大义凛然、出生入死，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然而他们的事迹却不为外人所知。如今，“高家谷子”最早、最直观的历史文化遗迹——乌当区北衙村“高公馆”，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由此引发几多感慨和联想。这时，高言志辞世已三十五年！

2018年元月——2019年6月，在乌当区文联安排下，乌当区作家协会以北衙村高氏家族文化为课题，编撰大型历史文化著述《时光的拓片——走近贵州高氏家族》一书。其间，我执言奔走于市、区相关部门，请求对北衙村“中共贵州省工委活动旧址”实施保护。在中共乌当区委、区人民政府主导下，各级党史研究机构和文物、考古等部门先后介入，围绕高公馆的人文历史开展了大量有效的研究、论证工作。区委为此先后两次下达红头文件，对高公馆的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9年7月2日，我受中共乌当区委党史研究室邀请，参加“北衙寨高家大屋论证会”。与会者中，既有我素来仰慕之熊宗仁、范同寿等学界大腕，也有来自省、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最终，我的呼吁得到了学界前辈及相关部门的一致认可。同年9月27日，此事尘埃落定，高公馆被乌当区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式挂牌。

2021年3月1日，国内一支文物修缮的专业工程队正式进入高公馆，占地4千余平米的省工委旧址，再次引起世人关注。临街高大的牌楼上，一行蓝底白字格外抢眼——

“中共贵州省工委北衙活动旧址修缮项目”！

在那牌楼下，我静静仰视苍穹，感触良多倍感欣慰。身旁，高公馆数千平米的鸿篇巨制，是我眼中最美的佳作！面对这片土地和过往的腥风血雨，我努力过了，我没有愧对初心。

藏拙于巧 弄巧成“拙”

■ 朱登麟

中国现代小说学自欧美，脱胎于古代神话、笔记、话本、戏曲，受话本影响尤其突出。话本是“说”的艺术，受众多为市井草民，他们喜欢趣味横生、黑白分明，喜欢无巧不成书的文本结构。讨“巧”是传统小说创作必须的技能包。但现代小说写现实，写生活，写人性，故事太巧容易虚假，结构太巧容易流俗，语言太巧容易油滑。能弄“巧”成“拙”者，一般是大师手笔、传世佳作。

赵树理就是这样的大师，《小二黑结婚》就是这样的佳作。

“巧”在篇章结构。儿时在老家看花灯，重要的人物出场，都会有一段道白，叫“说根生”。如：唐二本姓唐，家住养龙场，男的会烧火，女的会熬糖。又如：土地公，土地公，一口胡子白蓬蓬；土地佬，土地佬，周身都遭虫锈了。后来看戏剧，每个人物出场，也有这个桥段。作为一部写给民众看的，自然得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结构文本，太过“脱俗”反不易吸引受众。因此，小说一开始，先让人物出场，每个人物出场，都“自带”背景，了了几笔白描，将人物个性一一展示。从二诸葛、三仙姑、金旺兄弟，一直介绍到小芹、小二黑，9500多字的小说，用了3300多字让人物登场，占了文本的三分之一强。待所有人物粉墨登场完毕，矛盾冲突就跟着带到了舞台

上，好戏就开演了。所以，可以这样理解：赵树理先生是借鉴了民间戏剧的手法来结构这篇小说的，他先描绘一幅幅人物脸谱，画出一张人物关系图，然后用金旺调戏小芹不成这出戏入手，为后面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这样结构一个短篇，即便现在来读，也不会有违和感。

“巧”在人物安排。小说在小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金旺、兴旺六个重要角色之外，还塑造了小芹她爹、小二黑他娘、金旺爹、金旺媳妇、兴旺媳妇、村长、大黑、区长、交通员、旅长等有名有姓有戏份的次要角色十个，还有民兵、围观者等一众群众演员，每个人物着墨有深浅这分，却各有个性。比如两个“神仙”，一个跳神一个算卦，看似都是封建迷信受害者，性格却明显不同。二诸葛是深陷迷局自我欺骗，三仙姑却是装神弄鬼欺骗他人；二诸葛胆小怕事，“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就感觉大祸临头，三仙姑则人模狗样，区上来人传她都不忘搽脂抹粉装逼，“好像很得意”。特别是她因小二黑跟女儿小芹相爱而吃干醋一段，简直将这个人物写到了极致。再如，金旺他爹在文中其实只出现过两次，第二次亮相就给他定义为“刘家蛟的一只虎”。他的出现其实只为引出金旺、兴旺这两只“虎仔”。这两人臭味相投，胆大妄为，欺男霸女，鱼肉乡邻，但却是一唱一随，主次分明。有了迷信的爹、贪财的娘和两个强人，小二

黑和小芹这对“男女一号”反而成了这四个人表演的背景板。在一个不到万字的短篇里，将这么多人物安排得一个都不多余，实属不易。

“巧”在语言风格。小说语言简洁、干净、通俗、质朴，看似老妪能解，实则巧妙深刻。比如写三仙姑，说她嫌于福“只会在地里受死”，不惜擦脂抹粉、装神弄鬼吸引年青人上门“嘻嘻哈哈”，跟着她“转来转去”。晃眼看觉得这个人有点“疯癫”，仔细读才发觉暗示着她已是包办婚姻的受害人，只是自己不仅不觉悟，还变本加厉阻挠女儿自由恋爱。文中使用的方言、民谚也非常生动。比如：又做巫婆又做鬼；驴粪蛋上下上了霜；十分哄伙；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等等，准确，精彩，凸显表达效果。

短篇小说短，得“俭省”着写。非“巧”不能以小搏大，非“拙”不能厚重深刻。《小二黑结婚》藏“拙”于“巧”，弄“巧”成“拙”，写作功夫端的了得。

通俗之美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赏析

■ 武明丽

山西农村一对青年男女，平民家庭出身，身心健康，却不能正大光明相爱，不可以结婚。谁阻碍他们？封建迷信思想和固有陋习。有阻挠，有抗争，又逢抗日民主政府提倡婚姻自由。这三个点支撑起《小二黑结婚》的故事架构。

小说出版，轰动全国。几万册发行量，在1943年可谓天文数字。

时隔将近八十年，新生读者看这部小说，就情节而言，也许会觉得男女主角小芹、小二黑落的坑都不该成其为坑，而且这些坑随后又异常顺利被填平，就像《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任它再闹，遇到神仙，秒乖。

然而在落后、愚昧的环境，理所应当的事，就是会遭否定，不应该的事却又变得“理所应当”。比如恋爱不可以自由，婚姻不允许自主。包办婚姻是正常事，父母之意、媒妁之言乃必须。人性在如此环境被压抑，久了变态也不自知，还形成陋习，代代因循。麻木的人无知无觉，痛苦留给了少数清醒者。2019年出品的法国动画短片《盒子》，正是讲群体麻木环境中，个别灵魂的觉知与抗争。撇开《盒子》与《小二黑结婚》时间、空间、事件差异，二者反映的问题本质相同。由本质看《小二黑结婚》，它不过时。但作为小说，为情节设置的障碍轻轻松松就被跨越，让人

感觉落空，感到乏味。

并非赵树理没能力制造迂回情节，看他对人性的入木刻画，对人物情绪的精准把控，就会知道他只是有意让情节平面化。何况《小二黑结婚》取材自真实事件，现实中的“小二黑”没等到“神仙”出面，就遭“妖魔鬼怪”打死了，还被说成“自杀”。想要故事立体，小说照搬真实情节都精彩。但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旨在向广大农村群众宣传婚姻自由，他必须使它通俗易懂，并要让人看到美好希望。那时赵树理在中共北方党校工作，“写通俗故事，将旧时代封建迷信群众领进新时代大门”是上级交给他的任务。

目标受众决定作品调性。赵树理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已饱览中外文学作品，并深受国内新文化运动影响。他早期作品有明显“五四”知识分子文风，那时他会写“时光如流水一般在掌缝间滑落”（《白马的故事》）这样的句子。有一次学校放假，他回家给老乡们念鲁迅的《阿Q正传》，给农民讲农民的故事，乡亲却听不入耳，觉得没上党梆子有意思，他才意识到，面向农村群众的作品，文绉绉行不通。赵树理的文风从此往通俗方向发展，后来他还以山西乡土文风开创了“山药蛋”文学派系。

1943年4月，赵树理到山西省左权县下乡，遇到“小二黑”事件，调查清楚来龙去脉，他心如坠石。赵树理是农民出身，了解农村，对农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封建迷信思想是愚昧的始作俑者，他要用手中的笔清除农村群众心

头魔障。《小二黑结婚》完稿于1943年5月，次月，“小二黑”官司结案，被告受到法律惩处，然而村民普遍不认同法院判决。他们觉得打死人不应该，但“小二黑”错在先，打他也情有可原。“小二黑”错在哪儿呢？他们认为错在不听从家长安排的婚事，他搞自由恋爱，还想婚姻自主，这是离经判道、伤风败俗。那时《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已经颁布了一年多。条例明确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对订婚、解除婚约、结婚、离婚、子女问题也都规定得明白。村民们对条例却似乎一无所知。事实证明，仅仅完成小说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它广泛传播。

《小二黑结婚》出版远没想象中顺利，反对声中，有说它不符合抗战时期主旋律，有说它庸俗，还有说它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干部（指小说中金旺、兴旺等一类人物）写成了恶霸，说即使是真实存在也不能写，写了就是暴露解放区阴黑面，是抹黑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一部已被作者平面化处理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反对者看来，依然丰富立体得刺目。幸得有关领导鼎力支持，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终于出版，彭德怀为小说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了解了《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背景，看赵树理对该小说结构的安排就更加清晰。

小说用两位“神仙”——二诸葛与三仙姑——开头，以他们的忌讳说

明封建迷信思想不可靠。“不宜栽种”与“米烂了”是村里众所周知两人装神弄鬼的马脚。二诸葛每每卜卦，屡屡翻车，他连自家播种大事都算不准，难怪臊得怕人提。三仙姑呢，神上身了，还有心思挂记锅里泡着米。

直指事件根源——封建迷信思想——后，小说以分段式结构让主要人物、主要情节逐一登场，小标题取得质朴可爱，非常口语化，例如：“看看仙姑”、“怎么到底”。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结尾再次动用两位“神仙”。拿他们新露的马脚嘲笑他们，并根据新马脚分别给他们取新外号：“前世姻缘”、“命相不对”。这是对封建迷信不可信的再次强调，也是对小说婚姻自由主题的呼应，可谓一炮双响。

小说情节发展路线确实够大众：起因、矛盾、解决矛盾、欢喜大结局。

作为面向边区农村的通俗文学作品，下笔必须藏锋，让它以朴素面目呈现，质朴且具骨力和韵味，这考验作者才华与功力。《小二黑结婚》在人物刻画、节奏把握、语言风格上都精彩。

先说人物刻画。

赵树理对三仙姑这个角色着墨最多，她是人性被压抑至变态的典型农村女性人物代表。是封建迷信思想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三仙姑十五岁就嫁给了于福，于福是个“不多话，只会在田地死受”的老实庄稼汉。这个村里最俊俏的女人，年纪轻轻过起孤寂日子，她是不甘心的，不自觉招蜂引蝶。挨于福他爹骂

后，那些蜂蝶跑了，她好一番哭闹，随后装神弄鬼扮仙姑，未曾想这竟给她创造了和狂蜂浪蝶重又见面的机会。于是她每天将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在神坛上与前来观瞻她的青年们意淫，如此混过三十多年女人的大好光阴，曾经相好的青年们再没精力去陪她坐神坛，她又把心思放在年轻后生身上，拿女儿小芹做诱饵，她知道后生们来是为看她女儿，但她可以借此看后生。她不同意小芹和小二黑结婚，因为她怕女儿阻碍她亲近小二黑。于是她着急给女儿找婆家。女儿不同意她为她寻的亲，她便诅咒女儿，说“这是前世姻缘，不顺天意活不成”，还嗦使丈夫打女儿。

知道小芹与小二黑被金旺他们抓到区里，她跑二诸葛家闹只是为了显威风，也为遮人耳目，“其实让小芹吃一吃亏她很高兴”。区长传她去问话，她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讲这话倒不是因为觉得女儿伤风败俗，而是她欢喜有人替她教训“情敌”。然后她把自己精心打扮，“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好久没有人前炫美了，进区受问是个机会。

进区后发现她的“美”无人欣赏，反招嘲弄，“情敌”也没遭教训，还如愿以偿。她心灰意冷了，洗净铅华，换上一身老母亲的皮。仍是不甘心的，她只是不得不败给命运和岁月。

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一个画皮一样的变态女人，可怜、可恨、可笑又可叹。

其余人物刻画再没像三仙姑这般浓墨重彩。在全篇人物刻画整体效果看，笔墨疏密浓淡干湿皆安排有度。

再看于福这个角色。

作为三仙姑丈夫，他是用来衬托三仙姑的。三仙姑闹，于福静。三仙姑艳色，于福淡彩。于福的笔墨没三仙姑多，但够生动。

写于福，起笔一句“他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就给这个人物定了基调。老婆招蜂引蝶弄到他爹都看不过，大骂，作者却只字不提于福的反应。只写三仙姑大哭大闹，他和他爹拿她没办法。虽不着什么笔墨，但一个老实、隐忍的形象出来了。于福是疼爱女儿的，可他怕三仙姑，于是他对女儿的爱都压抑在三仙姑的霸道中。三仙姑借神的口吻唆使他打小芹，于福不愿意，他的反抗方式就是下跪求情。“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教他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这句话写得太生动干净了。小芹遭抓走，于福是着急的，赵树理这样写“于福虽比她（三仙姑）着急，可是自己既没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饭，饭快成的时候，三仙姑慢慢起来梳妆，于福问道：‘不去打听打听小芹？’她说：‘打听她做甚啦？她的本领多大啦？’于福也再没有敢说什么，把饭菜做成了放在炉边等，直等到她梳妆罢了才开饭。”又耐着性子等三仙姑精心打扮，直到三仙姑“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于福的着急、无奈都在沉默中。在“怎么到底”那一节，在群众大会上，“村

长让村民揭发兴旺金旺两兄弟恶行，好一会儿没人敢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还悄悄劝大家说：‘忍事者安然。’这些人是被欺压又害怕反抗的群体，作者拿于福做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方便刻画，因为她是三仙姑的身边人，只消三仙姑带动，于福的性格特点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就像同一个纸面上，黑与白的关系。

《小二黑结婚》的语言生动，既合山西农村语言习惯，贴人物性格，又富于节奏美、趣味性。读来有滋有味。例如：

首饰擦得更明，宫粉搽得更匀。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

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

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你一宗他一宗，从晌午说到太阳落。

一连说了四五款，才说道：“我歇歇再说，先让别人也说几款！”

赵树理在建国后又写了部以农村婚姻自由为题材的作品，即他的中篇小说《登记》。这是他在《说说唱唱》杂志当编辑时，一时没稿子用，应急写的，一出来，又成经典，里面写小飞妖挨打后的哭，绝了！《小二黑结婚》和《登记》是姊妹篇，一起读更有滋味。这两部作品，从艺术角度来说，也都经得住时间与推敲。

重读《小二黑结婚》 想到的

■ 李玉真

《小二黑结婚》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赵树理先生的成名作，反映的是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男青年小二黑和女青年小芹对自由婚姻的艰难追求。他们一方面遭到老一辈封建迷信等思想的阻挠，另一方面又遭到村里恶势力的干扰。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最终突破重重阻力，在区长的直接干预下，按照当时新实行的婚姻法喜结良缘。

多年后重读，我们依然能感知这篇小说的特色，最基本的至少有如下两点：

其一，基调明快，主题鲜明，通俗易懂。在小说中，各色人等的对与错，是与非，正与邪，进步与落后，一目了然。这一点，也许会为当下的某些文学理念或文艺思潮所诟病：太浅薄。然而，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大环境，不难发现，这篇小说的服务对象，欣赏者，是根据地的广大干部和军民，太晦涩、太抽象势必会影响传播，背离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

其二，源自生活，高于生活，引导生活。源

自生活是说小说中的部分主要角色有生活原型，高于生活则是指小说的结局不像生活原型的遭遇那样悲惨，引导生活则是指小说的主题带有明确的导向作用。不必展开，从小说中邪不胜正、进步最终战胜落后就足以说明问题。小二黑最终“战胜了”他的父亲二诸葛，小琴最终“战胜”了她的母亲三仙姑，作恶的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惩处。需要明确的是，小二黑、小芹他们的胜利，是革命政权提供了有力保障的缘故，而不是他们孤军奋战的结果。据了解，当时根据地刚出台了一部《妨碍婚姻治罪法》，小说的明快，其实也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此外，这篇小说还为革命根据地的移风易俗起到了催化作用，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歌剧版和电影版的《小二黑结婚》先后出现，充分印证了它的生命力。

时间过了差不多八十年，《小二黑结婚》在跨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建国以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农村地区包办婚姻渐退式离场，但年轻人婚姻的自主性相当有限，主要体现在家长不放心子女未来的婚姻生活，不肯完全放手。这是一个长期的拉锯式的过程，跨世纪之后年轻人的婚姻自主程度高得多。

本世纪之初的二十年间，婚恋观则显得有些过头，首先表现为索要巨额彩礼，而且大多是年轻人与父母达成默契；其次未婚同居现象增多，在一些高学历者之间更其突出；第三是家庭责任意识不高，轻视对子女的教育抚养，离婚被当成儿戏。

对法律的恪守，对公序良俗的遵循，对金钱的淡化，可能都是我们今天重读《小二黑结婚》之后，没法不思考的。

区长是一位称职的“公务员”

■ 高毕勇

众所周知，边区政府对于干部的考核，有着明确的制度、灵活的方式、严格的标准以及完善的奖惩措施。这种规范的程序，能够充分调动广大干部投身于伟大的事业，认真行职履责。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笔下着墨不多，但却十分重要的区长，颇具代表性。

神仙之一的二诸葛，一个被封建迷信观念扭曲的典型人物，他到了区上，看见儿子小二黑跟恋人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指着小二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被村霸流氓金旺、兴旺兄弟捆绑）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女不过十五岁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

“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

这一问一答之间，区长的话斩钉截铁，一言九鼎，是政策理论水平的充分体现，是工作经验成竹于胸的彰显。从背景资料得知，区长身份无疑就是作家赵树理本人——一名解放区干部。为了工作，赵树理长期住在老百姓家里。在宣传主张自由恋爱的“新婚姻法”时，有一位房东大娘认为，自由恋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还讲了一桩悲惨消极的故事。而赵树理明白，农民们的处境与地位虽然已经不同于过去任何历史时代，但封建意识的影响仍然存在，精神上还被陈旧的思想所束缚；要使农民们真正获得思想上的解放，需要一个持久，漫长的过程。《小二黑结婚》在写出了农民的消极一面的同时，也写出了占主导地位的光明一面：那就是立足于对新民主社会的理想渴求，将小二黑们的爱情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内涵。

于此，区长这个人物，他与广大百姓紧密相连，勤于为民解忧办实事；把人民的满意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勇于担当，以有所作为的务实姿态，在为民服务的岗位上，树起了标杆，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倘若是在当下，区长不愧是新时代干部队伍中的先进典型，既是一个好干部，还可以当选为最美公务员。

冰淇淋皇帝

■ 李宏伟

走廊两侧，卫兵每隔十来步，成对站立。他们铠甲明亮，兵器森森，但表情都有点呆滞，见大臣和读书人走过，也大都只是注目以礼。偶尔有那么两三个，目光从搜寻到倾注再到跟随，始终落在二人身上，似乎保持着应有的警惕与恭敬，可每当读书人意识到这一点，以目光相迎时，对方毫无躲闪避让的直勾勾盯视，又让他分明体会到那目光中的机械与浑浊。

读书人没有心思深究卫兵们何以如此，他强迫自己把目光落在前面三步开外的大臣那肥硕的脖子上。那脖子肥得快要消失在脑袋与背部之间了，此刻上面正有一层汗水向下蠕动——只要再蠕动一错眼的距离，就会落在大臣那分辨不出本来颜色的衣领上。大臣身着一件宽大的袍服，没有风从任何方向吹来，但他仅凭自己颤颤巍巍的步子，就让袍服吴带当风地摆动着。读书人必须让自己的全部精力只耗费在目光上，只耗费在拔起、落下、拔起、落下、拔起的双脚上。见到皇帝之前，读书人不能停下来。他更不能让自己在即将见到皇帝的时候，随随便便在什么地方，不管是走廊的一角还是门前两步远，一停下来就再也无法动弹。

大臣笨拙的身躯终于拐了第三个弯，透过那汗水总算蠕动得没了踪影的脖子，读书人看见了那传说中金碧辉煌的宫殿大门。大门比传说中还要高大、宽厚，只要稍稍抬头，它就占据了正面视野的绝大部分，任何人只要远远地看上一眼，就必然对大门后面

的宫殿心生敬畏乃至恐惧。不，任何人盯着大门看上一会儿之后，都将忘掉大门只是门，只是过渡，忘掉它终究会像任何门一样打开，他的目光、心思都将只落在门上，以它为目的。而门前那一排身着银甲的卫兵，如同闪烁的星群，越发衬托出门的当仁不让。

大臣没有这么多的心思，他步履老迈却毫无停顿，一步一步稳妥地领着读书人走上前去。大臣挥了挥手，门前的卫兵微微鞠躬，转身伸出双手，抵住大门使劲往里推。只见大门上不断掉落微尘一样的东西，不发出任何声响地从中间向里分作两扇缓缓开出一道缝来。那道缝开到可以容一个人侧身而过时，卫兵们停了下来，读书人从他们望向大臣的目光中读出了乞求。大臣没有作声，他先是回身冲读书人招了招手，指了指门中的那条缝，然后上前微蹲，伸出双手抵住右扇的大门。卫兵们自然明白大臣的意思，他们继续往前推，从他们的粗重的呼吸，从他们即使被铠甲遮掩也完全能感受到紧绷的躯体，读书人体会到了他们的以命相搏。正面走进大门时，读书人一瞬间体会到了大臣那番举动包含的意味——同时照顾皇帝与读书人尊严的意味。

进了门，读书人在原地站了站。门在他身后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关上了，他仿佛听到有东西被压碎、掉落的声音。读书人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他抬头打量面前这空旷、幽暗的空间，在他的左前方，那里还有一星如豆的灯光。而随着门关上，他明显感到所在的空间，也就是通常传说中的宫殿比外面冷了不少，因而整个人也精神起来，头脑与举止都恢复了平常的灵活。

“读书人，过来。到我这里来。”皇帝的声音并无刻意为之的威严，反而在冷淡中夹着一点疲倦。

读书人向着那团光走去。空旷与幽暗拉远了他和皇帝的距离，那微弱的灯光似乎也随着他的迈进而护持着皇帝向后退去，因此走起来有点没完没了，但整个空间的凉爽还是支撑着他切实有效地不断缩短和皇帝的距离。终于，他走到可以将那灯光从含糊的一团看清层次的地步，然后他看清了皇帝的轮廓，然后他到了距离皇帝几步远的地方。皇帝比他想的要胖得多，估计也比他想的要矮得多，但首先，尽管胡须、头发都已花白，皇帝看起来却仍旧比读书人想象过的、见识过的任何人都要干净，健康。

皇帝坐在桌子后面的扶手椅里，双手搁在桌面上，安稳如山，他先是把目光投到读书人身上，然后又越过去，落在读书人身后的空间里。皇帝没有说话，他收回目光又稍稍偏移，读书人明白了他的意思，走上前，端过桌面上距离自己较近的那个玻璃杯，一饮而尽。一股凉意伴着这杯冰水从咽喉直抵胃与腹部，再迅速扩散到四肢，并由四肢聚回头顶，让他头皮一阵发麻，不由自主地嘎嘣嘎嘣将嘴里那块冰嚼得粉碎。

读书人长吁了一口气，犹如新生一般。他说：“陛下，家师派我前来……”

“哦——”皇帝打断了读书人，他伸手握住面前那杯玻璃水，却没有喝，“尊师孙先生他好吗？”

“蒙您的庇佑，家师一切安好。家师派我前来……”

“读书人，”皇帝再次打断他，“读书人，你这一趟想必很辛苦。孙先生的话不妨稍后转达，给我讲讲一

路前来的见闻吧。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走出皇宫，甚至没有走出这座宫殿了。我知道我的国家、我的臣民，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并不知道太多的细节。你给我讲讲——嗯，就从你出发那天讲起。”

“好的，陛下。遵照家师的吩咐，我下山的时候，先去后厨找师娘领了十来天路程需要的干粮，然后去马厩牵出了家师最爱的那匹枣红马——我原来打算就骑我平常那匹黑鬃马的，家师不同意，他说黑鬃马已经太老了，经不起这一路的颠簸，就让枣红马跟着我吧。家师他老人家还说，从此以后，枣红马就归我了——我没有去讲经堂和师兄们道别，这也是家师的吩咐，他老人家说，不是生离死别，不必搞得那么伤感。牵着枣红马，出了书院大门，我才翻身上马，就着月色下了南山。是的，这一路上昼伏夜行也是家师的嘱咐。他说觐见陛下，原本应该星夜兼程，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小心为上。他还说，陛下一定能够体谅他的苦心。”

“是啊，非常时期。现在整个京城，整个皇宫，除了生活起居、安全护卫，其余的事情也都一律安排在夜间进行了。孙先生的安排，自然有他的道理。你接着说。”

“是。下了山，我原来打算不走官道，而是穿过黑松林，走荒原上那条近道，路途虽然坎坷一些，但如果顺利，毕竟能够节省两三天的时间。于是我就一带马缰，走了左边那条道，没多久就进了黑松林。但也许是因为夜晚的缘故，我觉得黑松林就像愤怒的大海，随时准备撕碎出现在里面的一切。松树用它们的躯干、树冠遮挡了月光，不露出一点点道路的痕迹，夜风也一层一层连番在树间枝间

卷过，松针一阵阵扑簌簌地往下掉落，似乎随时都能把我和枣红马埋掉。这还不算，更可怕的是，黑松林里不断拧紧、放松，再拧紧再放松的声音。那声音没法完全分清究竟包括什么，但肯定有风和风掀动树的声音，有鸟被惊醒的声音，有松鼠上下爬动的声音，这些是能理解的。不能理解的是，似乎还有一头巨大的怪兽，受了伤，鲜血淋漓、双眼通红，把黑松林当成一个笼子，使出浑身的力气，往里拱往里挤，它每进一步，都喘着沉闷的粗气，想要歇一歇。它每歇一次，这个笼子就把它挤进来的身体往外推。如此往复。枣红马很快就被吓傻了，走了一会儿，它就停在那里，支棱着双耳，疑惧不已，再也不肯前进半步。我只好调转马头，回到官道上。”

“你是孙先生的关门弟子吧？也是第一次下山？”皇帝问。他停了停又问，“孙先生的弟子里面，是不是只有你从来没有下过山？”

“陛下，您怎么知道的？”读书人惊诧地看了皇帝一眼，他忽然觉得宫殿里比之前热了些，因而有点头晕，连忙几次深呼吸，强摄心神，稍稍冷静下来。

“应该是这样。嗯，你继续说，回到官道上。”

“是。我调转马头，回到官道上。时辰已经不早，东方微微发白。好在官道平坦、畅通，跑起来就有风从两边往后卷，我们一人一马都很兴奋，偶尔我还勒住缰绳，枣红马一个急停，全身半立，前蹄奋扬，一阵长长的嘶鸣，传得老远。因此，天光大亮之前，我们就过了第一个驿站，赶到了一个市集。市集上有一家客栈，我们正好住下，我胡乱吃些了些东

西，吩咐伙计照管好马，多给它备些清冽的泉水和草料，便进了房间歇息。”

“等等。你说市集，现在还有市集吗？什么样子？还热闹吗？”

“有。我们到的时候，市集大体已经散去，只见到零星的卖蔬菜水果、生鲜冷食的摊贩还在收拾，地上散落着菜叶瓜皮、鱼鳞鸡毛等杂碎，固定的店铺已经上了木板，准备歇息了。”读书人看皇帝脸上有失望浮现，连忙安慰道，“自然，市集散去时都是这个样子。等到晚上我们出门时，又是另一番模样。人头攒动，喧闹无比。各色买卖挤满了两条街道，牵儿带女、呼朋引伴前来游逛的人不少，还有人从老远的地方背来新摘的果子，赶来肥壮的猪羊。那些店铺也拆下门板，继续绸缎、鞋帽、铁匠等生意。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市集，但那番热闹，市集上那些人脸上的欢笑，却过节一般。需要不断吆喝，不断推挡面前的人流，才能穿过市集重新回到官道上。”

“官道上冷清吗？”

“不算。总能听到马蹄声，也不时有马或马车迎面而来，或者从身后赶上。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市集的客栈里，我去马厩牵枣红马时，看到那里还拴着七八匹马，那些马个个精神抖擞，马厩里还有新鲜的散发出热气的马粪。到了官道上，也能在月光下看见道边的马粪，有的同样散发着热气，可见马刚刚跑过。虽然是在晚上，但还是感觉到了勃勃的生机。”

读书人停了下来，他看着两行泪水顺着皇帝的脸颊流到桌面上。皇帝似乎没有察觉，因而也没有拭去泪水，他反而耸动鼻翼，深深地吸了两口气，不知道是不是在想象中闻到了

马粪的气味。

“哦——”皇帝回过神来，他并没有因为失态而窘迫，他只是拿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请继续讲下去。通常而言，从南山到京城，走官道十二天就能到，但听说你走了十五天，因为什么耽误了？”

“是的，陛下。虽然开始一直走官道，虽然时间并不算久，路途并不算长，但是一路的景致、风土、人情却不断更迭变化。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我经过了普通的市集，也经过渔场、盐场，经过麦子堆积如山的磨坊、舟楫穿梭的码头，还经过只有一家客栈、朔风劲吹的荒漠。当我在那座仅次于京城的城市醒来时，几乎被它通天彻地的灯火欺骗，以为自己稀里糊涂地从一个白日睡到了另一个白日，亏得伙计把我拽出店门，让我看地上凌乱的影子，我才知道确实是夜里。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在黑虎村。那夜的风特别清凉，我和枣红马都毫不疲惫，将家师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借着晨光继续赶路。等到太阳出来，显现它的杀伤力时，我们已经没有市集、客栈可去，只好去了离官道最近的一个村子，就是黑虎村。据说村里常有黑色老虎出没，危害人畜的性命，村里其他人都搬走了，只剩下兄弟三个的一大家子，看起来像是猎户。那家人见到我，说如果不嫌弃马厩旁的草堆脏乱，尽管住下。奇怪的是，当我拴好马，讨了口饭吃，要去马厩旁的草堆上睡觉时，发现那家人并无歇息的打算。那兄弟三个，加上他们的媳妇、儿女，十来口人，全部围坐在一张圆桌旁，人人一口碗，碗里倒满酒。无拘无束，无所畏惧地往嘴里灌酒。”

“他们这么喝酒，没事吗？”皇

帝大吃一惊。

“怎么会没事?!我亲眼看到那个大哥喝到第二碗的时候,胸前忽然敞开了一个碗底大小的洞来,酒水汨汨流淌。一个小姑娘,喝着喝着,站起来,一下垮在地上,慢慢地连形状都模糊了。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些,大哥继续喝,小姑娘的妈妈端起酒来从她已经模糊的头上浇下去。他们唱着歌,喝着酒,没有人再理我,也没有人招呼我过去喝上一碗。刚开始我感到惊骇,然后热血涌起,要不是想到还要来见陛下,呈上家师的问话,我也想上前就那样喝起来,喝到没了形状,没了形状还请人记得给我浇上两碗。但我还惦记着自己的使命,便强行转身离去,躺在草堆上翻来覆去,耳畔响着歌声、酒声,迷迷糊糊又无比清醒。等我终于意识到天暗下来,夜晚再次来临,从草堆上起身,准备和他们道别时,那家人早已经全部醉倒在地,醉成了彼此无法分开无从分辨的一团,那些被他们喝掉的、洒落的、浇下的酒也已经和他们融为了一体。我在旁边站立了一会儿,然后牵出枣红马,翻身上马离去。”

读书人说完,停了下来。厚重的沉默从宫殿里四面八方涌来,堆在他和皇帝之间。沉默中,读书人感到越来越热,仿佛沉默的翅膀扇起了一阵阵风。皇帝这座一直安居在那里的山,也有所松动,向下垮了一垮。

“你还记得他们唱的是什么呢?”

“听得断断续续的,不完整,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读书人酝酿了一下,并没有找到那家人唱歌的调子,就以吟代唱,“从水而生,得我躯体。从水而去,不悲不喜。”

“从水而生,得我躯体。从水

而去,不悲不喜。从水而生,得我躯体。从水而去,不悲不喜。”皇帝喃喃了两遍,“好。好。好好好。接着说吧,你离开他们之后——”

“我离开他们之后,继续上路。一路上,我眼前都是那家人的样子,耳边都是那两句歌声。这样也好,接下来的行程有点恍惚,反而过得迅捷,而且离京城越近,沿途越发迟钝、萎靡,人们不等日出东方,就早早地躲进了屋内。见到的树木房屋,在晨光中也有些糊散,没有什么吸引人的。”

“果然是这样。”皇帝叹了一口气。

“不止是这样,快到京城时,从那条官道通往城郊的长桥已经摇摇欲坠。是枣红马先感到危险的,它止住四蹄,在桥头徘徊不前。我看着星空下暗蓝的桥,觉得它随时可能垮掉,又觉得还能侥幸通过——毕竟,我已经离京城这么近了,绕到别的桥少说也得耽误几天,更何况,长桥如此,又怎么能保证其他桥完好呢?就是这么一犹豫,救了我。从我后面赶上的一个马队,有十来匹的样子,可能是骑马的人赶得急,也可能是马成了群胆子更壮,反正他们毫不迟疑地上了桥。然后,几乎没有耽误地,就听见一阵木折石断的声音,长桥坍塌,所有的石头、木板、桥墩毫无保留地滚入了江中。马队也是人仰马翻,迅速被江水冲走,来不及留下额外的声响。

“桥塌了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我往回退了一些,上了一条差不多和江的走势平行的小道。走了两夜,终于望见前面一片通明的灯火,映照在一片墨黑的大水旁。天快亮的时候,我也走进了那片灯火中。陛下,您知

道那是哪里吗？”

“白湖。”

“没错，白湖。不到季节，看不到连绵无穷如同海浪翻滚的芦花，但白湖还是那样端方，长水如练。夜色里，在湖边嬉戏、在湖里出没的孩子，他们发出的尖叫、笑声还是那样清脆，也许自从有了白湖就没有变过。”感到皇帝的整个人也沉静下来，不久前身体上垮下来的那部分在一点点聚拢，读书人停止了讲述，他恨不得时间就停在这一刻。

“往下说吧。”皇帝静了片刻，说道。

“是。白湖和那些孩子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也仅限于此。当我走进白湖书院时，发现一切都和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也和南山书院不一样。不，当我还没有走进书院，有人前来迎接我，当他问我，‘早茶好喝吗？’‘借住处那些人痊愈没有？’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地方同样受到了您最近那道诏书的影响。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规则，当然，这也没有那么重要，他问出的那些话尽管意思不明，可大体能够猜测。所以我想，不说话也没有问题。果然，又出来了一个人，将我的马牵走，开始那个人则将我带到了白湖书院。书院的讲经堂里聚集着至少二十个人，那一张张憔悴的面孔告诉我，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了。他们焦躁易激动的神情也让我猜测，他们还深陷在某个话题里面，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

读书人正在斟酌词句，想怎么样尽快引入话题，身后却传来一声钝响，一回头，是他不久前进入的那道大门，分不清是右扇还是左扇，反正那里出现了一个窟窿。一阵敲打，门

上的窟窿越来越大，大到足够让一个人钻进来。那个钻进来的人姿势怪异地一步一步挪了过来，大臣那张比起皇帝来说称得上瘦小的脸在灯光里慢慢浮现，他的右手拄着一支外面卫兵使用的长枪，让人很容易就顺着看清楚他的右腿已经齐膝断掉。

“陛下——”大臣不等气息均匀，也顾不上君臣之礼，甫一走近，就颤声喊道，显然有一堆话都挤到了嘴边，但另一阵声音阻止了他。在读书人右侧，遥远的宫殿一侧，一阵没有来由的从轻到重由急到缓的声音啪地拍到了地上。宫墙上出现了另一个窟窿，随着窟窿进来的，是一团刀刃般刺眼的阳光，热气随之蝙蝠群一样扑进来。读书人顿时觉得自己四肢百骸都在往外冒汗，连脑袋里的水分都在向外渗，以至于瞬间就昏昏沉沉，思绪乱成一团。

“陛下，孙先生有没有……”大臣更加惶急，如果有用，他一定早嚎啕大哭起来。

皇帝伸手阻止了大臣，他的目光在门与墙上的两个洞间逡巡，随后他把手边的那杯水往大臣那儿推了推，脸上浮现出由衷的放松的笑容。“读书人，不要着急，没有什么可着急的。接着往下讲，讲白湖书院的那些人，他们在争论什么。”

“是——唉——”就像是受到了皇帝那笑容的鼓舞，读书人也不在意自己的叹息是否会被另外两人听到，“其实也可想而知，讲经堂的案桌上放着一份手抄的诏书，正是您最近发布的那道——‘即日起，国中语言一律按反向偏移使用。偏移度视具体情境，由当事人自行决定，以因应局势变化。’诏书旁边的另一张纸上，写着：热—冷—温（凉）；东—西—西

北（西南）；生—死—忍（受）……一大堆，全是这样的形式，写着一些字，偶尔还有一些词。显然，这是他们按照诏书要求，在为现有的字与词寻找反向偏移的对应。实话说，我理解他们的困扰，那同样是我们的困扰，但我不认为那样的解决方案有意义。如果只是在原来词语的反义词附近打转，这首先证明仍受限于原有规则，更何况，这种方式的作用极其有限，部分形容性的、动作性的字与词还好，剩下的那些怎么办？更要命的是，诏书中说‘自行决定’‘因应局势变化’，谁来自行决定？是不是南山和白湖各有一套？甚至家师和我都可以各有一套？如果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交集，还有什么交集的可能？这些疑问在接到诏书的时候就有了。白湖书院的操作更是直接证明其中的，其中的荒谬。”

读书人看了皇帝一眼，皇帝的表情、神态没有任何变化，再看看大臣，大臣正冲他狠狠地瞪着眼，那口型都快把“快点”“别废话”之类的话语吐到他脸上了。

“这么想着，我还是快速地将桌上的那份词语表翻了个遍。可惜，我没有在其中看到‘早茶’‘喝’‘借住’‘痊愈’这些字眼，因而不知道刚才接我的那个人，他是遵循了一份并不在桌案上的词语表，还是完全即兴地进行了偏移。如果是后者，倒是为我这趟出门，为我背负的家师使命增添了一份难以索解的诗意。”

读书人最后那几句话已经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剥落声了，墙上、屋顶、地板，甚至他们面前的这张桌子，都不断有小块的东西掉下、弹出、鼓起。那些脱离原处的东西就地棱角消融，形状模糊起来。越来越多的孔洞

在这座宫殿出现，阳光像利剑一样捅进来，剑身还在里面拼命转动，使劲搅扰。

“陛下——”大臣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几乎绝望地喊道，“陛下，读书人说他背负着孙先生的使命……”

“你刚才说‘我们’？”皇帝没有接大臣的茬，他还是向着读书人说的，“你说‘那同样是我们的困扰’，你说的‘我们’是指南山上所有跟从孙先生的读书人，连孙先生本人都包括在内吗？”

听到皇帝前两句话，大臣再也支撑不住了，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那下坠的力度和浑身的委顿表明，他不打算也不能够再站起来了。听到皇帝嘴里接连吐出“孙先生”，他尚能转动的眼珠又死死盯在皇帝身上，如同涸辙之鱼盯着天上的一朵雨云。

“是的——要不然家师也不会派我前来向陛下请教。”绕了半天，终于到了正题，读书人清了清嗓子，以便即将说出的话更加庄重，“家师让我请教陛下，偏移词语是否真的就能偏移事实。”

“词语。事实。词语。事实。词语。事实。”皇帝像是遇到了咀嚼不碎无法吞咽的碎骨那样，不断重复着这两个词，但大臣和读书人都听得出来，他的语气、神态并没有受困的窘迫，反而有点乐在其中的沉迷，似乎孙先生的问话可以供他咂摸，但并不成为问题。“你说，孙先生所言的‘事实’是什么？”

大臣费了些力气才弄明白，皇帝是让自己说，他勉强整理了一下涣散的思绪，省略了谦恭，以干巴巴的甚至有所怨恨的语气答道：“事实明摆着：天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祸，

日头强劲不可阻遏，再没有良策，全天下将被炙烤成水，东流归海。全天下，不分朝廷山野，不分贤愚贵贱。”

“对，你说得没错，这也是诏书里面提到的‘局势’。”皇帝说着，忽然站了起来，猛地一挥右手，大喊“闪开”。他的手并没有碰到读书人，但读书人却受力一般往右踉跄了几步，与此同时，咚的一声，一块巨大的殿顶砸在了读书人方才站立的地方。读书人看了看堆在那里的殿顶，汗水和小块小块的皮肤、肌肉顺着脸和脖子不断往下掉。

“你们看到了，局势如此紧张。”皇帝没有再坐下，稍稍缓过神来的读书人发现，皇帝远比他想象得高大许多，只不过皇帝身上也像滑坡前兆一般，不断有东西石块、泥巴一样滚落。“早在我发出那道诏书的时候，大臣们都劝我，劝我不要扰乱天下，尤其不要扰乱读书人的心智，他们甚至预言，孙先生一定会阻止。是啊，最近这半年，我发出了一道一道的诏书，有的他们看得懂，或者自认为看得懂，以为我还在为局势想办法，还在拯救天下。他们看不懂的，也愿意照着这个思路来想，这没有问题，只要他们愿意相信。其实，我的每道诏书，又何尝不是为了让人相信？根据你一路的见闻，除了读书人，还有其他人受到最近这道诏书的影响吗？”

读书人摇摇头，他想说唱歌那家人的举止可能与这道诏书有关，可是琢磨再三，还是只能摇摇头。

“殚精竭虑、夙兴夜寐、宵衣旰食、朝乾夕惕、战战兢兢，这些词都可以用来形容我这半年的状态——当然是在原有的，不偏移的前提下使

用。”皇帝绕着那块巨大的殿顶走了半圈，观察它的瓦解速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在上面捅了捅，又再伸进嘴里，咂摸了几下。

“天下如此辽阔，人员如此众多，所有的安危哀乐，我都得一力肩负，无可推卸，也无可怨尤。局势压迫每个人，需要我来缓解，但每个人的感受不同，焦虑的重点也就不同。所以，我不断发出诏书，看起来搅扰了全天下，实际上每一道诏书都只与特定的人群有关，只有他们会执行那道诏书，或者为那道诏书焦虑。无论如何，都是围绕诏书忙起来。《春耕精细诏》《匠人八法诏》《三餐准时诏》《适龄入学启蒙诏》……看似琐碎，无所不包，只是为了能把所有人都容纳进来，解除他们的恐惧，至少将恐惧延迟，直到恐惧背后的东西来临。当然，这首先是我的责任。但实际上，我也借此让自己忙起来，以缓解、推迟我的恐惧。”

皇帝的语气仍旧平缓，他的语速却在加快，仿佛这些话也必须赶在某个时间点之前说完。也确实如此。伴随皇帝话语的，是宫殿的瓦解加速。太阳的那把光之剑加快了速度、加大了力度，不断在宫殿上刺入、转动、拔出，刺入、转动、拔出。连地板上，都赫然出现了两个大洞，洞口倒是没有投过来阳光，但也明晃晃的。宫殿四处的窟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到处都有大块小块的石块、砂砾一样的东西掉下来，绵软得让人发腻的声音此起彼伏。声音并不大，并不需要皇帝提高音量，但是却格外分散注意力，读书人需要一再晃动脑袋，才能捕获皇帝说的每一句话。大臣早已身体撑不住脖子，脖子撑不住脑袋，完全软在了地上，靠着斜视的目

光追随皇帝的移动，以残余的半只耳朵听从皇帝的吩咐。

“陛下，您是说，您是说所有的这些诏书都没什么实际意义，只是为了让大家有事可做，以免闲下来胡思乱想，折磨自己？”大臣的嘴巴和舌头还在，说话已很含糊，不过还能分辨。

“难道孙先生没有看出来陛下的意思吗？他还派读书人赶来请教？陛下对孙先生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大臣这几句问得非常挣扎，到最后他都开始吐血了。

“如实地说，是这样。孙先生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偏移来势汹汹的事实。不过，孙先生也不是惺惺作态，他是为了他——”皇帝指了指读书人，一抬一放间，也能看出他的手臂全然无力，“他是孙先生座下最年轻的读书人，从未下过山。孙先生派他来，是为了让他沿途见见这个世界最后的面貌，也是为了让他有事可干。当然，孙先生还有另一层意思，是对我的体恤与支持。他知道，最后时刻，京城一定人心惶惶，咒骂、哭喊、厮打不绝，这些纷乱掀不起大的波浪，也毫无意义，但毕竟不是等待结局的最好方式。读书人的到来，可以当作为孙先生献上良策，凝聚众人的心，也迁延所剩无几的时间。”

说到这里，皇帝整了整衣冠，向着南山的方向微微鞠躬。读书人没有如常替孙先生回礼，他觉得皇帝说的是对的，可是又觉得事情太过简单。毕竟，一路上他琢磨的都是皇帝听到孙先生的疑问，究竟会如何回答。

“别想了。孙先生真有良策，何必派你昼伏夜行、骑马前来？又为什么不直接告知，而仅仅让你提出疑

问？那个问题纵然有答案，现在也毫无必要了。”皇帝看穿了读书人的心思。

这时候，阳光积攒的威力终于到达顶峰。宫殿残余的部分歪斜着向一侧倒去，所有的附属构件，殿里不多的几件物品，也都倾斜着被宫殿的顶、墙、地挤压成了一团。这一团的空隙迅速被填满，里面的大部分空气被挤出，并在穿透宫殿时，发出噗噗的声响。

宫殿上的一个大洞刚好对着读书人和皇帝压下来，两人的身子虽然也被压住，迅速失去知觉，但他们的肩膀、脖子和脑袋好歹露了出来。读书人拼尽全力转动脖子，找不到大臣的身体，看不到任何一个卫兵的踪迹，他的脸上、头上越来越空，感到了空气填充过来的凉爽。再看看皇帝，也已经掉了半个脑袋、两只耳朵，脸上也快成了一团，将要无法分辨。

读书人终于敢抬起头，直视致命的太阳，光之剑毫不留情地夺走了他的绝大部分视力，世界在他眼中分层为黑、暗与微暗。这时他感到整个世界在震动，不断被抛起又被接住的震动，那震动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然后他听见皇帝嘘了一声，皇帝说：

“你听！”

最浓的黑暗出现在读书人的头顶，遮住了他的整个世界，遮没了世界的层次。

黑暗中，读书人听到了世界给予他的最后话语，他此前从未听闻，此后也不必听到的话语，那是本源性的话语。那个声音说——

“爸爸，吸管。”

武松变形记

■ 李 黎

说不清卯时还是辰时，武松被一阵酒肉的恶臭熏醒，他睁开眼看看，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老虎。武松狂吼几声，死死闭上眼睛，希望再次睁眼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肚子和胸口传来皮毛摩擦的火热，像一碗烈酒下肚的滋味。武松承认，自己真的是变成了一只老虎。

叫声消失后四周更为安静，二龙山的每个上午都是这样。时间被朝后挪了几个时辰，中午成了早晨，在鲁智深的大笑和杨志的叹息声中天色似乎才算真正亮起来，大家开始吃喝。日落时算是正午，一天算是真的开始了，而子时算是刚刚入夜，大家猜拳喝酒嬉戏打闹，一直持续到天色微微发亮。此刻，眼前满是朝霞，山上的人大多刚睡不久，武松知道就算叫破嗓子也没有人听到。武松住在山寨最深处一个破院子里，图的是清净，还有院子里那片宽敞的练武场。搬家时孙二娘专程来看他，关心地问：二叔，你住得这么偏，距离聚义厅足足两千多步，万一遇到什么不测怎么办。武松看着前方冷冷地说，大嫂放心，不管有什么不测我都会知道。武松怎么也想不到，不测不是有谁来祸害他，是自己变成了老虎。

武松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浑身上下都没有力气。挣扎让身体更热，腥臊味越来越浓，武松只得继续趴着。前方侧面有一个铜镜，镜子里是一只死死趴在床上的吊睛白额老虎。这只老虎一点也不威风，眼神里充满疑惑和羞愧，又流露出谄媚的表情，不知道在向哪位大人物示好。武松上下左右摇了摇脑袋，镜子里的老虎也上下左右摇了摇头。这个结果不出意外，武松叹口气，又开始不满意自己的举止神态，用鼻

子使劲哼了一声，酝酿出一团怒气。这下，老虎看上去确实有几分老虎的样子，像景阳岗上的那种大虫了。只是怒气仅仅持续了一小会，像一杯酒满上又被喝干，老虎又泄气了，脑袋往下坠。武松看到了自己腰、屁股和尾巴，红黄相间的虎毛微微发颤。尾巴翘着，也异常谄媚地左右摇了摇。

被景阳冈的老虎附体了！武松恼火地自言自语，鼻子发酸。这又让武松愤怒起来，他咬咬牙，皱皱眉，对自己想哭这件事非常愤慨，几乎要超过变成老虎这件事。自从知道自己父母双亡，并只有一个长不高的哥哥之后，武松就再也没哭过，他发誓要长高，高到自己的个子加上哥哥的个子等于两个寻常人的个子那么高。每次想到哥哥武松都有些悲痛，武大有一次借着酒劲对着武松说：兄弟我对不起你啊，如果我跟你一样相貌堂堂，你我兄弟一起携手，不管是卖酒贩粮，还是看家护院，早就过上好日子了，你也犯不着四处逃亡，犯不着结识其他的大哥，给人家磕头。哪怕我是你，你是我，也好过现在我是我，你是你啊。武松满脸愧疚，觉得自己让大哥这么想本身就是错的，是自己没照顾好大哥。武大说：我真的想把我这身肉都给你啊，把我的力气都给你，让你比现在更有力气，一拳打死一只老虎。很多次我都想着怎么把我的肉割了给你吃，我还专门准备一把刀，后来那把刀被弄丢了，如果它还在多好，这样我就不用怕那些恶棍无赖了。兄弟，你现在发达了，要不就送哥哥一把上好的刀吧……好在大哥已经死了，自己也算解脱了。武松叹口气，哈哈笑了起来，开心地说：幸亏我没有被潘金莲附体

啊！

这时武松发现自己的声音很低沉，和平时大不一样。他的嘴几乎贴在被褥上，声音也变成了老虎的声音，他的话听上去便沉了幸哦亏哦我哦没哦有哦被哦潘哦金哦莲哦附哦体哦……这声音让武松非常难受，不仅身体没有了，声音也全变了，什么都不剩了。此前武松倒是没有在意过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人和自己说起过声音的事情。大家都夸他武艺高、酒量大，义薄云天，力大无穷。人人都说武松不该是现在的样子，杨志有一次说，武松兄弟，你应该是每天骑着高头大马穿街过巷，在有着石狮子的这种大门前下马，面前是黑压压一片等着你的人，然后在一片恭敬的送别声中出来，继续骑上马穿街过巷，这才是你武松该有的样子。武松哈哈一笑说，杨制使，你这是说你自已吧，我哪有这种福气呢。

说归说，武松还是很期待成为杨志说的那样，只是自己一直都不顺，他忍不住又骂了句：哪里来的鸟虎！声音在耳边盘旋好久，几乎可以感觉到声音撞到铜镜又一点点钻回了嘴里。

时间一点点过去，老虎一点变化也没有，武松实在忍不住了，呜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大约半个时辰，武松睡着了，脑袋歪在一边，肚皮紧紧贴在床上，整个身体都往下坠，呼吸声像一级级的台阶一样让武松一路往下，下沉到一个极其舒爽的地方，软绵绵湿漉漉。除了在柴大官人家的那些日子，武松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柴进见识了武松的武功之后，一直赞不绝口，每天把武松带在身边，像随着携带着一把宝刀。很多时候，柴大官人都觉得生活无趣，

日子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往前飞，失去了射出时的力道，又远没有到下落时刻，真的太难挨，这个时候他就会以切磋讨教的名义，请武松给他展示武艺，武松分别练了连环鸳鸯腿、醉拳、太祖长拳和少林棒法，每一次都惊心动魄，柴进看得痴迷，有种时间向地面下沉而不再往前的感觉。只是，痴迷散尽，柴进又惆怅起来，武松的武艺再高强，也会有看尽的一天，到那个时候自己就算愿意重头再看一遍，还是有看尽的一天。武松似乎知道柴进的心思，异常卖力地喊打喊杀，把一条身子舞得像一根棍子、一把刀，或者一根绳子，但天冷了，柴进似乎对打猎更有兴趣，对把偌大的獐子狍子一刀一刀割开来更有兴趣，常常对武松瞥一眼就走开，这让武松很失落也很恼火。一阵怒火中烧，武松啊呀一声，身体一颤醒了过来。朝阳已经变成了火辣辣的日光，武松焦虑起来，这么久了自己还是老虎，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要坐下来喝酒，难道自己再也不能和兄弟们一起喝酒了？

武松的两个亲随，马成和牛备，一边聊天一边走到院子里，说话声也传到武松耳朵里。马成是爱说话的那个，边走边说道：牛兄，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三位大头领有些异样，酒越喝越多，话越说越少。以前三个人还每天切磋武艺，煞是好看，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他们都是喝到走不动路，然后各自走开。我听说鲁提辖和杨制使回去之后都会独自练武，武都头也每天都自己打一趟拳，那他们为什么不在一起切磋呢。鲁提辖练武的时候都是喊痛快痛快，杨制使练武的时候总是唉唉唉。武都头呢，倒看不出有什么心事，有人笑他就笑，有人他就叹气，不知道到底在想什么。

牛备话不多，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武松大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吧。武松觉得牛备这是看不起自己，冲着没有人的前方摆出怒气冲冲的架势。马成问牛备：你这话什么意思？怪里怪气的。两个人说着，推开门径直来到武松的卧室。在晌午充足而炽热的光线中，一只大老虎窝在武松的床上，正瞪大眼睛看着他们。马成被吓得瘫坐在地上，张嘴想喊，但浓烈的腥味让他发不出声音，牛备拖着马成往外跑，迈开几步后开始大喊，马成一边收拾着屎尿一边也跟着喊起来。两个人彼此呼应，一声高过一声地喊着，冲出了武松的院子。

武松扭头看看自己的虎躯，叹了一口气，冲着不远处的铜镜笑了笑。牛备和马成的喊声让武松想起住在紫石街的那些日子，每天中午交了差，在众人恭维的招呼声中，自己回到大哥家吃饭。拐进紫石街距离大哥家还有几十步时，临街摆摊算命的姚半仙就会远远地喊一声：都头回来啦！不等自己回答，他就又冲着武大家那边大喊：都头回来吃饭了！声音巨大，像是从嘴里喷出一根粗粗的绳索抛向对面的房子，姚半仙本人被这根绳索牵引着，身体也往前趔趄一下，一点也没有半仙的风采。武松也只得对姚半仙和他的喊声报以谦和的微笑，然后走到楼下大喊一声：大哥大嫂，武松回来了！似乎不这样喊，有种被半仙牵着鼻子走的别扭。没多久，姚半仙得了不治之症死在了家里，只留下空荡荡的算命的摊子在街边上。没有了姚半仙的那声叫喊，武松再也喊不出口，而摊子后面随风飘动的旗幡又让武松觉得人生无常，几天后，武松实在忍不住，走到屋檐下举起姚半仙生前的算

命桌子，拔下旗杆，狠狠抛到了几百步之外的河里。扑通一声之后，武松觉得浑身轻松，一回头，却又发现姚半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嘿嘿笑着。那一刻，武松没有觉得害怕，而是觉得很亲切，冲着姚半仙笑了笑，想打个招呼，问声好，但姚半仙又转身走开了，丢给武松一个背影，宽大的衣服下面似乎只有少量的身体，整个人像一根竹竿在撑着那一身已经破旧的衣服，时而飘飘荡荡，时而笔直而沉重。

紫石街的日子还没有过透啊！武松不无遗憾地想着，原本可以买下大哥隔壁的房子，娶一房娘子，在县衙里一天天变得重要起来，有机会做到县尉，甚至去做一个兵马都监。姚半仙对他说过，这些都不是问题。

牛备马成跑开后四周更为空旷，武松凝神看了看镜子，看不出所以然，不理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只老虎、一间屋子和一个世界，就笑了笑。老虎笑起来和人一样，眯着眼睛，腮帮子往两边扯，鼻子微微张开。武松不喜欢这双眼睛，太小，就带着几分气恼收起了笑容，瞪大眼睛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既然是一只老虎，那就做一只威风凛凛的老虎吧。没有了威风什么都无从谈起，这是武松多年不变的想法。武松最喜欢想的，是自己最威风的那些日子，在孟州那些年，每天都威风八面，每个来见自己的人也必须要精神抖索，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传颂着一些规矩：想要见武大官人，一定要做到五点，一是干净利落，身上不能有尘土，脸上不能有污垢；二是腰板要笔直，不管事找他诉苦还是找他致谢，都要直直地站在那里；三是声音要洪亮，尤其是笑的时候，一定要哈哈大笑，不能嘿嘿嘿，更不能呵呵呵；四

是礼物只能是好酒，而且要和武大官人一起喝三碗，剩下的留下来；五是一定要守时，说好了几时几刻见面就要做到，武大官人从来不等人。那段日子自己名为大官人，管着快活林的生意，实则是孟州的团练，每日出入都监府，是知府的座上客。有人把孟州的厢军叫做“武家军”，自己虽然每次都表示反对，实则又鼓励他们这么做，自己会借着酒劲故意强调自己的武家军如何如何。他练兵也练得毫无保留，只期待能有更多的后生能被禁军选中，保家卫国，护卫京畿。如果说自己有什么不满意，就是因为孟州地处中原腹地，远离边关，少有大展身手的机会，只能源源不断地喝酒，源源不断地练出壮士，源源不断地接待各式各样的人，让自己大名远扬。当时很多读书人围拢在自己周围，总是说什么自己有旷世之才，一旦天下有变，必将出将入相，只是自己更爱喝酒喝练武。后来，一封来自的东京的信让自己不得不离开孟州，如果不走，就只得杀了待自己恩重如山的知府，如果把这件事如实告诉知府本人，又会得罪从东京来的太师府都管。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会觉得前尘往事像是一场梦，刀光一闪，美梦不再了。

鲁智深穿着宽大的裤子，上身披一件薄薄的对襟背心，高举着禅杖冲了过来，身后是身穿一领白缎子征衫、手持朴刀又满脸愁苦的杨志，后面还有曹正施恩张青和孙二娘等花花绿绿的几个头领。几十个喽啰绕到窗户边守候着，又忍不住打开窗户，正午的阳光像利箭射到床上，武松不由得把头埋下来。

洒家劈死你这只恶虎！鲁智深大吼一声，月牙铲带着风声扑面而来。武松拼尽全力大喊：大哥住手，我是武松

啊！我是武松！鲁智深吓了一跳，差点把禅杖扔到地上，重的那一头已经软软地掉在了床的边缘，距离虎头只有几寸远，月牙铲的闪光像口水一样喷在老虎脸上。鲁智深抽回禅杖，指着老虎问：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会说人话！

师兄，我是武松，我变成了老虎。

低沉无力的声音在乱糟糟的人群中走了好几个来回，一些人听清楚了，一些人没听清楚。鲁智深疑惑地看着武松，举起禅杖说：不管你是什妖孽，洒家先劈死你再跟你说道理！

杨志连忙阻拦说：大哥，他是武松，武松就是他，他刚才都说了。嘿嘿，打虎英雄武松现在变成老虎了！哈哈……

鲁智深直直地举着禅杖打断狂笑的杨志问说：这怎么可能？

杨志说：这有什么不可能，大哥你不是说如今天下妖孽无数吗，武都头变成了老虎算什么呢，他又不是变成了一百只老虎。

大家都陷入了疑惑之中，孙二娘挤到最前面，小心地看了看，笑起来喊着：他是武松，他就是武松，你们看，他头上还戴着戒箍呢，不是武松又是谁！鲁智深转脸问大伙：人怎么能变成老虎呢，你们说！张青绕着老虎转了一圈，小声说：大师说的对，就算老虎能说话，也不一定是武都头啊。这是一只会说话的老虎，但它不是武都头，它可能已经把武都头吃掉了呢！

鲁智深点点头，又摇摇头，手上的禅杖松了下来，他凑近了问：我武松兄弟呢？老虎你说！武松去了哪里？说不出来我剥了你的虎皮！说出来的话，

我让人捉一些鸡鸭来给你吃个饱。

这个问题实在是说不清楚，武松自己也说不清楚武松去了哪里，饱餐鸡鸭的诱惑倒是让武松流下了口水，他早已经饿了。从记事开始，武松就一直吃不饱，一天突然有了一个吃饱饭的机会，代价是帮着宋员外杀了他的亲家公黄员外。十坛好酒放在桌子上，宋员外告诉武松，杀了黄员外就有喝不完的美酒。武松没有杀过人，看在好酒的份上咬牙答应下来。动手那天，武松坐在村口的树林中瑟瑟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没有钱打造一把称手的好兵刃，好在，乱石岗里的石头和人命一样有的是，武松找了一块炊饼那么大的趁手的石头。炊饼大小的石头确实可以把人砸死，但声音是免不了的。当他摸到黄员外背后用石头砸向他后脑壳时，石头破空的声音、撞击声和黄员外的惨叫声，还有人栽倒的声音，包括自己茫然无措发出的喘气声，全都在不大的后花园里回荡，每个人都看到了武松。武松只得开始逃亡。在逃亡中的每一天，武松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要是自己不被人发现那会怎么样呢？是不是每天都和宋员外把酒言欢？然后呢，是投军还是卖艺，是在清河县一带当一方霸主，还是四处闯荡，或者做了宋员外的女婿或者干儿子？都不清楚。而不清楚这些事，就是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啊。

武松的沉默令人紧张，鲁智深也没说话，一直在等着。其他人等不及了，纷纷议论起老虎的来历，是武松变的，还是吃了武松变得会说话，大体就是这两种意见。喽罗们快速分成两派，几乎吵起来。

随着吃饭时间的逼近，大家都觉得饿，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很多人

很久都没有这种感觉了。争吵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很多声音涌到嗓子眼又跌回肚子里，但大家火气确实越来越大，更多的声音在肚子里里翻滚奔腾。曹正挥手，按住众人的嘈杂声，大声说：既然这只老虎能说话，我们就问他几个问题，答得上来他就是武松，答不上来，师兄你就劈死他。

施恩抢步上前说：鲁大哥杨大哥，小弟和武都头感情深厚，我来问吧。

孙二娘哼了声说：你们有什么感情，不就是打打杀杀吗。

鲁智深皱皱眉说：那你问吧。

老虎，你说你是武松，那我问你，你帮小弟打翻蒋门神那次，在快活林酒店看到了两面旗子，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武松晃晃脑袋，他能记得那两面旗子，但是自己不认识几个字，哪里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呢。想了一会，武松缓缓说：我记不得那上面的字了，我从来不看那些字，但是我知道你是施恩，那次打蒋门神，我从出门一直到快活林，喝了三十几碗酒，你说是不是，你说，这是不相关的老虎能知道的事情吗？

武松说得很慢，想让大家听清楚。只是，在讲述中他自己突然也有些含糊，蒋门神是自己在孟州时最为得力的手下，自己收到了暗杀知府的密令后决定离开孟州，为了让太师府不起疑心，自己和蒋门神商议了很久，决定用一个死囚来冒充自己，让大家都觉得自己因为醉酒跌落马下，又被踩踏致死。蒋门神用最隆重的葬礼证明自己死了，搞得人人皆知，这样，活着的自己就再也不能现身，自己的财产就成了他的了，还有那么多的店铺。

施恩不知道武松的疑惑，兴奋地喊起来：他就是武大哥，他就是武大哥啊……说着施恩就要哭起来，孙二娘语带讽刺地说道：我刚才就说他是武松了，天下哪有一只大虫会带着戒箍，又有哪只大虫会知道和施恩兄弟去打蒋门神的事啊。

现在每个人不再疑惑老虎是不是武松，而是疑惑武松怎么会变成了老虎。在饥饿之中，这份疑惑越来越真切，和脸上的汗水混在一起，一样油腻发光。见大家情绪不高，孙二娘大声说：看样子你们还是不相信他就是武二哥，那我也来问问吧。我的问题天下没有任何一只大虫能回答上来，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回答上来。张青挤过来问：大嫂你要问什么？他不就是武松兄弟吗，大家都听到了啊。孙二娘没理会张青，凑近了老虎小声问：当年武松在十字坡，喝的酒是热的还是冷的？

武松呵呵呵笑了几声，声音从虎嘴里传出来，变成醉酒之人大声呕吐的那种声音。武松一边笑一边说：我是堂堂阳谷县县尉，上有大哥大嫂，下有三妻四妾，还有几十家药房当铺和粮店，半个阳谷县都是我武松的家产，我怎么会去喝你的浊酒，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我看都不会看一眼。你一个荒郊野岭开店的恶婆娘，怎么能问我你的酒怎么样，就算你能酿出不错的酒，你有上好的酒器盛酒吗，我在阳谷县喝酒，酒器不是金的就是银的，不是玉的就是瓷的，犀牛角的也有几副，什么鹿鹤同春、多子多福的成套的酒器，有十多副，全都交由大嫂掌管。每次喝酒之前，喝什么酒我定，大嫂会照着酒来选酒器，从来不会马虎，我怎么会喝你的糟酒呢！

所有人有些恍惚，按照武松自己的说法，他成了财雄一方的都头，阳谷县的大家族，大哥大嫂健在，这跟大家知道的武都头都不一样。喽罗们自不必说，就连最为熟悉的孙二娘等人也都目瞪口呆。杨志和鲁智深互相看看，杨志小声问：这到底是哪个武松？没有回应，大家陷入了对陌生的武松和眼前的老虎两者相加的双重疑惑之中。杨志随即又自言自语道：也没什么……到底是哪个杨志呢？他的声音非常小，只是在嗓子里翻滚了一阵而已，不过鲁智深还是听到了。

马成恢复了气力，往前挤了挤说道：你说你是我家头领武松，但你明明是一只老虎。让你证明你就是武都头，可你说的全都不对，驴头不对马嘴。这些我们都不管了，我只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从哪里来的，到二龙山干什么？马成的声音尖锐而凄厉，让每个人听了都心里发慌。武松回答不上来，脸上露出死虎的表情。其他人也脸色凝重，他们发现自己一样回答不上来。杨志冷冷地看着马成，握刀的手一直在用力，鲁智深突然用手指在杨志的手背上点了点，用眼神示意说，先对付老虎，小喽罗的事好办。

在杨志愤愤不平时，武松咆哮了几下，不知道是因为马成胆敢质疑他，还是因为回答不上来。咆哮不是回答，马成又往前凑了一步，似乎为了证明刚才大小便失禁的那个人不是自己：你到底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到二龙山干什么？

武松带着怒气回答说：我是东昌府兵马都监，奉知府大人之命，带领一千人马，前来剿灭你们这些贼寇。你们占山为王，祸害一方，不仅抢劫过往

客商，而且常常穿州过府，四处为害，官府忍你们很久了，以前是苦于没有能领兵打战，现在本都监奉朝廷委任风光到任，第一件事就是要剿灭你们，把你们全部捉到东昌府，再押送到东京闹市斩首。

鲁智深张大嘴巴看着武松，悄悄把支在桌子上的禅杖攥到手里。杨志冷笑一声，上前一步说到：武松，你只是一个落拓之辈，侥幸在阳谷县当一个都头，怎么成了东昌府的兵马都监？

老虎长啸一声，用低沉模糊的嗓音说：我在阳谷县都头任上，奔赴东京办事，遇到比武打擂，一口气连胜七场，无双上将潘凤、射目神箭曹性、醉仙拳淳于琼、小温侯钟绅、金毛犬裴元绍、二郎神晏明，还有打虎将马忠，全部被我打下擂台，非死即伤，李太尉对我赏识有加，非要留我在身边做一个亲随，连今上都知道我的大名，说这样的将才应当剿灭草寇，为朝廷分忧。有什么不配的，难道只有杨门之后才配吗？你说你是杨门之后，你敢跟我比武吗？我单打独斗就能剿灭二龙山，谁敢来试试？是大和尚第一个来，还是你来？你不是自称杨门之后吗？

话虽然咄咄逼人，但老虎一直趴在床上，身体也随着嘴里蹦出的每个字一点点瘪下去，像一只病虎。每个人觉得这只老虎不是武松变的，不管武松是什么人，但只要他叫武松，就不会这样光说不动手。

牛备也不甘落后地大喊问：别说这些没用的，快说，你到底是谁，从哪里来的，来二龙山干什么？

已经一点点瘪下去的老虎，用低沉的声音作答：我是武松，杀人无数，从孟州到二龙山落草。

然后呢？牛备追问。

武松低头不语，这个问题让他很难受。不管之前他做了什么，可能做什么，他还是上了二龙山，然后，就变成了眼下这只老虎。

鲁智深不耐烦地挥挥胳膊说：哪有什么然后，来二龙山就是为了喝酒，现今天下一团麻黑，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不如在山上喝酒痛快！

牛备又兴奋地问道：老虎，我觉得你不是武松，因为施恩头领问你的话，你没回答上来，孙二娘问你的话，你也没有回答上来。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这可是武都头亲口告诉我的，连马成都不在场，你能说得上来，就是武松，说不上来就不是。张青示意牛备走到老虎面前说话，牛备害怕，隔着几个人问道：你杀你大嫂时，挖开了她的胸膛，那个时候她还没死，对你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你能说得上来，就是武松，说不上来，就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脊背发凉，几个人扭头看看窗外，白茫茫一片，毒辣的阳光砸在地面散开，热气一团一团到处乱窜。这是白天，元气充沛，不会有什么问题。

老虎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床上的被子全都湿透了，黑色的水渍在一点点扩大，每个人都看得真切。马成小声咒骂一句，又往前凑了凑说：武都头，牛备这个问题，你不想说就不说吧，我问问你另外的事，你是什么时候道二龙山的，在这里待多久了？

天天喝酒，哪里能记得。武松喘着气说：鲁大哥你能记得哪天上山的，待了多久吗？杨制使你能记得吗？还有张大哥……杨志大声说：我能记得山上的时间，那是四年前的此刻，天一样的

热，天一样的大乱，我丢了生辰纲，走投无路，和大师一道，杀了邓龙，夺了山寨。转眼四年了，如果在边疆杀敌，足以纵横千里沙场，直捣黄龙。

杨志兄弟你这是怪我耽误你了？鲁智深气哼哼地说。

杨志连忙冲鲁智深抱拳致歉，鲁智深哼了一声说：什么纵横沙场，洒家也当过兵，如果这些年在边疆，要么当四年缩头乌龟，要么早就死在那些鸟官手下，我们死了，人家升官。

大丈夫岂能因为小人当道就不保家卫国！杨志带着几分怒气说。孙二娘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曹正连忙插话说：两位哥哥不要争，我们等着老虎说话呢。他又扭头对老虎说：刚才杨志哥哥说他四年前上山，武大哥你是后来的，说得比四年少就行。

要说出是几月！牛备强调说。

老虎呼呼喘着粗气，看样子是在使劲想自己哪天到二龙山，但没一会，它就睡着了，发出了像哭又像笑的鼾声，鼾声一会是啊啊啊，一会是哦哦哦，一会又变成唉唉唉……

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大伙都看着鲁智深。凡事都要他拿主意，大家是不是饿了也要他说了才算。鲁智深一脸不高兴地说：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洒家从来没遇到过老虎啊。我看这只老虎的样子很舒服，也想变成一只老虎了，省得成天操心这个那个。山寨这么多人吃饭，饿了要闹事，饱了也生事，实在是烦恼啊。孙二娘笑着说：大师，这些都是我们几个在张罗，你什么时候烦恼过了，你一喝酒就是半天，再睡半天，再习武半天，每天你不就三件事情么！

喝酒，对，喝酒，能喝酒就是武

松，不能喝就不是武松，去拿酒来！我看看这只老虎能不能喝酒，只要能喝酒，是不是武松都不要紧，让它陪着我们一起喝酒就行，我们把它喝成武松。

喽啰搬来四坛酒，足足一百斤，不知道他们觉得老虎能喝，还是武松能喝，或者武松变的老虎比武松和老虎都能喝。可怎么让老虎喝酒是个问题，没有人敢上前，刚才站在老虎近前的马成早趁乱站到远处去了。鲁智深先喝了一大口，招呼大家一起把老虎喊醒，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大喊起来：武都头快醒来喝酒啊！

老虎老虎，快来喝酒！

有人真的在喊，就是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喊：喂……啊……像是在喊一个越走越远的人。

老虎醒了，眼皮张开又掉下去，反复几次才睁开。它抽抽鼻子，闻到了酒味，脖子也昂了起来。鲁智深又大喊：老虎，快喝酒，你能喝酒你就是武松！

我本来就是武松！老虎说。

那你喝酒啊，自己爬下来喝！

老虎龇牙一笑，缓缓抬起身子，昂着脑袋，冲着四坛烈酒用力吸了吸鼻子，发出一声温柔而美好的叫声，然后一跃而起。

每个人都期待老虎能画出一道美妙的弧线，身躯笔直，肌肉收紧，稳稳地落在酒坛前。可老虎在跃起之后又重重摔了下来，只是往前挪了一步左右，虎头砸在地上，后腿挂在床上，身子斜斜地往地上插去。

有人大喊：你们看啊，它长了四条狗腿！

真的是狗腿耶！

每个人都看到庞大的虎躯下长出

了四条小小的狗腿，带着紧张和猥琐，从金黄威武的虎毛里伸出来，像是要讨一口饭吃。武松也够着头看到了狗腿，放声大哭起来，酒香让他的哭声更为凄厉。武松从未这样当众哭过，也忘了收敛内力元气，哭声一声高过一声，声音钻进每个人的耳膜，钻进每个鼻孔眼睛和嘴巴。随着哭声越来越高，虎头也突然昂了起来，一会对着南面，似乎那里有熟人，一会又对着东面，似乎那里有一大片家业再也拿不回来了。再一会，它又冲着半空哭。大家跟着看向半空，那里什么都没有，但在哭声中，那里似乎什么都有。

孙二娘跟着哭了一会，突然停住了，大喊道，不要耗在这里了，大家都去前面喝酒吧。大伙也乐得离开，一是被老虎吵得快要聋了，二是真的饿了。杨志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声说：我们吃完饭再来找老虎算账！几个人附和说，好！所有人都随着喊声院子外面走去，脚步杂乱而愉悦。

眼看所有人都走了，杨志转身悄悄回到老虎身边，鲁智深也尾随跟着他走了过来。两个人默默地看着老虎，老虎又睡了过去，如果再也不醒了也合情合理。

师兄，我想好了！

你这么长时间总算想好了？鲁智深用嘲讽的语气说，杨志没有理会，继续说，是想好了，我们杀了这只老虎吧！

为什么要杀死它？

说出去太丢人了，虽说它是武都头，但是人言可畏，很快就会说成二龙山的头领变成了老虎；虽说它是一只老虎，但四条腿是狗腿，很快就会说成

是变成了狗。这样一来，很快就会有人说，二龙山的头领变成了狗。

鲁智深没说话，耐心等杨志说完。杨志觉得自己已经说完了，缓缓拔出戒刀。鲁智深低声说，住手！杀了武松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让别人说我们二龙山的坏话。

二龙山不怕谁说，火拼才会让人说三道四。

杨志看着鲁智深说，这不是火拼，这是保全二龙山的名声。杀了这只老虎，肉吃了，皮做衣服，做垫子，骨头泡酒，二龙山还是二龙山。

二龙山不要一个杀了自己兄弟又成天说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人来保住名声，二龙山本来就没有名誉。杨兄弟，你不会觉得在这里落草脸上有光吧？那你要把我们几个都杀了才行。

杨志定了好一阵子，叹口气，转身拨开杂草枯枝一样的叹息声，走了。鲁智深看着杨志走远，又看着空无一人的庭院愣了一会，转身看着圆睁的虎目说：我知道，你就是武松兄弟，刚才你说了那么多，别人不相信，但是我信。刚才有几个人叽叽喳喳的，说是要把你打死，杨志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兄弟你行不行？

武松疲惫地说，本来没问题，现在，手脚都不行了。说着他举了举小瓜子。没有虎爪的威风，连普通的拳头都比不上，但武松还是把瓜子紧紧握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鲁智深自言自语，又凑近了说：放心，我马上出去告诉大伙，不许再走进这个院子一步，谁胆敢靠近我就拍死他。武松点点头，又哭了起来。

除了二娘给送些酒肉，谁都不能进这个院子，我一会就告诉她。兄弟，

你要是想哭就尽情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一点。不过你不要当心，很多人都变成过其他活物，都会变回来的，耐心等着，无聊就喝喝酒。

武松一边哭一边问：真的吗？大哥你变成过什么？

鲁智深想了想说：我变过好几次，有一次是蚯蚓，有一次是雀儿，还有一次是蚊子，最近一次是小白兔。

小白兔？武松抬头看着鲁智深问道。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鲁智深发出一阵狂笑，武松也跟着笑起来，眼泪鼻涕顺着虎口和鼻子喷涌而出，在阳光下喷出一道手掌大的彩虹。武松趴在彩虹后面问：真的每次都能变回来？

每次都能。

那要多久呢？武松焦虑地问。

几个时辰吧，或者几天，只要不想这件事就会很快变回来。鲁智深严肃地说。

武松点点头，鲁智深接着说：你好好休息吧，不要多想，跟你讲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我要到前面去喝酒。

喝酒二字说完，鲁智深已经走出屋子，武松的喊声追了上来：大哥，万一变不回来了怎么办？

鲁智深停止脚步，侧身扭头说：会变回来的，要是真的变不回来，买一顶面帽，把脸遮严实就可以了。

汴河流过宿州大地

■ 彭 澎

徐州去往宿州的路上，面前的阳光是灰白的，远处的房屋是灰白的，再远些的山峦也是灰白的，好在这样的阳光同样有穿透力，照在纵横于道路两侧的树上，淡淡的有如一层薄雾环绕，扫眼过去，有如片子曝光过度，左右看来，有光晕，显影不够真切，泛出朦胧美感。好在北方大地开阔敞亮，又有稀里哗啦的冬日阳光，置身其间，远比我平时里居住的黔地，要暖和不少。东坡在此间就曾经写过：“不似白云乡外冷，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冬日里有了暖意，眼里所见，便自有一份另样的轻柔之光，照彻你脚底的路，走着走着，也就让自己身体有了温度，继而传递给大地，让能看到和不能看到的地方，都暖和起来，把一路阴冷卸得干净利落。

一路前去，我眼里有些迷离，毕竟有些地方，颇像我老家情形，我说的，是粗看，细看，却也大相径庭。我们老家是西黔少有的大田坝，当属西黔乡村文化区域之首，在西黔，文化发达区域，都在大田大坝之间，说来也是自然规律，农耕文化的结果。只是现在，一条六车道的路从大地中间横跨而去，

把两边的村庄生生划开，田坝两边，密密砌成大多空荡闲置的高楼或者厂房。昔日满目的稻花飘香，一应消逝，记忆只能深埋地底，轻易不能再见。眼前让我感佩的，是公路穿过田坝，两边的田坝依然还在，村庄和城镇嵌在靠近山野的远处，眼前的，还是一垄一垄的田地，长着青绿稼禾。阳光杂在雾里，轻轻罩住参差树梢，一层又一层，护送着路，延展到更远的远方。

来宿州我最想看到的，当然是肌理缜密，温润丰泽的灵璧石。于灵璧石，有过简单了解。宋朝杜绾《云林石谱》里，有过如此精妙描述：石理嶙峋，清湍而坚，扣之铿然有声，峰峦岩窦，嵌空具美。不过是简单勾勒，寥寥数语，却是笔笔到位，直抵中坚。当然，我这般引用，想说的，是对灵璧的喜爱，正是缘于这样的介绍。

之于奇石，一直欢喜，时不时地，总是伴人去附近河滩岸渚，看石捡石，沉迷山河浩瀚，更是心仪于奇石精魂之妙玄。到得别的城市或者乡村，想到的，也要看看当地石头。走到哪里，或买或捡，都要带两个回家，图个安逸，图个舒心。这些年天南地北行走，

所获奇石，存积自是不少。之于石头，我一向以为，他们也是有灵魂的，记得他们与我，曾经生生相息，断不敢怠慢。纵是家里堆不住，淘汰下来的，也轻易不会随手丢弃。时常会凑在一堆，找时间送他们到河里去，我始终以为，万物有灵，江河才是他们最后的故乡。从不会把他们挪落半道，羞愧于把他们带出时的初心，心下永远不会安宁。

在宿州的住处，楼层高，远处不时跃动着大河的影子，抬眼就能看到，以为便是汴河，金光撒落，星星点点，问了，还真是。午后时间宽余，四下空寂无边，也就想慢慢走过去，一睹美好。路道上少有人过往，车也不多，阳光虽好，毕竟气温偏低。看到的先是一条小河，有如我们城市的倒天河宽窄，还是原生状态，站在桥上，面上的荒草贴着泛黄的泥土，有杨柳依依，时令不到，还飘不起来，却能感受到苍茫的意趣。按说汴河也不该此等规模呀！有些茫然。前走百米，贸然又有一条大河突兀而来，我知道，这个才是汴河，新汴河，边上的，应该是他的附河。太阳依然灰白，远的地方看不清晰，视线却是无边无际。顺着桥走过去，这汴河把整个城市一分为二，新区太新，多有空处，房屋看上去尚不齐整，东一幢西一排的。老城这边，却是错落有致，颇见规程，临河的楼群不旧，估摸当是新建，入住率却是不低。

汴河留存在这片大地上，时间实在过于久远，据相关资料记载，汴河的起始，最早可远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时称鸿沟，至秦汉始有汴水称谓。隋大业元年，开挖大运河，宿州地界的通济渠，作为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重要渠道，汴水为主干部分，故称汴河。千里汴河流经河南、安徽，经转江苏盱眙，注入淮河。世事沧桑，战乱频仍，南宋时汴

河大多断流，元朝时湮废。宿州泗县境内，留下的运河遗址不到三十公里，是为通济渠段唯一的活态遗址，有“隋唐运河活化石”称誉。二〇一四年六月，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九六六年冬天，国务院批准，扼汴水咽喉要冲的宿州，开挖一条平行于古汴水河道、长宽相近的大型人工河，命名为“新汴河”。历时三年，全长一百二十七里，宽二百米的新汴河，全线完工。新汴河集排洪、排涝、灌溉、供水、通航于一体，如今还兼了水产养殖和休闲观光功能，流域面积达六千五百多平方公里。

过桥，右转，是三角洲公园，有宽阔广场，广场之外，应该是新汴河绕环的宽阔水域，四周有依稀绿树，更多的，是光着枝干的落叶乔木。景致艳丽，逆光看过去，有些不太分明，像镶嵌了一块毛边玻璃，天光柔软，正好照亮趴在广场立柱上的瑞兽，左右两列，照着这左的尾，自然照向右边的头，相互照应。面光前走，阳光愈显温良，四周泛起的，是有些绒棉的暖。

形如滴水的造型，加上相隔不远的摩天轮，应该算得这一区域的标志性建筑。滴水造型别致，网状，通透，换个角度，则形如火焰，正好把太阳托举着，相映成趣，移动脚步，阳光正好从其间透穿，把眼里的天地曜成一片橘红，更富动态的美感。滴水是我自己臆想的，至于别人如何命名，不想过多劳神。我以为叫滴水就不错，“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正是点滴之水，汇聚成这苍茫浩荡的千古汴河，再者，她更像一大滴鲜活的眼泪。时人曾言，倘若再不珍惜水资源，我们最后看到的水，就只有自己流下的那一滴眼泪。所说正好，化生硬的警醒之语于形

象的表达，我以为更妙。

广场大，人却稀疏，再继续走过去，看到汴河在此转了个湾，舒缓着，做了些停留，此处也成就一个漂亮的三角洲，自然就依照地形，就势做成一道景观，公园名称大约因此而来。河岸边上码得有奇形怪状的巨石，硕大无朋，东一个西一个地摆列，看似随意，实则别出机杼，配搭有序，浑然一体。石是好石，看上去，有些像是本地灵璧石，纹理叠嶂重峦，造型别有天地。石阵之外，是一排长势好极的芦苇，天高水阔，逆光拍一组剪影，侧光拍些特写，可以拍出大片的境地来。枝叶枯黄，有风吹过，顶着的芦花却是风情万种，衬垫出周边植物的七青八黄，逸姿曼妙。芦苇掩映之间闪出一道栈道来，曲里拐弯，一直延展到河心里去，直到风光深处。四下寂寂，闲适安然，晚阳高悬，长河浩荡，心下的殊胜，无以言，遂闭眼，放散闲心，静静枯坐栈道边，一任晓风轻扬，将满河吹皱的涟漪划拉着，推去远处，又让远处的天光，随风带到跟前。

晚饭后楚仁约我们几个，一起出来走走，顺着汴河边，自然不是白天里路过的道，此时我们更贴近河床，能感觉到河水的脉动，一路的随波逐流。汴河两岸灯火阑珊，时有路人迎面而过，晚夜仿佛要比白日里，还要闹热一些。远处是由灯火照亮的，波譎云诡，明灭幽微，白日里去过的汴河博物馆，和摩天轮依稀可见，近处的河水依然不动声色，祥和温静。资料显示，此时所在的新汴河景区，是国家水利风景区。南北两岸分别为历史版块和民俗版块，北岸有大泽惊雷、垓下之战、符离鏖兵、淮海硝烟四个版块，分属十三个广场。而南岸则以古汴遗韵、人杰地灵、艺苑民风三个版块，分属十二个广场。

回去的路上，风有些冷，树影婆娑，远处的乐音，却是点点滴滴要飘落过来，几个花音不经意间划过，有些莫名的伤怀，一下子，无端想起几个与宿州有关的成语：十面埋伏，四面楚歌，霸王别姬，苟富贵勿相忘。逝去的历史旋即展露眼前，一一晃过，庶几，吹过的风，仿佛杂了千年前的风霜，身子不禁又冷了一层。

逐水而居自来是人类共性，农耕文明的发源更是不离大江大河，江河流过的平原或是坝子，定然为当地最是富庶所在，最高文明区间。尽管南北风习迥异，进程里的细节，却是惊人相同。说来，万物都有双刃剑的功能，有正面的，自然负面的也会伴生，正如河流带来文明，带来发展，但同时，他也衍生了战争与殇乱。就像汴河，给宿州带来富庶的同时，也自然而然，把战火引向这片大地，争夺地盘和话语权，一向是人类长期嗜好。多次被战火点燃的大地，一定是历史的大地，文化的大地，英雄的大地。

继续在汴河边游离，看着夕光慢慢滑落，汴河折射过来的宽阔之光，投影到眼前偌大的灵璧石上，更显其圆润细腻、状如凝脂。风云在别处跌宕，而我眼前浮过的，却是先贤们仰俯山林间的闭门归隐，一时竟然生出些冥想，忘了沧海月明，此情可待。“石头是大地的骨头”，儿子九岁时写下的诗句，是有些意思，此时不经意间想起，更觉切合，如果真要说起配搭这大地的骨头，无论其形、质，还是声、色，以为天下之石，灵璧石更为天衣无缝，妙不可言。

良久，我起身，得去好好看看灵璧石，拦了出租车，引我去了城郊的天下第一石城，灵璧石展馆。不用说，实在是无边的震撼，眼前所见，皆是石头

天地，山水烟云，风华无处，左右是石头，身上前身后也是石头，或灵巧如佩玉，或立石成山河，峰峦嵯峨，嶙峋雄浑。站在石林之间，竟一时不知道脚该挪向哪处。其实真正的灵璧石精品，是我们次日在灵璧县城的展馆里看到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状呈千奇，形似百怪。一时词穷语拙，呆头呆脑，此时此刻，我是知道的，只能静默观望，轻易不能说出一个字来，是不敢。世间再好的语辞，再是瑰丽的比喻，巧夺天工或者剔透玲珑等等之流，放在她们身上，太轻，也太薄，风一吹，满眼落花，一地残屑，实在不太般配。

宿州这片大地，故事太多，也太过于丰厚，人世易变，山石却万古长存，烙印在大地上的风云际会，最终就留给眼前的石头，作为最好的见证。这是见证过血泪与悲怆的石头；这是见证过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石头；这是见证过风花雪月、渔歌晚唱的石头，这是见证过生命与灵魂怒放的石头，这是让青史痛了一次又一次的石头。一代又一代的人群殒落，湮没，而这些大地最后的骨头们，留了下来，因为他们，选择在大地上生，也选择在大地上死。

灵璧石一向被列为奇石榜首，与其自身品质息息相关，既有瘦、皱、漏、透之形，兼得悬、黑、响、坚之势，是为品质决定影响力。历代文人雅士们的追捧与美誉，这样的外因也不可或缺。米芾素有石痴石癖之称，蓄积灵璧甚富，每每入室把玩，终日不出，致使殆误公事，也淡然处之，不以为然。东坡亦有“醉中观此（灵璧），洒然而醒”的美谈，更是吟出“自然宝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的佳构。再过几百年，乾隆皇帝将灵璧石封为“天下第一石”，从此更是声名赫赫，如日中天。后世珍如拱璧，成供石中的神品。

缘于此，灵璧石成为文窗清供，或是园林叠翠之冠，也就理所当然。

灵璧石产于灵璧县城北，磬石山北麓平畴间，最初不知是因产地得石名，还是因石名而得地名，时间久远，俨然不好考证。据资料介绍，灵璧石肤表常见纹理，有数十种之多：胡桃纹、蜜枣纹、鸡爪纹、宝剑痕、弹子窝、树皮裂、绉带、水道、玉脉、赤线、卧沙、通孔、半穴等等。石以北宋旧坑石为最上，以石轻击，音清越冷然，色如墨玉，间杂细白纹理者，最佳。泗滨浮磬之说，由来已久，在灵璧的展区，就有用灵璧石仿制的编钟，制式浑朴，却是光彩朗润，工作人员现场作了演示，宫商角徽羽，一组简单音阶划过，可谓玉振金声，妙音解颐，实为天籁之音，大朴之道。

自宿州回，我百度过，和宿州有关的历史与事件，实在太多，也都是足够份量的沉重：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项羽刘邦楚汉相争的垓下；赛珍珠的大地，明洪武皇后衣胞之地，虞姬陵园；百里黄河故道，千里汴河；灵璧石；嵇康的谯国故里，白居易的东林草堂，苏东坡的灵璧旧迹……随便一数，也真是数不过来。

书轻轻翻开，再慢慢合拢，历史，就等在其中的某个页码，我们走进，或者他们走出来，都一样，随心所欲。静心，安神，养性，桌上是我从宿州空运来的灵璧石，他依然故我，安静着，看我吃茶或者饮酒，品竹调丝。轻击这远古磬石，一时回音绕梁，天人合一，物我两相融汇。片刻，我故意忘记，我到底是在远乡，还是回到故里。

扎媒子

■ 姚 翔

贵阳人把有组织的团伙诈骗称作“扎媒子”、“做货”。十年前，刚参加工作，所在单位附近盘踞着一伙骗子，精神可嘉，清一色比我起得早。骗术陈旧，真正做到数十年如一日，摆根独凳，搁上几个真假样机便开始营业，美中不足的是，须看天吃饭，刮风下雨要提前打烊。早退，提出批评！那时人骗归骗，但有别于窃，不动手动脚，相对讲究，一两人主骗，其他人打辅“敲边鼓”，战略上“愿者上钩”，战术上“守株待兔”，心态好，“笼到一个算一个”，最不济，骗不到人一哄而散。这种状况持续到这两年，开始有所变化，伴随商业中心的迁移分散，大西门商圈迅速没落，年轻人逛街购物不再愿意到此，本就不太景气了的“扎媒子”行业倍受震动，从业人员呈肉眼可见递减，改为值班制，今日你来，明天我来，大家都挺忙，一人一天，“逗喂”干脆搞成聘用制——请“背篋”，该小伙因此获得了个朝九晚五相对固定的工作，可惜！群演始终是群演，每每有人靠拢，嘴上说着“老板，捡来的，五百收不收？不收我拿给其他人。”身体却很诚实，低垂的眼角仍忍不住斜瞟向“客户”。每逢此时，我便忍不住，开始操心，意图指点其演技，想提出些“要走心”、“好好演，不要跳戏”之类的建议，甚至担心他们凭借这样拙劣的演技还能撑到何时，周遭好玩的人和东西已越来越少，可别再让这些个乐子凭空消失啊。今晨，大西门天桥下有店店铺又在更换门头，新旧更迭，悲伤残忍而又无可奈何，可更让人难过的是，一伙操着外地口音的骗子突然出现，他们不讲武德，挑

肥拣瘦，目标明确地发传单，逢人便拉着让做头发，弄spa，搞卵巢保养，人前，他们窃窃私语，人后，露出坏笑，讲真，比起传统“笼人”界的大哥大姐们，这些人简直Low到爆。

狮峰路

我还是常回狮峰路，哪怕只是为了回去吃碗街坊做的馄饨。那里龙蛇混杂，空气中经年浮荡着怪异味道，香臭交织，环境糟糕，糟到你甚至都不好意思对新结识的朋友说，我以前就在这住。八层左右的老式楼房一栋紧临一栋，像白雪公主的七个男闺蜜，这便是人们口中所谓的“牵手房”。我过去住的地方靠马路，楼下车按喇叭，行人摩托未必礼让，但楼上之人肯定会从床上弹起，大爆粗口。自搬离后，以上诸多不适竟突然令人感到亲切起来，油烟弥漫、“小强”遍布的苍蝇馆子，挂着某某大药房的几平方小店均成为回忆对象。有次我正买药，从外面忽窜进一男子，插队，瘦得“皮包骨”，衣服污浊，他视我如无物，声音压得很低，呼吸急促，要买支针管，服务员见是“熟客”，头也不抬便把东西扔到台面，那人一把抓起后跌跌撞撞朝对面公共厕所跑去，刺激……站在街口，举目远眺，是另一个世界，高楼林立，彩灯环绕，This is 新花果园，千人广场舞聚集地，百万人大型社区，未来最无希望拆迁之地。

去年，我把狮峰路“老房”卖了，接盘的是炒房客，如今的情况是，炒家卖不出，砸自己手里了。偶尔夜深人静自

问，在此住了这么些年，这老房是否该售呢？再一想，或许打萌生这种想法开始，它就已不再是我的家了吧。

偶遇“梓良”

上天桥，与人擦身而过，后知后觉，熟人，儿时玩伴。准确地说，他比我大一届，港台剧里出现频率极高的“学长”。大学子弟里，被视作异类，同班同学似乎对他嗤之以鼻。九几年，足球运动盛行，大伙无事便埋头“十七”“十八”地苦练颠球，他却另行其道，套件“公牛”伫在水泥球场孤独地投篮。骄阳似火，他眼神专注，望着广阔天空，吐露舌头，肆无忌惮地暴露自己严重的湿气。他高抬手臂，球被缓缓投出，在空中呈抛物线滑翔，随即打在篮板上发出一声闷响，抑或空心入网，偶尔“三不摸”，也没关系，进与不进都不影响其陶醉其中，他单纯的快乐将一直持续，直至大批踢球者跳下围墙，气势汹汹而来——6栋“马拉多纳”、13栋“巴蒂”以及21栋“雷东多”如猛虎出笼，开始朝篮架铁柱大力轰门，不出意外，一两分钟后他就会被这种委婉的方式“请”出场地。

印象中，某次相遇，他忽开口问我，知不知马华。中央五台金牌教练，谁人不晓，身穿比基尼，脚踩“李宁”，性感代表。问完他竟顾自跳起舞来，无伴奏，全靠心中节拍，舞步戛然而止后，开始说话：“怎么样？跟马华学的，梦幻舞步，来，教你。”我受宠若惊，认真地晃了几步，他看后，面露

苦色，只剩摇头。我懂，大概意思是孺子不可教。

民大子弟中，有一部分家长是老师教授，一部分是食堂、医务所等工勤人员，还有部分爹妈是单职工，他家是最后那种情况。忘了他爸在哪个系任教，但他母亲大伙都知道——裁缝。他家住池塘边，每次从窗口经过，都能见到他妈正襟危坐，面前是缝纫机，神情肃穆，双脚起落，似做祈祷一般。许是家里有人“做生意”的缘故，他出手向来阔绰。大家小心翼翼将棒冰掰断，一分为二，你咬一口，我舔一下，恶心且快乐的时候，人家在搞雪糕；人家高欲望、低消费买糖酸角、酸梅粉时，人家在嚼“广香园”牛肉干，可即便如此，篮球场依然还是不属于他，抱着皮质“斯伯丁”悄然离开的背影，永远都是他。

后来他做了件事，一举成名。怀揣五块就是巨款的时代，他和一同学结伴从老火车站出发，不选公交，直奔“出租”而去。有钱这倒不算什么，但他接下来的行为足以让涉世未深的我们连声惊叹。他挥手招来两辆出租，与师傅谈价，谈完自己上一辆，安排同伴上另一辆，声称要来个比赛，片刻后，花溪大道上同时出现两辆疯狂“的士”，你追我赶，车内两半大孩子忘我尖叫，不时将头伸向窗外。结账时两位出租师傅笑逐颜开，每人收获一张“大团结”。对于这种思聪式、花钱打水漂，但是快乐的道理他比谁都先领会。

最后提句，今日恍然一见，他人已谢顶，23号“乔丹”已为立领polo衫

所替，身形发福，脸盘圆润，很容易就让人想起“大哥”万梓良。那么多年过去，不知他还打不打球，即便退役，也希望他比双腿打颤的“大哥”过得更好。

“西柚”落地

熙佑呱呱落地，6斤3两，母女平安。

情形恰如四年前恩佐降生。有过相同经历的人懂，年纪越大，心越急，尤其在求子这件事上，求而不得，更急，急也枉然，敌不过一句“缘分不到”。今回头看，与其说当初是大人赋予了孩子生命，不如说是她领着我重新活过一回，心生感激，于是给她取名“恩佐”，小名“恩珠”，黔镇宁话，樱桃之意。人世清苦，独木难支，独生子女不是不好，佐佐佑佑，多个伴，遇事有人商量商量想必应更好些。熙佑来之前，乳名已取好，也是水果——西柚，清火，有益健康，此外，“熙”有“光明、吉祥、和悦、温暖”之意，每个寓意都还不错。我幼时不喜孩子，觉得小家伙们麻烦，终日哭闹，恩珠不一样，她爱过家家，对周围人友爱，尤其对比自己年幼的宝宝，有很强保护欲，我自问小时候无法做到。西柚出生前，恩珠曾仰着头认真说道：“我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惭愧惭愧！我和她母亲绝不敢说我们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太狂妄了，不过还是可以努力够够，争取做得好一点，标准定低点，压力就小一些。再说希望，概括为“平平无奇”，和父辈

对我的要求如出一辙——平安、健康，仅此而已。

打工人、打工魂

人过中年，日渐狼狈，生活把慈眉善目揣进口袋，说翻脸就翻脸，突然就怒目圆睁。同事夜半两点还在跑代驾，穿着交了六百元押金的“黄色领旗衫”，蹲守在市区饭店酒吧的梯坎前，因平台不给派单而焦虑，也为跑着没“搞头”的单而沮丧。昨日可说是他一星期里荷尔蒙峰值最高的一天，凌晨五点收班，进账三百余元。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疫情前年轻人盲目乐观，飞蛾扑火创业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同事曾说，有日跑到半夜，收效甚微，只赚到一百多元。到家，全职太太心疼，为其点了个五十的外卖，同事哭笑不得，不知该喜还是忧。经济内卷的时代，众人肩头都背负行囊，开怀时，欢乐相通，转过头，两行清泪成河，前路茫茫，恐怕只有且看徐行了。

悼念海嫫

海嫫来筑不久，随医生丈夫定居在武警医院，这是有次瓢泼大雨，我们驾车送她回去获知的。作家圈都叫她笔名——海嫫，我习惯在后面加个“姐”，从名字大概能看出，这是个温柔的人，讲话总轻轻的，待人亲和，却又不是扭捏害羞那一型。早些年，作协采风，旅途无聊，她便会同大家拉起家常，聊生活中那些普普通通的小事，家周围奇奇

怪怪的邻居，诸多平淡琐碎在她嘴里顿时变得鲜活有趣起来。我结婚那日，没好意思请她，她和鹤蕾突然现身，说我们知道就不请自来了，我心中霎时泛起阵阵暖意，她见证了我生命中十分重要的时刻。

海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某次来办公室，出人意料，给我带来本瑞典人写的东西——《淘气包埃米尔》，鼓励我往儿童文学这条路上走，可惜彼时我兴趣不大，辜负了她。之后她在省作协推荐下去了鲁院，那时我正琢磨南京作家曹寇的语言，没想到她学成归来，竟摸出一本曹的签名作，说她那期同学正好有曹，要了赠我，如此有心，又感动我一次。此后她新书《会飞的喔喔嗝》出版，我获赠一本，拿给正上小学侄女看，她爱不释手……惊闻噩耗，她走了，我很难过，反复想，睡不着。这两年，陆续走了许多朋友亲戚，不知还好，晓得了我便难受很久，以至于大家仿佛都忘记了，我还记得，那感觉就像是随时会有人跳出来对着即将平复的记忆抽一鞭子，人又痛得龇牙咧嘴，我知道其实这样不好，但也无力改变。

海嫫走了，一想起她，脑中浮现出的就是那个明眸善睐的女子，那个热爱生活的写作者，那个温婉善良的良师益友。小蒋姐说得对，有人提前下车了，但是列车还得往前开。天堂没有病痛，海嫫姐，走好！

山与湖

■ 陶应翠

春风，摇响了铜铃。

无数座山抖擞着身躯，冬日暮光落尽，夜晚微凉的温度中枯黄与新绿完成交替。一条河从遥远的地方缓缓而来，携带着旷野的寂寥与人间烟火的热闹奔涌汇入。百花湖，在薄雾弥漫的山水中，灵气涌动。

忍不住，我去三屯村，看了三次湖。

四月，春意爬满了山头树梢。饱食的野雀成群结队，隐身于草丛及荆棘。下班与朋友相约，去三屯村。从清镇出发，沿花桥、蚂蟥井方向右转，顺着环湖路199县道行驶。与城区的拥挤闷热不同，清新的风穿过车窗，横扫身体凹陷在工作中的疲累，让人瞬间神清气爽。深吸一口空气，清凉中夹杂一丝甘甜的味道，沁人心脾。我想，这也许是跟人的心情有关，愉悦的环境让人有更多想要表达的欲望。攀在车窗上，望沿途的山石与野生的绿植，偶见一只白鹭从高处一跃冲下。视线追随，俯冲的流线似山石的骨骼，最后它像一片白纸安然浮在碧绿的百花湖上，又像树木的经络烧尽绿意后的余灰，随意撇在这春意盎然的画卷上，让人心生惊奇。

还没入村，就见道路两旁挨挨挤挤的樱桃树、李树漫延山际。适逢樱桃挂红，李子青青，青红相交红绿互衬，色彩万般粲然。林下，还没筷子高的玉米一排排整齐的站着，一个抽烟斗挽着衣袖的老人提着一提篮樱桃，慢悠悠走在路上，这个节奏让人心生安然。

车进岩脚组，听见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三四个七八岁的

孩子爬在一棵粗壮的樱桃树上，一只手拉着树枝，身体前倾采摘前方几颗红红的樱桃。站在高处的小朋友说，你采的没有我的红，站在下面那个接上话说，你采的没有我的多。你抓我一下，他又抓你一下，嘻嘻哈哈、晃晃悠悠，让人提心吊胆。转念一想，儿时的自己不也这样吗。爬到树尖上，大风吹来，树枝摇晃，吓得紧缩身体，死死抱住树干，就连心跳也随着风向来回摆动。带着细齿的樱桃叶划在手臂上，没有伤口也无痛意，只是夜晚来临，一条热毛巾擦过脸庞、手臂，一股火辣辣的感觉才传遍全身。

突然发现，树下还有个稍小的孩子，提着个红色塑料袋站在半截墙坎上。心有所动，我打开车门走了下来，望着他说：“小朋友，可以给姐姐一颗樱桃吗？”他害羞地望了其他小朋友几眼，然后给了我一颗。真的是一颗，我禁不住笑了，连说谢谢，又厚着脸皮问他再要一颗。再给一颗，他从墙坎上跳下，一溜烟跑了，边跑还边回头看着我笑。

车在三屯村新寨码头停下。顺着小路漫步至百花湖边，此时的天色已不如晌午时明亮，天、山、湖微微的呈现出青色。几棵杨柳正正直直站在湖边，细枝随着湖风轻轻摆动，像打着折伞的儒雅文人临湖眺望，准备吟诗一首。

湖边一排钓鱼人，每人拿着一根鱼竿静静的坐着。我们都不敢说话，怕惊扰了上钩的鱼儿。悄悄的，我们沿着湖边漫步，凉爽的湖风，把心里郁结的情绪一下子吹散了。这时，同行的朋友

在前面突然喊道：“快来快来，这里有好多螺丝、河蚌。”走在后面的我们飞快围了上去，开始了捡捡捡模式。但最后走的时候，一大袋河蚌谁都不要，又倒回了湖里。只有我留下一个河蚌、一颗水螺，直到现在还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

第二次前往百花湖，是五月中旬。早上五点四十，道路、灯光还是灰蒙蒙的，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本来打算一个人步行前往百花湖，最终却又与周公相约梦中。直到九点四十，才坐上前往百花湖的中巴车。中巴车一路走走停停，十点二十几分才到达三屯村中十广场。

此时，雨声渐大。

站在广场上，突然发现，三屯村民居的外墙被统一粉刷成白、橙两种不同的颜色，从新寨一组至河边组是白墙青瓦，中十组却是浅橙红瓦。后来才听说，这种浅橙红瓦外饰关乎皇家文化，与三屯村中一座神秘的庙宇——灵永寺有关。

灵永寺始建于明朝初年，最早不叫灵永寺，明曰“墨石”。寺庙的大殿内立有一块清代嘉庆二十二年的残碑，碑上铭文大意是：“清代中十墨石堡，明初建文帝来此避难，建文帝曾赐地名‘墨石’，为保地方风水，康熙二十二年，墨石乡人修建了寺庙，嘉庆二十年修复祖师上殿，并取名‘灵永寺’，意为神灵地灵人亦灵也”。

古碑文记载，建文帝避难曾涉足此地，真实与否，我无从考证，但寺内碑文却值得有意者一探究竟。灵永寺现

存正殿一间、厢房二层，正殿为全实木榫卯构造，符合明清皇室建筑模式。因受其他因素影响，寺庙内供奉的几尊菩萨已移居别处。当村中老人向游客津津有味讲述建文帝和灵永寺传说时，无形中，也给百花湖增添了神秘深沉的历史韵味。

沿灵永寺厢房外小路走到庙屋后，一片幽深宁静，望不着边际的树林出现在眼前。耳闻雨滴哒哒、蛙声呱呱，视野被树林阻挡，林间长满了郁郁葱葱的青蒿与野草。越往里走，心就越像放在了半空。一棵枯木倒在地上，半截透亮白皙的蛇脱隐藏于此。突然，一大滴雨珠坠落下来，砸在植物叶面上，紧张的气氛终于打破。一个人顺着小路仓皇逃回灵永寺，心跳得咚咚咚直响。顺着正殿走下石阶，回到路边的广场往上看，灵永寺背靠半山，面朝百花湖。白雾弥漫、细雨飘飞，茂密的树林中，灵永寺只可窥见一角。那一角青瓦高檐与明黄墙面，嵌在大苍山里交相辉映，分外肃穆。

三屯村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百花湖镇，百花湖是贵阳市饮用水源保护地之一。坐落在百花湖以西的三屯村，共有八个村民组、三百六十八户一千六百余人，主要姓氏有李、马、余、冯、黎、黄等，世居民族有汉族、苗族、布依族等，全村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九点五。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全年气候宜人。林密地绿、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使得百花湖成为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天然氧吧，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元素，二零一六年

六月，百花湖三屯村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称号。

三屯村获此殊荣，离不开百花湖的地域贡献。

百花湖又称百花水库，以水库大坝附近百花坡得名。作为贵阳市的“大水缸”，百花湖供应着上百万市民的饮水，与红枫湖并称“姐妹明珠”。百花湖地处猫跳河中游，总面积八十三平方公里，其中湖水和岛屿面积十四点五平方公里，整个景区由溶洞、洪武苗、茶饭营盘、朱昌古堡、九龙山、灵永寺等十二个景点组成。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满足贵州省电力负荷急剧增长的需要，国家对猫跳河进行了以发电为主，结合灌溉、工业供水和水产养殖等综合利用的梯级开发。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八一年止，先后在猫跳河修建了红枫、百花、李官、修文、窄巷子、红林、红岩六个梯级水电站，百花湖就是其中之一。百花湖水水库的建成带动了周边工业、农业、旅游业的发展壮大，也带动了三屯村旅游业的发展，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三屯村广场至中十小码头，路上有大大小小的餐馆、农家乐共二十余家，码头上泊着蓝白相间的旅游船十来条，整整齐齐漂在湖面上。打着雨伞玩赏的游客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举着相机对着湖光山色咔咔不停拍照。由于下雨，我没有选择乘船，只得沿着皂角丫方向步行。四月份来的时候，还没筷子高的玉米现在已经长到了小腿，稻田里秧苗已经站稳了脚跟。行道两旁的石头缝里、草丛中，站满奏乐的青

蛙、蚰蚰。长满松树的丛林，铺上了厚厚的地毯，散发出木柴腐烂的自然气息。鸟儿清脆的鸣叫在林间回响，泉水潺潺流淌的声音从近向远扩散，平坦乌黑的柏油路尽头，藏在一个弯又一座山的背后。

第三次前往百花湖，是在七月下旬，下午两点半左右到达三屯村。太阳正是热烈的时候，我与我的老师、姐姐一起，由村委会步行前往灵永寺。沿途车少人也少，路边的农家小院，一律收拾得干净整洁。有个中年男子从院墙里伸出半个身子看我们，姐姐走过去问：“有湖里的活虾卖吗？”

百花湖里的河虾算是当地最好的美食，青椒爆炒、热油干炸都是好菜。中年男子歉意作答：现在都没有咯，要早上才有。姐姐深知百花湖河虾的妙处，只得遗憾叹气。

别过墙内男子，继续向前就是中十码头，中十码头是三屯村最佳赏湖位置。站在码头放眼瞭望，湖面宽广开阔，最左边是陡峭笔直的山峰——老鹰岩，湖中心正对的小岛是水月山。村里老人说，以前山上有座小庙叫水月山寺，还有一座和尚坟，后来被漫上来的湖水淹了，只留下零零星星几块石砌遗址。现在，整座小岛都被树木覆盖得严严实实，难以靠近佐证。

登上游船，倚在船头的栏杆上，迎着凉爽的湖风，静静欣赏三屯村美丽的湖光山色。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岛屿，轻易就把百花湖划分为南湖、中湖和北湖。船游水中，同一开始的宽阔不同，驶进南湖时湖面开始收窄。此处，能

看见左右棱角分明的山峰。石块缝隙中生长的树木，透过细小的石孔，一头扎根湖底。水面平稳亮丽，每一座岛屿都有鲜明的倒影。两只白鹭先贴着水面滑行，突然，一头扎进水里，不知那条小鱼又命丧鸟嘴。

游至中湖、北湖，湖面一下开阔向四周延伸。岛屿上，野生的金银花藤蔓托着还未绽放的花苞匍匐在荆棘丛上。船声轰鸣，水波被推着不断向外荡漾。这时雨波渐大，我们躲回船篷下，听村支书一一细数眼前每座小岛的名字：松林远眺、双猴守园、金蟾嬉水、大将点兵、鸟岛等等。在细雨淅淅白雾弥漫的天气里，百花湖的远山与近水浑然一片。坐落在山脚下的三屯村，在薄雾隐约的遮掩中，青瓦白墙与浅橙红瓦俨然就似一幅安静祥和的水墨画，让人心向往之。

一花一世界，一山一昆仑，一水一乡人，一态一金银。这个季节调和着一盘嫣红与翠绿的色，倾倒在山与湖之间，铺开在一片又一座的田野与小岛上。树木、草丛青翠欲滴，湖水碧绿，一百零八座岛屿焕发出绿宝石一样的光芒，映照着三屯村。

三屯村，我还会再来。

山水之沉酣：晚明性灵 游记对美的建构

■ 胡海琴

打开晚明文人的诗文集，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他们的诗歌远远没有小品文章写得好，诗歌的功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言志抒情的载体成为了应酬记事工具，从而变得质木无文。反之小品文章成了承载性灵的主要文体，晚明文人在其中抒写真实的感受与追求，使小品文具有了灵动的生命力。此现象或许可以称之为诗性精神的文体转移。性灵游记作为小品文的一大宗更是承载着晚明文人的性灵之声和诗性向往。他们在性灵游记的创作中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山水美学世界。

亲近自然、悠游山水可谓古代文人的一项悠久传统，对待自然山水的态度，历代虽有不同但大致相似，源于《诗经》比兴和骚雅寄托的传统，皆传承于历代诗文之中。直至到了晚明文人笔下，对待自然山水的态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王思任曾在《南明纪游序》中说道：“记自柳子厚开，其言郁塞，山川似籍之而苦，吾何取焉？”由此可以看出，晚明文人游记描写内容的建构是异于传统的。他们批判传统文人将自我之郁塞投影到山水之中，使游记作品有一股郁塞之气，好像山川在其中也体现出一种苦楚之味。晚明文人在游记中对山水的描写方式和游记内容的建构与传统文人截然不同。在晚明文人笔下，自然山水不再作为寄托的对象而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他们不将主观之郁塞投入山水之中，而是在欣赏、品评山水的过程中体味一种自然的审美感受。然后在融入了主观之愉悦情感后，将笔下之山水建构成一个纯粹美景，一个可以忘掉现实烦忧的悠游之境，一个可以适性徜徉的诗性之境。需要区别的是，晚明文人建

构的诗性之境与唐代文人的诗性之境在内涵上是不同的。原因在于唐代文人是在山水中打坐，晚明文人是在山水中酣睡。不将现实的阴郁影子投射到对山水的描绘之中，使笔下的山水世界呈现出纯粹的山光水色，完全的随性畅然，以其内在向往与外在景色构筑一个悠然美丽的山水世界，是晚明性灵游记中一个明显的特点。传统文人将现实苦闷寄托于自然，使“山川籍之而苦”，晚明文人将自然融于心中，建构悠游之境，得以“洗尽五年尘土肠胃”，忘却现实烦恼。这是晚明文人与传统文人的不同，也是为什么虽然晚明文人大多命运多蹇，但我们在其游记中能读到山光水色，悠游之乐，却看不到愁苦忧思的原因。这也是晚明文人在自然的悠游美景中得以触动其心的原因之一。我们从晚明主要作家的游记作品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种诗性境界的追求与建构。

一、王思任之绚丽“奇”境

王思任作为晚明标新立异的游记大家，他所建构的山水世界自成一格，以其极为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个绚烂奇丽之境。王思任一生偃蹇宦途，三仕三黜，国破家亡后乃绝食而死，一生经历可谓是坎坷多艰，但在他的游记中却丝毫也看不出人生坎坷的影子，他在其中描绘的是自然山水的风光美景，人与山水的相近相亲。王思任的游记作品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新奇而绚丽。他在游记中极善于运用新奇的比喻和丰富的色彩，建构一个绚丽多姿的山水世界，可称是“恣意描摹，尽情刻画”，使他的游记作品在晚明诸家中别具一格，自成一家。其新奇的特点表现在想象的丰富、比喻之奇特上，如：

出东关，得箬舟，雾初醒，旭上。望虞山一带，坦迤辘直，絮棉中埋数角黑幕，是米癩浓墨压山头时也。然不可使癫见，恐遂废其画。”（《东山》）

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事事俱糖担中物，不然，则盘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山故怪石供，有紧无要，有文无理，有骨无肉，有筋无脉，有体无衣，俱出堆累雕鏊之手。（《雁荡》）

将云雾缭绕之虞山比喻为絮棉中埋数角黑幕，又与米芾之画相高下；将雁荡山的特点比喻为小儿糖担中物，大家劫灰未尽之花园，想象丰富而奇特。其绚丽的特点表现在作品中色彩的丰富运用上。王思任好造新奇之语，其中色彩的搭配为最常见，如：斐绿叠丹、青暇紫玉、霜跌银跳、乱绿浓寒、雄青雌碧、旋银舞玉、绿雪轻风等色彩组合新奇而形象。再如在《小洋》中所写的绚丽色彩：

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间所有者仿佛图之：落日含半规，如胭脂初从火出。溪西一带，山俱似鹦绿鸦背青，上有猩红云五千尺，开一大洞逗出，缥天映水，如绣铺赤玛瑙。日益矜，沙滩色如柔蓝懈白，对岸沙则芦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识。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金黄锦茄，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岚数层斗起，如鱼肚白，穿入出炉银红中，金光煜煜不定。盖是际天地山川，云霞日采，烘蒸郁衬，不知开此大染局作何制？意者妒海蜃，凌阿闪，一漏卿丽之华邪？……然所谓仿佛图之，又安能仿佛以图其万一也？嗟呼！不观

天地之富，岂知人间之贫哉？

王思任极尽描摹之能事，将晚霞之色彩、夕山暮沙之变化写得惟妙惟肖，生动形象，构筑了一个多彩绚丽的世界，而王思任仿佛也在自己构筑的世界中深深沉醉：

将至三界址，江色狎人，渔火村灯，与白月相上下，沙明山静，犬吠声若豹，不自知身在板桐也。……山高岸束，斐绿叠丹，摇舟听鸟，杳小清绝，每奏一音，则千峦哂答，秋冬之际，想更难为怀。（《剡溪》）

橙黄渔火与皎洁月光映射在静静的江面上，群山寂静，沙汀朦胧，偶尔传来江村之犬吠，舟楫轻摇，酣然沉睡。待月尽西山，山始复高，岸始如束，雾中之云树山花，层层叠叠，星星点点。摇舟听鸟，始知人间清绝，众山为响。以此畅想秋冬之际，枫红水绿，叶飞波摇，将是如何荡怀人心。王思任喜爱美景，不喜险景，对荡怀人心之美景尽情刻画，而在游凶湍险洑的石门苦境时，则欲“蹴一丸泥封之，使隐君子长不知名”，由此也可以见出他对山水美景的刻意追寻和对绚丽奇景的倾力建构，而这些都构成了王思任对山水绚丽新奇的美感追求。

二、李流芳之淡远“画”境

李流芳是晚明追求清雅的文人代表，也是晚明山水画家兼游记作家群体的代表。他“三上公车不第，因魏忠贤乱政，遂绝意进取，筑檀园读书其中”，“穷老不遇，徒放浪于吴山越水”。仕途的坎坷反而成就了他山水悠游之乐，使之成为晚明性灵游记创作大家，也成为松江画派的著名画家。与其画作相似，他在游记作品中建构的是一

个如山水画般清悠高远的境界。他常以绘画的结构布局方法描绘山水，建构诗情画意之境，读之使人如在画中游，直堪以“画境”称之：

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夹道皆古柳，参差掩映，澄湖百顷，一望渺然，西山匍匐与波光上下。远见功德古刹及玉泉亭榭，朱门碧瓦，青林翠嶂，互相缀发。湖中菰蒲零乱，鸥鹭翩翩，如在江南画图中。（《游西山小记》）

李流芳在游赏之中作画作文，画与文有时合为一体，文中有画，画中有文，其游画题词就是一篇篇短小精美的游记作品，境界清远，如：

曾与印持诸兄弟醉后泛小艇，从西泠而归。明月初上，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荡，如镜中，复如画中。（《孤山夜月图》）

犹记出云棲时，雾初合，四望皆空，时见天末一痕，皆山顶也。日出氤氲，竹树如影在水中，有寒柯离篴，挺出空濛间，犹带红叶，分明可爱，余画中取得此意。（《云栖晓雾图》）

其游记短小精致，清丽自然，意境高远，恰似一幅幅云飞雾绕，朦胧悠远的水墨山水画。除此之外，他的游记中还常常透出禅意，在山水中追求空静寂然，独往会心，构筑淡远悠然的山水画境。他的这种淡远的画境可以代表当时游记作品的一种风格，晚明的一些游记作家，特别是画家中的游记作家常常喜欢追求这种山水画般的风格，如祁彪佳在其游记作品中也构筑一种自然幽淡的山水之境：

旦起，雨稍霁，买竹舡溯洄徐入。夹岸绿阴在水，平流如照，倏而山雨欲来，则又奔雷喷雪矣。历数桥柢古

兰亭，效曲水流觞，相忘为千载后。
(《游兰亭禹穴记》)

寺之南，千嶂屏列，东西汇西湖，水势浩淼，诸山与波上下，极目云中，村烟平接，绿畴翻浪，徘徊不忍去。(《浮峰游记》)

三、袁宏道之隽秀“逸”境

袁宏道不喜做官，而喜浪游山水，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山水中悠游，过着闲适的生活。袁宏道的游记作品在晚明诸家中首屈一指，这不仅是在晚明文学思潮中的领袖地位，还在于他的游记创作取得的高超艺术成就。袁宏道的游记风格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隽秀、飘逸。以绚丽的才情描绘山水美景，以不羁的笔法抒写飘逸之情，这种在晚明无人可及的艺术成就也来源于无人可及的才气和胆识。袁宏道用倩丽的语言构筑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山水世界，也在这样一个山水世界中肆意抒发着他适然的感受，使其游记中弥漫一股俊逸之气，如：

逾岭而西，平畴广野，与青峦紫萝相映发。时方春仲，晚梅未尽谢，花片沾衣，花雾霏霏，弥漫十余里，一望皓白，若残雪在枝。(《天池》)

湖三面受风，每盛夏时，游舟绮错，日不下百余艘。玉腕青眉，娇歌缓板，来往罗泊中，亦胜游也。……放舟湖心，披襟解带，凉风飒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头如髻，挥麈高谈，不知身之为吏也。(《阴澄湖》)

寒食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

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雨后游六桥记》)

游记中有景有情，有沉醉人心的山水美景，有自由抒发的自适之情，袁宏道的游记中流畅地表现了一个诗人在文中追寻的诗性境界，一个自适飘逸的山水美境。在晚明诸家中，其游记风格与袁宏道最为接近的是高濂。他在《遵生八笺》中写了四时之景色共四十八篇游记作品，每一篇都以更加倩丽的语言构筑山水美境，抒发在山水中的沉醉与逸兴：

三月桃花，苏堤落瓣，因风荡漾，逐水周流，飘泊孤踪，多在西泠桥畔堆垒。粉销玉碎，香冷红残，片片似对骚人泣别，豪举离樽，当为高唱渭城朝雨。(《西泠桥玩落花》)

西泠在湖之西，桥侧为唐一庵公墓，中有枫柏数株，秋来霜红雾紫，点缀成林，影缀夕阳，鲜艳夺目。时携小艇，扶尊登桥吟赏，或得一二新句，出携囊红叶笺书之，临风掷水，泛泛随流，不知飘泊何所，幽情耿耿撩人。更于月夜相对，露湿红新，朝烟凝望，明霞艳日，岂直胜于二月花也？西风起处，一叶飞向尊前，意似秋色怜人，令我腾欢豪举，兴薄云霄，翩翩然神爽哉！（《西泠桥畔醉红树》）

踏雪溪山，寻梅林壑，忽得梅花数珠，便欲傍梅席地，浮觞剧饮，沉醉酣然，梅香扑袂，不知身为花中之我，亦忘花为目中景也。(《雪霁策蹇寻梅》)

四、钟惺之孤峭“幽”境

在公安派之后，竟陵派的代表人

物钟惺为了矫正公安文风浅俗之弊，提出“幽深孤峭”的文学创作方法，这种文学思想在他的游记作品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使游记形成了孤峭的竟陵文风。相比起袁宏道的随意抒写、放怀逸兴的才子型创作风格，钟惺的创作就显现出精思熟虑，幽隐细致的风格。其游记作品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感情之幽隐、描写之细致、结构之井然，呈现在作品中的山水景色如精雕细刻的雕版画，少些许逸气，多些许工整。可以以一个“幽”字概括其独特风格。如：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潏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浣花溪记》）

夜分，童报气兴于东，非夜气也。以为日，急往登峰，万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能尽如夜，而犹不失为星。光趋盛，又以为日。此而日焉，是日于夜也。久之有赤而圆，其端从碧中起者，日也。脱于碧者半，天海所交，水风窘之，反不能圆。赤尽而白，白斯定，定斯圆，圆斯日矣，则下界日出时也。大要光下属碧落，日亦然。而落者畅，出者艰，落之前万象混，出之后万象分，此其候也。（《岱记》）

钟惺写景追求幽深孤峭，神气内敛，用几乎不带任何个人情感的语言井然构筑景物之方位形状，细致刻画景物之细微变化，显示出刻意安排、矜炼深刻的文章风格。但细嚼竟陵派的游记作品，却能体味出其中隐隐的情感因素，通过隐现表达得更加自然真挚，甚至是不可遏止的流露，也更加耐人寻味。如竟陵文风的代表作《帝京景物略》，就

是一部需细细嚼嚼的游记佳作。如其中的名篇《水尽头》写道：

石罅乱流，众声淅淅，人踏石过，水珠渐衣，小鱼折折石缝间，闻蹙音则伏。于苴于沙，杂花水藻，山僧园叟，不能名之。草至不可族，客乃以花斗，采采百步耳，互出，半不同者。然春之花，尚不敌其秋之柿叶。叶紫紫，实丹丹，风日流美，晓树满星，夕野皆火。香山曰杏，仰山曰梨，寿安山曰柿也。西上圆通寺，望太和庵前，山中人指指水尽头儿，泉所源也。至则磊磊中，两石角如坎，泉盖从中出。鸟树声壮，泉啾啾，不可骤闻，坐久始别，曰：彼鸟声，彼树声，此泉声也。又西上，广泉废寺，北半里，五华寺。然而游者瞻卧佛辄返，曰卧佛无泉。

文中无情感的明显表达，全篇写景，但在景物的描写刻画中隐隐可以感到作者之爱赏与欣喜，读到静坐听鸟，曰“彼鸟声，彼树声，此泉声也”时，其欣喜之情也升华为陶醉了，而文章结尾借平淡之笔写绚烂之情：“又西上，广泉废寺，北半里，五华寺。然而游者瞻卧佛辄返，曰卧佛无泉。”写泉外之景，却全然在写泉；一句“卧佛无泉”写尽了游人对水尽头之钟爱之情，也写尽了作者对水尽头的无以复加的激赏与赞叹。此等隐现的写法是竟陵文风的一大特色，他们也在这种隐现的表达中建构了心中的诗意境界。

五、张岱之幽清“适”境

张岱，明末清初游记散文的集大成者，少为纨绔子弟，服食奢侈，享尽人间繁华，年至五十，国破家亡，葛巾野服，布衣蔬食，受尽人间疾苦，其人生大起大落，不可不谓坎坷，其感叹世

间炎凉，不可不谓沧桑。而梦中常存西湖山水，乃在追忆中描绘西湖之花光水色，热闹风景，世俗风情。但他所钟情的西湖之景乃是一块不同于世俗喧嚣的境地，他也在追忆中建构一个心中的西湖之境，一个幽清空明、会心适性的悠然之境。张岱写山水喜欢写山水之“清胜”，山水之“适性”。所以往往能触动其心的境界是在独自幽赏之月下，在天地一色的雪中，在酣然忘忧的舟中：

夏月乘凉，移枕簟就亭中卧月，涧流淙淙，丝竹并作。张公亮听此水声，吟林丹山诗：“流出西湖载歌舞，回头不似在山时。”言此水声带金石，已先作歌舞声矣，不入西湖安入乎！余尝谓住西湖之人，无人不带歌舞，无山不带歌舞，无水不带歌舞，脂粉纨绮，即村妇山僧亦所不免。……余在西湖，多在湖船作寓，夜夜见湖上之月，而今又避嚣灵隐，夜坐冷泉亭，又夜夜对山间之月，何福消受！（《冷泉亭》）

远离世俗喧嚣，山水始以清景待人，人始在空明之境中自由徜徉。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更是以俊逸的笔墨创造出一个雪色空明的世界，达到一种浩渺纯净、空濛悠远的境界：

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两三点而已。（《湖心亭看雪》）

在山水清境中悠然自适，得以忘怀现实烦忧，胸中浩浩落落，不知世间何为忧愁。这却是张岱在构筑的西湖幽清之境中追求的随性自适的诗意生活：

余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奚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歌终忽寤，含糊赞之，寻复鼾齁，小奚亦呵欠歪斜，互相枕籍。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寝。此时胸中浩浩落落，并无芥蒂，一枕黑甜，高春始起，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庞公池》）

以上是晚明游记作家的几个典型代表，他们以不同的风格描绘了不同的山水美景，也以不同的风格构筑了他们心中的悠游之境。一人心中有一境，故一人笔下有一境，但相同的是他们对山水之美的强烈追求，相同的是他们对心中悠游之境的描绘与建构。其实晚明文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体现对美的追求和建构。他们可以像袁宏道一样对一瓶插花极度用心，精心养护，细细品赏，用以点缀生活之美感情趣；也可以像祁彪佳一样修筑园林，终日徜徉其中，对一山一石精心布置，再以绚烂之笔极尽描绘；还可以像文震亨一样关注日常之用度摆设，一几一椅都要精致合理，符合艺术美感之法度。对美的追求是晚明文人的普遍崇尚，他们在对美的追求中得到了一种纯粹的美感享受。这也是晚明文人在山水美景中沉酣，在游记作品中建构悠游之境的原因。山水美景，悠游之境，是他们在山水中建构的诗性之境，也是晚明游记诗性精神的集中体现。

山城逢旧雨 黔馆得新知

——陈恒安先生轶事

■ 马宏明

陈恒安（1909—1986）先生，祖籍江苏南京。先生早年名德谦、德鹤，字恒安，别号宝康、春茗词人、芝山翁等。中年后以字行。父懋枢公为筑城名宿并经商，母为安顺张氏。

先生髫龄及随筑垣名士王仲肃、乐嘉荃、杨覃生研习古文、诗词、小学及书法。当时贵阳有一诗词唱和雅集组织“诗钟社”，社中皆为年高德勋的一时硕儒。先生年龄最小，竟能与众师友诗词唱和、同声相应，且以思维敏捷、用典精准、境界高远而令人击节叹服，时有“神童”之称。青年时代先生赴金陵，就读于中央大学，受业于汪东、汪辟疆、吴瞿安、胡小石等学林泰斗，主攻古文诗词，尤以倚声填词用功至笃，成就亦最大。遂为清人郑珍、民国姚华之后黔中词坛又一巍巍丰碑。先生治词宗宋人吴梦窗、姜白石、周邦彦、秦少游一路。早年所作具浓密陈厚、声律谨严之象。晚岁词风则略近苏东坡、辛弃疾豪宕之气，他自己曾说：“入周秦出苏辛婉豪而外无师承。”足见其取经之不凡。先生之词为词人之词，置之乾嘉际与并世名贤足称伯仲亦堪能比肩。其诗师北宋陈后山，并倾倒于唐之杜工部。先生有《春茗词》两卷、《邻树簃诗存》、《半清池馆诗存》传世。中岁后先生先后于“总统府”及“贵州省政府”担任秘书之职，并同时任“总统府图书馆”主任及贵州省艺术馆馆长。斯时先生曾流连于南京、重庆、广州等地方与沈尹默、黄君璧、陈方、郑曼青、乔大壮、徐文镜、谢梅奴、吴瀛、张书旅、梅兰芳、尚小云等学林艺苑名流皆有交游。

先生在任省立艺术馆馆长之际，恰逢日寇犯我中华，山河沉沦，大批文化名人及某些政要避难于黔，作为艺坛领军

人物，先生自然要尽地主之谊，接待留寓于此的各界人士。上世纪40年代，张学良幽禁于贵阳。某日，先生与吴鼎昌、谢六逸、王梦淹等友人，前往张氏住处小聚，酌酒品茶之后，众人以诗词助兴，先生即兴填《南乡子》词：“北国暗云稠，戎马倥偬战未休；半壁山河是旧垒，忧忧，恢复故土志未酬，易帜兵谏有权谋；拟向苍穹摘北斗，休休，醉何花溪垂钓钩。”张学良随赋《答友诗》：“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余所求；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故所由；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这是张氏被幽禁后首涉西安事变文字，据云蒋介石知此诗后说：“诗言志。”先生另赋《玉楼春》：“日照花溪水如稠，湖山装点似杭州。烟波斜阳映小楼，夜阑人静晚风柔；赋罢长安耽诗酒，壮游黄鹤几经愁，灞上桥边陞新柳，愿为将军解离愁。”想来这次雅集定会对幽禁贵阳的张学良予以宽慰。

此外先生还以馆长身份接待了赵少昂、徐悲鸿、马万里、柳诒徽、何遂、吴晓邦、高马得、叶浅予、戴爱莲、商承祚、马思聪、关良、倪貽德、关山月等艺苑名人，并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友情。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徐悲鸿数度来到贵阳，为前线将士及在校学生募捐义卖绘画作品，皆得到先生的帮助，徐悲鸿与廖静文在此订婚，先生即是证婚人。展览期间诸如布展、宣传、认购等，事无巨细都耐先生操劳。徐氏因旅途匆忙，携带画具有限，先生见其案上缺挥翰之砚，便以佳砚相赠。徐悲鸿深受感动，遂作《萼梅》琴条相赠。先生有诗详述此事。并在晚年写下《徐悲鸿先生在贵阳》长文。就当时徐悲鸿寓居贵阳茴香坡时，彼此间谈画论

诗、艺术创新、丹寨皮纸的使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徐到艺术馆参观指导的种种往事进行了深切的回忆。先生还写有《追忆徐悲鸿大师》：“笔下无凡马，大师风骨坚。涉足洲洋际，咏怀吴楚边。方刚伊秉绶，恢弘任伯年。珍传蹊我后，心血献新天。”这些诗文皆为贵州艺坛珍贵史料。

1943年11月赵少昂、丰子恺分别在贵阳举办画展，因先生的鼎力相助，各方周旋，使两人的展览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收入自然也不菲。赵少昂离筑返渝后，还几次来信以申谢忱，并一再提及先生陪同的花溪之游。作为身在异乡的游子，得先生之襄助，心中之喜悦，可想而知。1986年先生辞世时，赵少昂从香港发出唁电云：“……时人共仰，艺海同悲……”。1944年商承祚、黄书康书法联展亦在此举办。先生一如既往地提供方便，并作短文《献给商黄两先生书法联展》，从学术思想、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对两人的不同书法进行了言简意赅和高屋建瓴的探讨。此间叶浅予、黄尧、叶一鹤、沈逸千、张治安、孟光涛、马万里、关良等知名画家都曾在省立艺术馆举办过画展，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先生支持，其中一定有不少值得深挖的史料，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但另一件重要的展事不得不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铁蹄侵占中国大量领土，使半壁山河沉沦，倭寇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在战酣激烈之际，为使中华精神财富不致在烽火狼烟中受损，经专家提议，万余箱珍贵文物走向了南迁之路，其中一部分藏于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内，为使这些沉睡于洞中的文物，在战时也能发挥其应有价值。激发大众的爱国热情。先生向当时的省主席

吴鼎昌提议，能否选出部分书画精品在贵阳展出。吴氏平日便喜好吟诗作赋，热衷文化，遂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相商，两人一拍即合，具体事务由先生与该院励乃骥、庄尚严负责。1944年4月分两期在省立艺术馆举办“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当时报导中说：“此项书画展览，书法、名画起晋迄清，粲然大备……艺术馆中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科学路上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展品中有晋人王羲之“三帖”（《丧礼帖》《二谢帖》《得示帖》），唐代唐玄宗《鹤鸽颂》，五代徐熙《玉堂富贵》，及宋人巨然、范宽、苏东坡、黄山谷、梁楷，清代的“四王”“四僧”等顶级大师的百余件法书名画尽在其中。这个展览无疑是贵州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首先能将历史上流传有绪的真迹汇为一堂，集中展示实属不易。即便置之今日也是大事一桩。其次使山城百姓、艺术同好能在家门口便能亲睹过去珍藏于深宫禁地的煌煌巨制，使当地书画人才能从先贤作品中，领略到笔墨气韵与艺术精神，对贵州艺术事业的发展自然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再次，展事的筹备、策划、布展等流程的参与者皆为一时俊彦、日后大师，其意义不言而喻。笔者曾见过一册由先生题写封面的《故宫博物院在筑书画展目录》刻字油印本，其中有先生及励乃骥、庄尚严签名、钤印，封底处有“国立故宫博物院”阳文印章。1978年先生重新装订后再题，并在落款中说：“戊午年重检，距今卅四载矣。”足见他对这段往事挥之不去的怀想。此外先生在省立艺术馆馆长任上还多次举办与抗日救亡有关的书画展、音乐会、千人大合唱等。这些活动的举办对山城各界抗日热情的鼓动，激发爱国情怀一定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积极作用。

高马得在筑期间，曾在省立艺术馆工作，抗战结束后归里。离筑后的1981年他再次回来写生、办展。故地重游，访亲问旧，来到岩室中看望先生，老友重逢，畅谈无尽，并向先生索书“人未老”篆书横幅，先生欣然命笔，并在落款中云：“昔为黔中山馆留，今归白下水乡秋；几多优孟衣冠态，都让先生一笔收。奉别马得兄近四十年矣，顷来黔写生，至寒斋过访，不忘南中艺术馆共事情谊，可感也。索出此三字即为记。”短短廿八字的七绝诗及跋语，道出了当年共事经历，概括出高氏艺术风貌。同时音乐家马思聪来到贵阳，初来乍到、人地两疏、工作无望、生活窘迫，先生怜其困顿，加之爱其才华横溢，便主动向上峰举荐，将艺术馆馆长之职让贤于马思聪，使之高才得展，楚才晋用。

抗战期间来到贵阳的艺术家，大多于战后纷纷离去，而其中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回籍，遂在这里生活工作、娶妻生子。如宋吟可、王渔父、任乃章、刘知白、黄源、涂月僧等，他们为贵州艺坛的发展壮大、薪火传承乃至艺术风格的形成可谓贡献卓著，同时诸公皆为先生至交好友，有的更系云岩室中常客，并时有雅集，先生诗词中有不少与他们的唱酬题赠之作，记录了彼此的情谊。

以上短文略记了陈恒安先生与外来艺术家们交游的点滴往事，因年代久远，文中提到的当事人，尽皆作古，加之资料有限，自然会挂一漏万，舛误难免，权作引玉之砖，就教方家大雅之前。